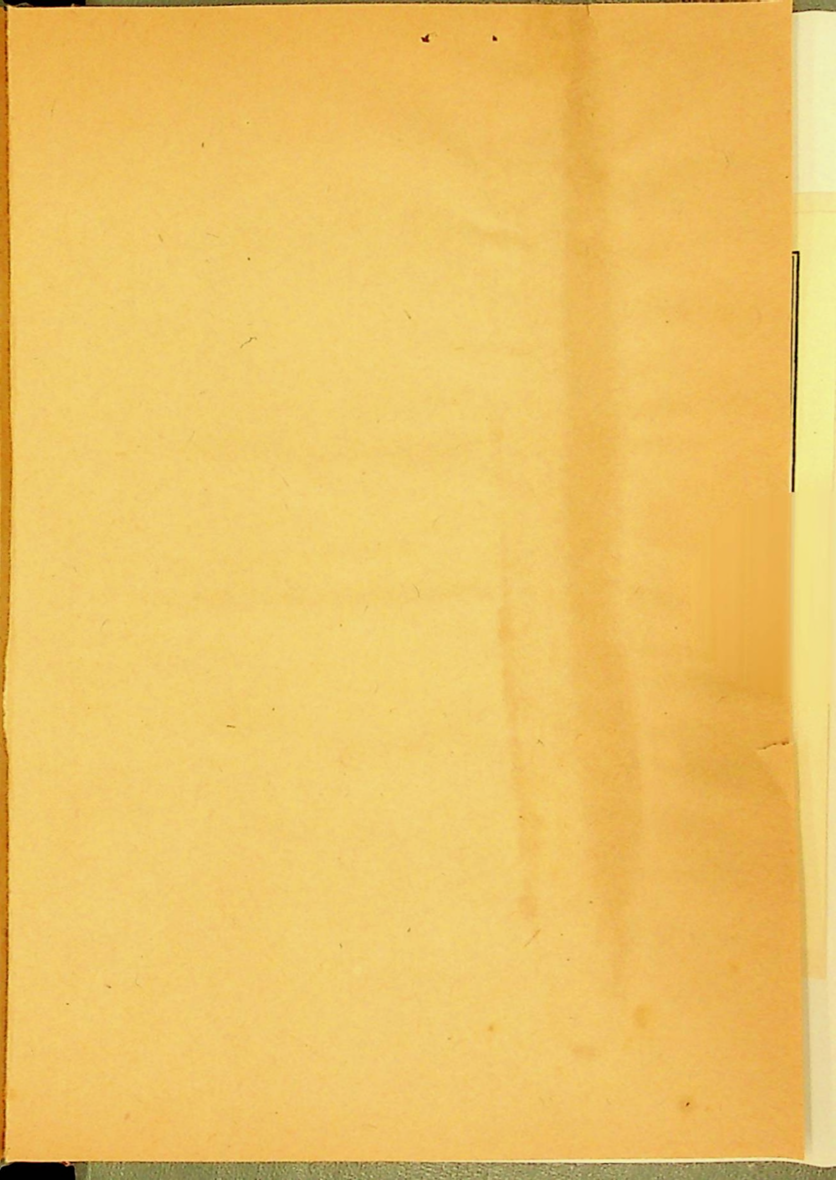
經紀日記

經紀拉著 • 第一集



大公書局出版



經紀日記

第一集

大公書局出版

序

金聖嘆

香港有一本名書，在新生晚報連載了四五年，可以說是最通行的了，那便是人人知道的經紀日記；香港有一個作家的筆名，他幾乎已成了「香港名流」了，這人便是經紀日記的作者經紀拉。這篇連載數年不衰的日記體長篇小說，不但爲一般讀者所欣賞，文人學士，商行伙計，三百六十行，幾乎包括香港的各色人等，都人手一篇，其影響與魔力之大，眞是未之有也。

本來讀報章上的連載長篇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這「天天追」的恒心，要保持四五年歲月，一天也不間斷，說來容易，做來却難。如果說我讀某一種或某一部書最有興趣而又最有恒心的話，此生至今只得一部，那便是經紀日記了。我和經紀日記發生關係，和我遷居香港的時間一樣地長。現在回憶起來，還令我覺得好不有趣。

一九四八年除夕的前一日我到了香港，繼續我的教書生涯。對於粵語，我們以前住慣了非粵語區的「上海人」，簡直認爲是決不可懂的一種方言，在北方做學生的時候，廣東同學和廣東同學碰到一處，最喜歡用粵語談天，我總是見到便駡，以爲他們「一定不知在說我什麼」。來到香港以後，只有半個月，我已能懂禮拜堂的牧師講道，學會的名人演講，和每星期一兩次的校長報告。但說的能力却一點也沒有。不但如此，雖聽懂牧師、校長、學者的演講，却聽不懂自己所教的學生談話，更聽不懂本地各階層生意人的「傾偈」，於是我發現粵語和各省方言一樣，用於演講的是一套文學的詞彙，這

種詞彙筆之於書便是文，另外仍有它「說的語言」，這種語言是活生生的，有血有肉有靈魂的，其造句狀詞，另有一種豐富的領域，不是短期間所能搞通的。

我那時的生活，是隨同一二廣東同事，每晚到茶樓飲茶，藉以休息一天的工作疲勞。飲茶時閱一兩份報紙，新生晚報便是其中之一。因爲飲茶的時間很長，報紙上的每一個字都自然一一讀過，經紀日記大約在頭三天就成了我的最愛讀物中之一。我和同事們常常爲了一張報紙誰先看和誰後看，爭論起來，現在想起來，仍覺天眞有趣。幾天之後，同事李先生聽到我讀經紀日記，忙跑來對我說：「你要學第一流的好廣東話，你不可間斷，天天要讀它。」原來他也是我們忠實的同志。

讀到不懂的詞彙，如「論盡」、「一身蟻」、「爲之吹脹」、「一戙都冇」、「車一輪大炮」、「撞板」等等，今日幾乎天天口裡必說必用的成語，便去向同事們叨教，我當時得到許多朋友們的指點，使我對粤語詞彙，一天天加深了認識。後來我忽然發現經紀日記所用的粤語與其他的粤語小說不同。這日記的體裁，另有一套新辦法。大約分析言之，它的文體有幾種特色：（一）粤語詞彙用於必須用這種詞彙纔能狀述的描寫叙述中，以及對白的聲口中。

（二）用幾個常見的文言字，如「者之也矣」、「曰」、「乎」等，其中尤以用「曰」字代表「說道」於文白夾雜之文體中，最爲簡單生動。

（三）這日記並沒有全用土白粤語的意思，它要使不懂粤語的人也能讀懂。它包含有國語、文言、粤語詞彙，以及「上海人」傳入的「吃豆腐」之類的其他中國流行方言。正如水滸是山東話，紅樓夢是北京話，但全國人都能讀得懂。

讀到相當時日之後，我和其他讀者們一樣，發現我們另有一羣時常見面的男女朋友，如鄭伯父、

莫伯、飛天南、吳抽富、周二娘、林吉蒂、陳光彩、胡老總、莫主任、金新城、金太、老妻、白如㙟、孔老校、孔太、趙小姐、麥小姐、靚仔奇、斬眼蔡、肥仔炳、辛老直、方仔、戴春代、老豆多、豆皮梅、大舅、三叔、三嬸、以及近月之甄伯、甄少等等,他和她們都好像同我很熟,很要好,而且有生意往來似的。每一個經紀日記的讀者,一定都生活在這些書上朋友之中。同時每到中環,對那熙來攘往的忙人中,總覺得其中有飛天南、斬眼蔡、麥小姐、孔老校之流在內,他們幾乎巳是活生生的香港人了。就文學言,我這裡不妨借用幾句古人對施耐菴水滸傳的序言:「……所叙,叙一百八人,人有其性情,人有其氣質,人有其形狀,人有其聲口。夫以一手而畫數面,則將有兄弟之形……,耐菴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,無他,十年格物,而一朝物格,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,固不以爲難也。」經紀拉先生寫經紀日記,而能使其中的人物,人各有其性情、氣質、形狀、聲口者,非格十年香港之物而一朝香港之物格,不可得也。

經紀拉日記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上的影響,恐尤超過於文學。今日我們想讀一本在二次大戰期中,描寫重慶或昆明後方大都市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形態的作品,幾乎一本也找不到。經紀日記將近五六年來之香港社會形態,商場貿易,物資交流,以及香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,全部烘托出來,每天積累,遂成巨帙,使將來正式研究大陸解放前後,香港的經濟社會情況的人,能得到一份連綿數年的活資料,於學術貢獻,誠不可估計。

經紀日記出版在今日這一個歷史轉變的大時代,如果用文學史社會史的眼光去看,它承接了五四的餘波,也啓創了二次大戰以後的中國方言文學界,做了一個開路的先鋒。這兩種性質,凡連續不斷讀了四五年的人,都一定肯承認,不以我的話爲誇大。經紀拉的思想和哲學,實在是永遠跟隨着他的

時代向前邁步的，他嗅到了地獄中的霉臭陰毒的氣味，他看見一切惡鬼冤魂的殘骨腐肉，把它們寫成這樣一部自己的時代的傳記。他和我把這時代的一切托了出來，譏諷的反面是溫暖與同情。幽默給善與眞理以溫暖，給惡與虛僞與欺詐自私與刻薄以無情的打擊。

他不但是運用一種方言而得到勝利的，同時用了他那文藝的甘露，把代表我們這時代的一顆憔悴枯瘦的樹，灌漑培養，使今後的時代能開出鮮明美麗的花朵來。我愛經紀日記，我對經紀日記的認識是這樣的。是爲序。

癸巳淸明前序於九龍金馬倫寓所

經紀日記

第X日　早上七時，被她叫醒，八時，到大同飲早茶，周二娘獨自回家去了。她說自己要買鑽石，恐怕是「水盤」，大概和人家「踏路」是眞。王仔走來，「猛撩」一輪，揚長而去，眞是愈窮愈見鬼也。

九時半，打電話到貿易場問金價，仍是牛皮市，自從上月被綁，焗去六百元後，眞是見過鬼怕黑矣。莫伯到來，邀之同桌，據稱：昨日經手之透水碧玉，已由一西人買去，賺價二百餘元，此人好充大檔，未必能獲如是好價，逆料賺四五十元是眞。余索莫伯請飲早茶，彼一言旣出，駟馬難追，這回總算中計了。莫伯望望桌上的小碟，皺皺眉頭，我心裡好笑。

今日無甚門路，早茶後再回新華睡覺，中午被電話驚醒，又是周二娘，她向我借五十元，並說假如我不允，她就來坐索。與她約定下午三時來新華，她却要我請她到陸羽飲茶。

披衣到陸羽，途中遇見大班陳，我說等錢將軍，作了他一尺水。到陸羽，周二娘介紹一陳姑娘相見，另細路一名，陳姑娘謂係其弟，細路無意中却叫起阿媽來。四個人擦了廿五元半，周二娘還要我買五塊錢點心帶回家中。從檯底遞了五十塊錢給周二娘。倦極，再回酒店睡覺。

五時退了房回家，阿環話：「少奶昨晚打通宵麻雀沒回來。」

老妻深夜才回來，我因昨晚也沒有回家，心中有事，對她打通宵麻雀，沒有加以責難，祇問她輸贏如何，她說：祇拿了二十五塊錢本錢，却贏了三百多塊錢回來。

心中有數，少不免「慰妻」一番。

第X日　近來龍井飲得多，凌晨七時，就要搓上溺，咳個不停，恐怕驚醒老妻，躡足起牀，幸而她還沒有醒，手袋還放在牀頭。余輕輕取來，打開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原來手袋內邊除三張紅底外，另有牛仔一張，來源未敢查明，心裡總是不安樂。

拿了兩張紅底，放在睡衣袋內，精神爽快，到浴室盥洗。二樓叫聽電話，來到機旁，却已收線，做我們這一行的人，家中非設一個電話不可，但是電話黑市已漲到三四千元，眞是談何容易。

穿衣既畢，望望窗外，陽光如火，沙士堅雖然醒目，未免早一點，還是穿昨天的麻包絨西裝罷。恐怕驚動老妻，自己開電熨斗把襯骨熨好，打上周二娘送我的新領帶，這領帶，算來已花去一百二十多元。

穿好衣裳，周二娘再來電話，她告訴我，昨天介紹認識的陳姑娘，最近識了一個「老細」，他是貴州的大地主，水頭十足，陳姑娘要他找一隻鑽石戒指，起碼要兩個卡，周二娘託我走盤，並聲明要賺價二百元。

出門坐上電車，到珠寶店找莫伯，恰好就遇到昨天在陸羽所見的陳姑娘，她也是來找莫伯的，但莫伯還沒有出來，我見機會不可放過，就請她到大酒店喝茶，陳姑娘也說是要買鑽戒，我說莫伯的盤口靠不住，她說她已托了周二娘，我說周二娘是門路少。

結果約定陳姑娘，明天送鑽石到東亞銀行內邊某寫字樓，大概這就是她的「老細」的寫字樓了。

下午看星中大戰，看後在菩苑獨酌後返家。老妻已出外打牌，但不見了傭婦阿環，二樓鄭太說，

阿瓊因偷錢嫌疑，和老妻吵了一回，被開除了，心內眞有點不舒服。老妻深夜不歸。心事甚多，提早上床。

錄×日　心中有事，一早醒來，剛要出門，老妻回來，正要向她教訓幾句，她狠狠的望我一眼，祗好望風轉軚，安慰她道：「你看來很是疲倦了，有話今天晚上再說罷。」肚內盤算，打麻雀怎會打到頭髮蓬鬆，急於搵錢，立下了志願發達之後，再行齊家。

先到莫伯寫字樓，說有人要買鑽石。莫伯說：「有一顆三卡二十分鑽石，水頭不很好，但尚可充得過去。」又說：「近底處有小黑點，對光傾斜來看，若非內行人，包管無法看得出。」我要自己帶去，莫伯却要夥計陪着我，卒之決定底價三千七百元，浮價歸我所得。

到雪廠街口，剛遇到陳姑娘，向一個小販買摩利士，我掏出腰包來，陳姑娘見我要出錢，竟拿了一罐三個五，又破了幾塊錢的財了。

和陳姑娘到了她的「老細」寫字樓，這個「老細」看到了，便六神無主，他約摸是五十許人，頭髮有點禿了，面色紅潤，肥胖胖的，他一面拱手，一面讓坐，又叫人拿咖啡，拿汽水，拿加力香烟，又說天氣好，又張開口望着陳姑娘，照我的判斷，他當然是游資逃港的專家，財神在望，精神百倍。

我把鑽石交給陳姑娘，陳姑娘交給了他，他看也不看，頭一句就問我香港有無房出賣，要有花園，又要交吉，我隨便亂指一通，他不斷點頭，陳姑娘不耐煩，問他鑽石怎樣，他說：「橫豎是你的東西，你說好就好了。」我要價五千元，陳姑娘向我斬眉斬眼，後來陳姑娘說明天再商量，那「老細」却說今天錢便，可以馬上交易，話口未完，就從袋中掏出了十隻牛仔。陳姑娘要我出騎樓，問我

何故不要價六千元，我說一言旣出，無法想。陳姑娘硬要我退回一千元回佣，否則不要。我默認退回一千元，尙有三百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祗得答應，回到內邊，陳姑娘坐在她的「老細」椅子上面，說在騎樓已把鑽石看淸楚，從他手中取了五千元交我。那「老細」又說了一回買房子的事，約我明天再來。這樣就算交易完畢，眞是見所未見，恍如一夢。

到昇降機口，陳姑娘走出來，要馬上過水，我拉了兩隻牛仔給她，內刺無似。回到莫伯處，交了價，找回三尺水，袋中銀銀如也，身體輕浮，如騰雲駕霧，出莫伯寫字樓時，回首一顧，那夥計正與莫伯密談，大槪莫伯在問誰是售主。

回到家中，老妻沒回來，新傭婦阿三早上工了，肥尸大隻，但似另有動人之處。

第×日

今晨阿三叫我起牀時，頗覺不文。老妻深夜才回來，竟睡在客廳沙發椅中，嘔吐狼藉。心中急於找幾家房屋盤口，介紹予陳姑娘之「老細」，無暇細究。披衣出門，到車站，買了一份西報，挾在腋下，神氣十足。再買一份中文報紙，在電車細看，恰巧有兩段小廣告，說九龍太子道及窩打老道有房屋出賣，按址前往。到了窩打老道，叩門進見，是一個西人，眞是雞同鴨講，搖頭搖手，口說「梳莉」才能脫身。在門前細看門牌，原來錯了個號數，把阿拉伯七字看成一字也。

太子道及窩打老道房屋盤口，均已取得，價錢都在三十萬過外，隨便做成一間，都是「米路」。心中盤算，這一單生意，最少可賺二三盤草。屆時可以賃屋與周二娘同居，或者老妻開除了阿三，暗中着她轉到周二娘處來傭工，周二娘此時必仰我鼻息，可以爲所欲爲。心內舒暢，恍如自己已變成了三妻二妾之富人，剛巧有的士一輛經過，擧手揚聲，施然坐下，開到尖沙咀碼頭。

到了天星小輪，見周二娘遠遠迎面而來，一來恐怕她問起鑽石佣金，二來恐怕被她纏着，急步從船頭轉到船尾。事有湊巧，在船尾又遇到大班陳，前日借他一尺水，本來訂定昨日歸還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對他說道：「前借百元，正想歸還，囊中祇得牛仔兩張，無碎紙找續……」大班陳竟取出紅底四張，要我掉換，我無法，祇得在褲袋取出五十元紙兩張，叫道：「呵！我幾乎忘記了，這裡還有一百元！」交給大班陳，大班陳道：「大經紀貨如輪轉，無怪錢銀也記不清楚了！」兩人帶講帶笑，感情融洽，自問自己確有應世工夫，絕未露出馬脚也。

到陳姑娘「老細」之寫字樓中，不見了那「老細」，據其寫字樓中人說：「他昨天買了鑽石之後，就和陳姑娘到外邊去，今日竟日未返。」料陳姑娘必已為破關斬將，但陳姑娘又何嘗不破關斬將？想至此，不禁發笑。

腰骨甚刺，想是連日奔波，更兼周二娘之故，提早回家，老妻又已外出，門係去看新馬仔云。

第×日

大清早醒來，莫伯打電話約我到高陞飲茶，秀才入貢院，共有得作可知。見了莫伯，情意甚殷，頻頻叫點心，問我陳姑娘的「老細」，究竟是何許人。我說：「還不是陳姑娘的老細，而是我從前的舊上司，陳姑娘不過是由我介紹識他，稍施美人計而已。」我又告訴莫伯：「陳姑娘也許會轉我的念頭，假如陳姑娘對你說甚麼話，不要信她，陳姑娘如要買甚麼珠寶，最好能通知我，不要直接。」最後我又暗示莫伯，我是一個可以為福可以為禍的人。莫伯立刻對我滿口訣嗣，最後說道：「我賣的鑽石，賺不到二百元，老兄一經手就撈到一千三百元，今天的早茶，非老兄請不可了。」我稍露不悅之色，莫伯就馬上付賬，人家「老細」之聲威眞偉大哉！

再到東亞銀行樓上，那老細早已回來，見了我，已不像前天那樣客氣，但是送茶送烟，「海派」的作風仍舊是保持的。我問起陳姑娘，他連說不要提她不要提她了，面色十分的不好看，我知道已碰了釘子，連忙住口。我就把地產的事，向他提起，他說，你和我的地產主任周先生說罷，說畢，介紹我認識周先生，他一聲不響，跑回他的房間去了。

周先生看來是一個十分精明的人，他問我的地產在那裡，我把地址告訴了他，他馬上說：「報紙上早登過了。」他再問我的價錢，我告訴了他，他祇是笑了一笑，便說改天再談。十分乏味，怱怱離去。

無精打彩，打算找周二娘一談，查究陳姑娘究竟鬧了什麼亂子，到周二娘家中，她的傭婦阿彩說：「周二娘已和陳姑娘過九龍打牌去了。」在馬路上，回顧陳姑娘房間的窗口，敞開着，內面似有人，吃了閉門羹也。

一肚悶氣，到酒家樓獨酌，爛醉回家，和阿三摸個滿懷，酒氣頓消，惜老妻已返，一句話都不說，昏迷睡覺。

第Ｘ日

今日星期，睡到十時才起牀，老妻也恐怕因爲連日通宵太多，咋晚很早便回家，醒來相視而笑，我問她連日的手氣如何，她說：「愉贏不大，祇是那天失掉了二百元，至今仍不明不白。」我幾乎脫口問她，手袋怎來「牛仔」，一轉念，假如問下去，等於不打自招，祇得隱忍，心裡眞如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。祇得用旁敲側擊方法，問和她打麻雀的，究竟是什麼人。她提出來的名字，都是我平日認識的，祇是一個劉先生，是外江佬，聽來十分像是陳姑娘的「老細」，我問

她寫字樓的地址，她一口就說出東亞銀行樓上，號數記不淸楚了，我心中正是十分懷疑，老妻却有條有理的說下去，她說：「劉先生最近認識一個陳姑娘，這個陳姑娘眞是不堪抬舉了，她本來是有了孩子的女人，已是爛茶渣了，但是劉先生却像是前世與她有緣似的，不斷的向她追求，她却半推半就，衣服劉先生替她做不少了，東西也吃劉先生的不少了，最後還要劉先生替她買一隻鑽石戒指，她却和一個甚麼蹩脚經紀串通，騙了一千元現金。到那天，她約了一個甚麼周二娘，串通幾個字頭友，去捉劉先生的黃脚鷄，幸虧劉先生靈機一觸，脫險回來。」最後老妻還慨嘆地說道：「那陳姑娘眞是賤格極了，自己已經不是女仔身，又何必這樣高竇呢？」我聽完，眞是毛骨悚然，但是周二娘和陳姑娘，她都是認識的，若果穿了，彼此不便，聖人養氣工夫，眞不可不學，攬衾如枕，酣然再睡。

五時醒來，頭昏昏然，睡眠太多所致，老妻留下字條，說到青山禮佛，明天才回來，眞是奇聞，可怒也。命阿三煑杏茶，香滑之至，而允她從下月起，加薪十元，先打賞五元。

伏枕頓興綺念，頭昏無法實行，酣然一覺。

第×日

昨日睡得太多，午夜後，卽便醒來，龍精虎猛，頭痛亦已消失。思前想後，內而家事，外而生意前途，都異常悲觀，自問聰明才辯，乃不世出之經紀良才，何以上蒼絕人，竟至此極！愈想愈覺不値，被窩突然煖起上來，時正暮春天氣，虫聲新透綠窗紗，窮心未完，色心頓起，起身如厠，傭婦阿三適張帆布床於睡房門前，以未燃電燈，竟橫仆阿三身上，阿三驚呼有賊，三樓問何事，余遁返房中。

中午十二時醒來，周二娘來電話，謂有要事，約余往談，約共在建國樓頭相見，彼以建國人多，

改約福祿壽。余滿意一見周二娘，彼即向余索取二百元經紀佣金，囊中僅餘六七十元，正苦難於應付，適見周二娘後，周二娘春風滿面，謂前事不必再提，另有新路數好斟。余念念不忘陳姑娘之老細，並懷疑老妻與彼已發生關係，因描述老妻之形狀，問周二娘知其人否，周二娘曰：「此二三流之交際花耳。」余問其與陳姑娘老細之關係，周二娘曰：「彼對此老細固極垂涎，惜已年老花殘，人家未必注意之也。」余無法，即告周二娘此為余妻，周二娘聞之，大感不安，繼而笑曰：「汝何必多疑若是，尊夫人亦會攬鏡自照也。」余不覺失笑，繼以在老妻手袋中發現牛仔事問周二娘，周二娘沉思有頃，然後答曰：「尊夫人事，余雖不詳，頗微聞人言，彼最近埋會一份，此牛仔或為會款，亦未可料，彼打麻雀固負欵甚多也。」余心默念，晚上回家，再搜手袋，便可分曉。

周二娘又問我，律師樓師爺，有無認識者，余本無所認識，勉强應之曰有，繼曰：「介紹人往見律師，例難索取佣金，何必做此雞仔媒人？」周二娘曰：「此實為極大之來路，倘能一舉成功，終身將喝不盡。」余聞此語，精神頓振，甫欲問周二娘何事，適於此時，有一個兇神惡煞之彪形大漢，走近周二娘身前，向之耳語幾句，周二娘面色突變，告我曰：「此事明日再談，余先走矣。」

出門遇肥仔堅，人壽燕梳經紀也，約我到金陵食飯，同席均為燕梳經紀，關係某大外國燕梳公司祝復業週年，有外國大班多名在座，心念人壽經紀也不錯，因問肥仔堅能否入行，肥仔堅極表歡迎，約我明日到其寫字樓再來。深夜回家，老妻向余索款，答以明日帶回來。

第×日　昨晚宴後回家，心中盤算，從今以後，不如改行做人壽燕梳經紀，一由於人壽燕梳經紀沒有貨物過手，不致發生信用問題；二由於自己確有過人之口才，如做人壽燕梳經紀，必發

意外成功，想到此處，心裡異常快活。默計朋友當中，有無可以買得起人壽燕梳者。第一個就想到舊時同事梁君，他現在是一家報館的編輯，月入一千八百塊，同時他私下辦了三家小報，因爲門路走得通，他的小報以超額「鹹濕」著名，大行其道，聽說他每天至低限度要拉一隻牛仔回來，他現在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。

今早起來，先到肥仔堅的寫字樓中，向他領教了一些人壽保險的常識，然後取了一疊章程，跑到梁君的報館中。我說明了要買人壽保險的意思，那梁君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你來得眞巧，我剛想要買人壽保險，你却來了。」我聽到，眞是歡喜無限，覺得馬到功成，這個世界實在太美麗了。我算算梁君的收入，大胆的說道：「老友記，這樣就買五萬塊錢港幣罷。」梁君皺皺眉頭，不大悅意的樣子，曰：「五萬塊錢零碎了一點，就是十萬塊錢罷！」那還了得！十萬塊錢一單生意，就是有經驗的經紀，也不易做到，何況我是初出茅廬的。我還恐怕不大靠實，問他能否預付一年的保費，他算一算數，也認爲不在乎，只謂報館人多，談話不方便，不如到外面去談一談。照規矩，燕梳經紀請人客飲茶，那是天經地義的事，而何況是大客仔，懷中現錢雖不多，依然胆粗粗約他到大華飯店去。

到了大華飯店，他除了食量甚豪之外，一切都言聽計從，十足一個羊牯相。我請他寫申請書，他拿出了派克五十一墨水筆就簽字，我請他去驗身，他說食完中飯就去。這樣好的客仔，我只有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結果囊中僅得五十六塊錢，却付了五十五元的賬。

帶梁君到醫生處，循例驗身，最後醫生又叫他獨自走入小房間內，弄了一瓶小便來化驗，看看有無糖尿症，他也遵辦了。

驗畢醫生之後，與梁君珍重握別，臨走他還說：「錢銀方面，他隨時都有準備，只要醫生肯通

過，隨時都可以到他的報館領取保費。」云云。

拿了梁君的申請書，去見肥仔堅，詳述一切，他也大喜過望，他說：「你的冷門眞是爆得太大了。」他又問我：「你的貴友有要你退回佣金嗎？」我說沒有。他說：「明天若果醫生通過，你取了保費回來，老友記，你幾千元的佣金就袋袋平安矣！」是時身邊無錢，只得回家，老妻又要錢，答以明天，且告訴她今天做成一筆大生意，老妻歡喜到幾乎流出眼淚來。十一時就寢。

第×日

一早起來，走訪肥仔堅，問昨日梁君驗身之結果如何，肥仔堅一見我，就說：「老友，你的運氣眞差了，昨天你帶來的人客，驗身後的結果，醫生說，他有很深糖尿症，依公司規矩，有糖尿症的人，例不能投買人壽保險。」我聽到這番話，恍如晴天霹靂，幾乎昏在地上。後來，一個肥仔堅的同事，走來把梁某的申請書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呀！這個老梁嗎？人壽燕梳經紀，被他騙茶喝的，不知騙多少，他專門充濶佬，一有人壽燕梳經紀來，他開口就要投保十萬八萬，請他飲茶，他就不要命的猛擦，一到驗身，他就鬼鬼祟祟的，在身邊帶了包糖，驗尿的時候，伺醫生一不留神，把糖放在尿裡邊去，當然醫生驗起來的就是糖尿症了。這個傢伙，我們都敬鬼神而遠之，你却碰到了他，這是你的造化。」

肥仔堅道：「照公司規矩，人客驗身不及格，經紀依然要付十塊錢醫生費，我們初次交易，請你還是把十塊錢給我。」當時我身上實在不名一文，只得推說明天交來，乘機脫身。

在街上閒逛，已到中午，飲茶發生問題，走到建國六樓，希望碰到熟人，遇到老莫，是一個廣告經紀，他邀我坐下，他們大談廣告生意，可惜却是淨飲，沒有叫東西吃，這眞把我氣壞了。他們分頭

走過隔離枱來搭訕，兩次把我一個人留在桌子上邊，更屬提心吊胆，女招待屢次問我要吃甚麽東西，我祇得硬充說，剛才吃過餐了，其實已經餓到軟。

離開建國，如游魂無歸，人窮思舊債，想起周二娘借了我五十元，就算不能全部歸還，討回十元八塊，也可濟燃眉之急，苦了雙腿，跑到周二娘家中，傭婦阿彩開門。哭喪着臉說道：「周二娘被警察拉去了。」問她原因，她却不知道。她又屢次換聲歎氣，說周二娘被拉的時候，沒有留下家用，我恐怕他纏着我，拔足就走。只得回家，明天再作打算，叫阿三買雞蛋炒飯，食而甘之。

第×日

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上天本好生之德，窮蒼有憐才之念，鄙人正是窮極無聊，囊空如洗，而禍星至矣。

今晨莫伯打電話來，說大班陳之尊翁已於昨晚去世，今後大班陳財權在握，固不在說，而我忝爲世姪，弔喪問孝，義不容辭。忽忽披衣起牀，打上了黑領帶，三步變成兩步，走到大班陳家中，撫屍痛哭之餘，第一句就問買好了棺木沒有。莫伯答道：早已有人買了。後來大班陳對我說，通知親友，應登報章，請我擬稿送去各報館，我想起莫仔本是廣告經紀，就一啖應承，向治喪處領了五百元，從跑馬地到中環去。

在電車過到側頭成，亦廣告經紀也，我想，訃文由側頭成代發，亦無不可，因問賣廣告行情。側頭成曰：你賣廣告要多人知者乎？却要少人知者乎？余曰：多人知又如何？少人知又如何？側頭成曰：銷路大之報館，看的人自多，但廣告價甚硬，食水當然不深，至於銷路少之報館，廣告可以賣一

天送兩天，價錢尤可以天一半地一半，而問題僅在你的客人是否對報紙在行而已。我想大班陳平日祇看西報，對中國報紙情形自然不甚熟悉，因對側頭成說，那些賣一送二的報館就可以交代了。於是側頭成口中念念有詞，說道，刊登三家，連你的好處在內，一百七十一元五角。我說：假如刊登銷路大的報館又如何，側頭成口中再念念有詞，說道：「四百八十五元，還未有你的好處。」卒之決定，刊登三家賣一送二的報館，折實付一百一十九元七角，而單面則寫六百五十二元焉。

忙了半天，廣告登好了，回到陳府治喪處，繳回單據，補領一百五十二元。

今日收支對比，凈賺五百三十二元三角，在死人身上搵錢，疏肝之至也。

回家付了二百元家用，囊中還有三尺水，夢入香甜，不知東方既白。

第×日

早起如厠小便，頓覺不妥，回想連日均無食蝦蟹之屬，想必是周二娘美人之貽，並且立刻「寄存貨倉」，更是一翻焦慮。

陳府治喪處已來電話，催往辦事，躊躇前往，已弔客盈門。遇到莫伯，告以所苦，莫伯伸出三指，要替我按脈，旋又拔出墨水筆，寫下藥方一條。我素知莫伯是珠石經紀，而不知他却是醫生，莫伯說一個人要有百藝傍身，平素對於醫書，自問亦嘗涉獵，倘能照此方服食七八次，包可霍然而愈，余記起朋友某君，也因爲風流病而吃錯藥，至成半身不遂之症，拿了藥方，正是半信半疑，不料莫伯有一友人在傍看到，彼亦以能醫自居，又拿起墨水筆來，再改動兩三味，藥方到手，已亂七八糟，放入懷中，道謝而別。

陳府下午出殯，本打算送至永別亭，因走路不方便，中途折返家中，依方服食，晚上肚瀉甚劇。

第×日 一早起來，被老婆揺醒一翻，原來昨天晚上，「貨倉」已感覺異樣，加以我的踹蹦行動，尤屬無所遁形，祇得將始末經過，和盤托出，又將日來賺得之經紀佣三百元全部奉獻出來，叫她往見醫生，才令風波停息。女人禍水，却原來禍在水中也。

上午在家，下午往見莫伯，莫伯問我服藥後怎樣，我以情形更壞對。莫伯要再開藥單，我婉拒之，並向他借三百元，打算往見醫生。莫伯驚問道：「你前幾天才賺了一千多塊錢，如今那裡去了？」他又問道：「東亞銀行那老細，不是你的舊上司嗎？爲什麼不向他通融？」我因計就計，說今天晚上打算請舊上司吃飯，所以無法向他通融。莫伯結果答應借錢，但提出交換條件，請吃飯一定要他做陪客，俾他能認識那個老細，我在無可奈何中，祇得答應，並說今晚八時，在大華飯店。

收到了錢，寫下欠單，找醫生去。那醫生頗有名氣，報上天天都有他的告白。他雖是中醫，可是全部使用西藥，打針洗滌，足足花了一個鐘頭。手續完畢了以後，那醫生向我發了一大套議論，甚麽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，並勸我包醫，要二百五十元，結果祇得答應他了。

醫後稍爲舒服一點，忽想起今天晚上莫伯到大華去，怎樣應付他，看看時計，還未到五時，硬着頭皮打電話到他寫字樓，說老細因有要事赴廣州，待他回來再請他吃飯。莫伯雖是將信將疑，但財到光棍手，你也莫可如何。

第×日 今日卧病在家，夫妻楚囚相對。

第X日 起床後，病狀似轉好，念連日破財太多，非到外邊碰碰運氣，不難束手待斃，到中環後，不知應往何處，莫伯處因欠債關係，既不能去，大班陳正在守孝，去亦無生意可做，獨自往飲茶，蝦餃之屬，又不能食，正如大海孤舟，茫茫無岸，轉至皇后戲院，在門前忽遇大班陳，問其何往，彼失口答曰：「買票看電影去！」余望其身世，覺其穿灰布長袍，臂纏黑紗，看戲實亦不倫。大班陳似亦明白我的意思，改口說道：「我並非要看電影，祇是朋友託買票而已。」我恐怕大班陳難過，祇得說道：「令先君得享天年，正是死而無憾，老兄還要節哀順變，好罷，讓我做茶東，和老兄解解心悶。」兩人同到茶館，我探問大班陳，老頭兒死了以後，遺下的生意，打算怎樣處理，是否要人幫忙，假若有生意門路，記緊介紹介紹，大班陳唯唯否否，似乎不大感興趣。過了一會，一個油頭粉面的青年走來，大班陳替我介紹，並背後對我說道，這是翁先生，他的父親是這幾年來發紅發紫的人物。現在他父親雖不敢露面，但錢是有的。那姓翁的一開口就問我有無房子出頂，他願出頂手費六七千元，大班陳笑問他是否要納妾，他在旣不承認亦不否認之間，我連口說有房子出頂，向他取了地址，約定明天再見。此等無米粥，往往會變成飛來蜢也。其實我等做經紀之人百分之七十是煮無米粥，運氣好，何妨做跛腳了哥。

下午見醫生，打了一針，回家去，老妻卻出外打牌矣。

第X日 昨天翁君說要找房子，回家後與老妻相量，老妻徐徐曰：「我識一朋友張姑娘，他有一房子出頂，汝可往問之，彼索價不過三千元，可以賺一二千也，汝[illegible]男人大丈夫眞無用者！」我取了張姑娘之地址，遲往訪之。張姑娘在跑馬地賃小樓，修潔可愛，索頂手費不過三千元，料翁

君必然合意，和張姑娘訂定，留盤至即日下午。往訪翁君，告以有小樓一座，索鞋金五千元，翁君認爲倘房子修潔，五千元亦不貴。偕翁君往看，彼亦表示滿意，我因不想翁君與張姑娘直接談判，約定明日下午，始正式落定。

翁君風流瀟洒，年少翩翩，他雖沒有生意做，但既爲富家兒，和他接近，自然也有好處。翁君對我，似乎也是不錯，要我到他的俱樂部中玩牌，我因囊中現錢不多，恐怕圖窮匕現，因推說我向不賭錢，翁君笑曰：「汝身爲經紀，不賭錢，何來生意乎？」我無法，祗得隨之，到俱樂部時，已有三人在內，拉蒲打麻雀，翁君下塲，我樂得脫身在後邊「閒衫領」，幸未露出馬脚。深夜歸家，服藥水睡覺。

第X日

昨晚竟失眠，顚來倒去不能入夢，老妻竟然誤會我別具會心，問過：「一之爲甚，其可再乎？」我只爲苦笑，不便辯駁。

失眠中想起我們經紀這一行，總眞是神仙老虎狗。運氣一到，如龍出海；財氣不來，任你跑斷兩條狗腿，一無是處。有時得來全不費工夫，有時踏破鐵鞋無覓處。難怪行家一經得志，大嫖大喝，確有來由。何況往往大生意皆成盤於女人牌局之間，如要發財，決不能免於聲色犬馬。反躬自問，我的生意不多，於此不無關係。燈前決定，如果手頭鬆鬆，非大大應酬一番不可。想到此處，心境豁然開朗，前途大見光明，酣然睡去。

心中有事，起床甚早，睡眠雖不足，精神甚煥發。披衣往添男飲早茶，此亦昨晚計劃之一，因南北行經紀，每早皆集於此，雖無確實路數，希望碰碰熟人，穿針引線，不難有多少發展。如果在南北

行打好地脚，總比隨街跑好得多也。今早一人獨酌至十一時，未遇一個熟人，眞倒霉，但決不心灰，明日當再接再厲。

張姑娘頂屋之事，原定今日落定，不料又生枝節，今午找翁君不着，誠恐出岔子，因先往訪張姑娘，先安慰她一番，好使留盤與我。到張姑娘處已五時許，不料一進門張姑娘就問我是否來落定？我忙說翁君有點應酬，須明日始能交易。張姑娘一聽，沉起臉說：「你們的經紀左走右走，發空盤，我早知沒有事實。我已經應承別人，人家已經落了五百塊錢定金。」我一聽跳了起來，忙與理論。她說：「你昨天又不下定，我怎能信得你過？可不能怪我！」我無言以對。只好搖頭就命，苦苦哀求，結果決定明早交易，雙倍賠定。

歸家途上一想，大抵張姑娘說的都是假話，無非想反價，多索五百元。可惡也！但又奈何！晚上找得翁君，約定明早在威士文早茶後去落定。和翁君說時，少不免危言聳聽。

上床之際，想起一個錢一個寶，斯語誠然。

第×日　約好翁君十時半在威士文見面。一早醒來，先到添男，希望碰碰機會。人貴立志，昨天去了，今天不去，就是一曝十寒，未必有功。果然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添男坐下未幾，就碰見肥仔黃獨行而來。肥黃是南北行米行經紀，生意不少。年紀雖輕，說話老倒，使人佩服。接談之下，我自然請教南北行有何路數。肥仔黃指陳一番，雖無實際，已允幫忙留心。約定明早再在添男見面。我見時候已到，提議先走，肥仔黃雖叫着「後數」，結果還是我「會過」，出來撈世界，小錢決不能慳也。

到威士文見到翁君，早茶既畢。（和潤少飲茶，自然是他找數）。即要到跑馬地訪張姑娘，我連說已約了她下午，我可代他收定。翁君笑說：「你不要食水太深！」顯然他已看穿我二仔底，甚難僞情。但翁君還算漂亮，隨手就交我二千元，說其餘的明天清找。我連說不妨事，翁君笑說：「這一次信你了。」我也實在感謝。分手之際，翁君約我到他的俱樂部玩，我馬上應承今晚去。

找着張姑娘，交她一千元，一洩昨日之氣，滿擬剗薄她幾句，不料她一見我就說：「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，所以那客剛才說要給我五百元鞋金，我也把他推了！人貴口齒呀！」我只得按下一肚氣，眞怕人家好相與。

袋了一千塊，週身自在，滿眼光明，想去找周二娘，又怕惹禍上身。還是一個人到山珍吃飯，喝了兩杯，決定到翁君俱樂部一行。一來應酬應酬，二來希望別有發展，三來袋裡有的是錢，天下去得。走出山珍，即坐的士到西環。

不料翁君還未到俱樂部，有幾個人在打撲克。都不相識。看來都是年輕小伙子，衣服華麗，金錶纍然。見了我只瞧一眼，連招呼也不打。我枯坐一會，已過九時，翁君還未到，料他不來，先行告退一個人而又有錢，總想到什麼地方走一遍，後來一想，自己已到中年，此時如不稍事積蓄，未免失策。萬事起頭難，咬實牙根回家。今日做人，可說一切都依宗旨。

第×日

早起出門，即赴添男。獨酌至九時，肥仔黃果施施然來，即邀之坐，問悉肥仔黃尙未早飯，原來渠每日必在此早飯者，昨日我去而渠尙留，即以此故。因即呼乳豬飯兩碗，另油鷄一碟餸之，肥仔黃食量甚豪，難怪其肥如豕矣。鷄髀打人牙骹軟，飯後肥仔黃偕我到南北行長生豐

號，介紹買手六叔與我相識，六叔年五十餘，甚圓滑，因即請教需要何樣貨色，肥仔黃在旁吹噓，六叔乃示意謂買海防米糠。我雖未有路數，仍作有把握之色，指天指地。肥仔黃心知其然，坐少選即曳我出，告我曰：「我先通知你，如你有盤交易，佣金例須與六叔春色平分。」我愕然曰：「如此非天一半地一半乎？」肥仔黃笑曰：「出來撈，你尚唔化。六叔與你無交情，非如此，下次你尚望六叔俾盤與汝乎？南北行經紀何止萬千，何須搵汝也。」我唯唯，至今猶覺肥仔黃有些靠不住，或肥仔黃想打份數耳。

中午訪翁君，並收到頂屋之餘款三千元，即往訪張姑娘，予以二千五，此筆生意僅費兩日工夫，已賺千五百元，尚算馬馬虎虎矣。約定四天後翁君即入伙。張姑娘今日神色尤佳。我要她先立欠單三千五百元，交屋時交回欠單，蓋寫憑信也。

晚應翁君約往渠俱樂部晚飯。囊欵在身，志氣頓長。至時已有麻雀一局，翁君在場焉。我「開衫一句鐘」，其中有人讓局，（料已上岸矣。）翁君堅拉我落水，此時身上有錢，早已手癢。不加推辭即入座。開牌之後一問，原來打五元十元，另兩臺花。心中默計，實在不小。一塲牌七八百元上落，然而既來之則安之，硬着頭皮，專心致志而已。

老妻常謂我之牌張甚「屎」，其實不然。今晚我大展身手，八圈完時，已贏三百餘元。先行食飯，飯後計劃再打。飯時靈機一觸，世無長勝之軍，得些好意如不回首，必然獵犬終須山上喪，立志已決，實行借酒遁，與翁君等傷狂飲，飯未食完，我已詐作玉山頹倒，倚臥沙發，抱頭蹙額，翁君等詘笑我有酒胆無酒量，而我功已告成，袋了三百餘元勝利品下樓坐的士回府矣。及今記此，猶覺得計。凡事貴乎隨機應變耳！

同局中有中年孫伯謀者，係海防庄司理，明日當訪之。一少年曰陳光彩者，同文街某顏料店東主，此人來頭不小，當須注意。

老妻及今仍未回，近來渠可謂超乎婦道，如不設法誥誡，前途不堪設想。

第×日

昨晚回家後才想起同局打牌中之孫君，係海防庄少東，昨早長生豐之六叔非謂要海防之米糠乎？此正「合尺線也」也。計擬今日往訪孫君。今早再經考慮，與孫君交情尚淺，打牌一塲，即往討盤口搵生意，未免唐突，太過寒傖。因決計今晚再往俱樂部。不料慘矣！

早訪肥仔黄於添男，渠再解釋六叔之事，謂大部份買手類皆如此，否則貴爲買手，月僅一二百元之人工，食風乎？我曰：「此非黑市乎？」肥仔黄笑曰：「汝眞睇唔開矣！此街外錢耳！搵得來，大家駛可矣。」思之亦然。

飲茶後與肥仔黄數訪南北行之大字號，午間與肥仔黄品茗於清華閣，讌鹹魚欄經紀方君。茶畢已三時，出門想往訪周二娘，自己有錢之時，亦分多少與周二娘用也。行至建國門口，忽遇翁君下樓，一把拉牢，就說要打牌去。並笑曰：「昨日汝之錢尚在否？請勿動用，今晚汝必須交回也！」不俟我同意，即曳我登車，逕赴俱樂部。我以昨晚小勝，當可乘勝進擊，即不然，用人拳頭打人咀，何傷也！

不料竟大出亂子。一到俱樂部，早已臚集多人，請坐之下，九成係上海佬，據翁君謂此等多係上海大亨，來港作寓公者，並曰：「汝找屋有辦法，此亦大好路也。」談不數語，馬上開塲。執位之後，翁君始謂打「新張」，無奇不有。此種賭法，我雖早知，但經驗則全無。正想提出反對。翁君侃

侃然曰：「近日上等人皆打新張，昨日被迫打老張，眞是週身不自然也。」經此一說，我豈能反對，自認下流？只好照辦。

開牌之後，不出幾張，已輪滿和。只聽得上海佬唸唸有詞：「二八張，一般高，斷么，平和，自摸雙。」一翻牌，各人早已「數朧」，只好照數。看情形，幾疑是騙局，因快夾多番也。我只好提起精神，但技不如人，處處吃虧，原有五番，食出只得兩番，諸如此類，總之得個「笨」字，眞「老襯」矣！

由下午四時開始，一直打到八點半，打了十二圈。計算之下，竟輸去一千四百二十五元。傷亡慘重，如非昨夕贏牌，頂屋幾乎白做。飯後原想一不做二不休，再打幾圈，而上海佬等與翁君倡言往跳舞。其亦「借舞遁」乎？虧本太鉅，六神無主，拒往跳舞，乘電車返家。

老妻對「無奇不有」極有研究，非請教她不可。十時，但渠早已往打牌，只能留待明日再問。

第×日

（補）老妻昨一時始歸，我原想發火，質問渠往何處去？但渠一入門即問：「今日我見張姑娘，知頂屋之件已成交。汝賺價若干？」我謂甚少耳！老妻悻悻然曰：「汝總忘記我一份歟？張姑娘之路乃我搭來者！」我笑謂彼此夫妻，何必計較？老妻一定要打份數，我只得謂賺價三百元，予彼百五十。老妻始滿意。實在我賺千五，連贏牌計千百八餘，昨晚輸回千四百餘，僅得四百，只可給彼百五耳。

交錢後老妻已轉怒爲喜，我即請教打「無奇不有」之道。老妻聞語大笑曰：「老張汝尚未打得好，尚欲學新張乎？抬錢去輸可矣！」我謂生意應酬勢所難免，近來獲識上海佬大客，不能不學無奇

不有，此亦謀生技術之一也。老妻正式曰：「一言難盡，如汝有此應酬，汝帶我同去，替汝落場，贏得二一添作五可也。」我明知再問亦無結果，只好作罷。

上床後，始查得老妻今晚去看大戲，看完去消夜。言時力讚新馬仔如何如何唱做俱佳，使人聽之作悶。我最怕老婆看大戲，尤怕看戲後講戲文，講伶工更難入耳。我乃中止其言曰：「我對大戲最冇癮。」老妻一聽又發火，曰：「你當然冇癮，飲茶索女招待則有癮矣！」老妻發火，無理可喻，惟有蒙頭而睡。睡亦不能過其火，於是把舊日我之異動，逐件複述，如數家珍。由大同之阿瓊講起，講到冊二娘，又講到去找醫生，結果大哭起來。我眞想把她大鬧一場，一想又未免無理。女人不懂事自已懂事，由她去鬧可也。一意閉目佯睡，堅持到底。老妻之聲氣較微時，我已眞入睡矣。

昨晚睡遲，今早起床晏。老妻哭腫了眼，想落太令她難過，渠不過去看一兩晚大戲耳！何必如此緊張？時間既不容往訪肥仔黄，亦無實事訪他，因爲邀老妻在悅興飲早茶。千方百計，老妻氣始平復。早茶回家食飯，（此亦討好老婆之意耳！）預算飯後往找孫君。

飲茶時老妻大談戲經。（早十一時飯前補記）

第×日

早飯時，老妻倡議去看新馬仔，我雖不願，亦只好應承。老妻謂先往購票，約定我返家食晚飯。默計囊中餘資確已無幾，當不敢再去找翁君打牌，還是看大戲慰妻爲宜。

飯後出門，決計去找孫君。到他的海防庄，果然晤到，當下先談天氣，後談賭經，我報告昨晚大輸經過，大事渲染。凡事吃虧之後，總要精神安慰。向人述說輸錢，亦提高身價之一法也。老孫大爲婉惜，結果笑道：「新張無意思，全不講藝術。」我亦云然。

孫君一見如故，即拉我到金城五樓飲茶，老孫與女招待阿芳打得火一般熱，眞對面睇見牙烟也。找數時老孫一霎廿洋，想落這個世界還是做女人過癮。席間我即問渠有米幾否？老孫果然謂有，我即問明價目數量，並返洋店中取貨辦。預計即往長生豐訪六叔商量。昨夜輸麻雀，其爲偏財不發發正財乎？

不料在老孫店中坐談不久，翁君即以電話來找老孫打牌，老孫轉而邀我，我心中甚怯，而老孫堅邀，並通知翁君謂我在此，翁君即與我談電話曰：「相請不如偶遇，我正想找你。」我問何事？翁君曰：「因你係麻雀棠也！」爲之氣結。我說不會打新張，翁君謂今日打舊張，我曰：「汝不謂不打舊張乎？」翁君大笑曰：「汝出來撈，何不化乃爾？」我想落確唔化，就連問翁君那一句亦屬唔化之一。

結果又到俱樂部，我想打舊張當冇問題，現欵雖不多，未必不够也。不料人衰鬼弄燈，米少飯焦燶，四圈未完，已輸二百元，袋中數目，已差不多，勢色唔同，想話鬆頂，老孫曰：「豈有打四圈便走者！怕老婆鬧乎？」出來撈不能唔化，惟有再執位。打完十二圈食晚飯，此時只輸一百幾，而牌風已轉好，因此飯後不俟老孫出聲，我已倡議再打，預料乘勝反攻，不難反敗爲勝也。殊不知乃天亡我，最後八圈，竟再輸三百幾，共瓜得五百無零，圖窮七現，只得欠賬，計欠孫君一百六十元，翁君一百。早知如此，不打此八圈矣。

打完牌纔記得老妻約看戲之件，看鐘已十點幾，急極，即乘的士返家，則老妻已久候至八時半去矣。既無留票在家，無可如何。念今晚又必有氣受，還是早早上床先睡爲妙。想起牌局，猶有餘痛。欠數不知如何可了，不禁急極。

第×日

昨晚上床，心中掛慮麻雀債，如何打觔斗？纔念天生人天養人，天下無不了之事，由他去罷。酣然熟睡。今早醒來，始知老妻昨日竟通宵未返，既愁且急，原想等她返來查問，一振乾綱，後來一想，還是提早出街爲妙。否則查起昨晚失信，可是「一番焦慮」矣。

九時即持老孫所予之貨辦往添男，走遇肥仔黃，十時半即往長生豐我六叔，示明貨辦，報其價目。六叔笑曰：「此爲縮骨孫之貨乎？甚難交易也。」縮骨孫乃老孫之別號，我聞而愕然，二仔底被人拆穿，幸而我未食價。再三商量，六叔謂下午回覆。我笑曰：「此街外錢耳！搵得來大家駛，六叔點話點好。」六叔拍我膊頭而嘻嘻笑曰：「好好！你下午給我電話。」

時已中午，一個人無處可去，順步至大公司，就在此午飯。遇皇仁同學盧君，盧君昔日甚豆泥，今則鴉路恤矣。握手言歡，原來此人甚多路數，據謂有好友在某署辦事。該署所管轄之商品甚多，且有貨物發放，因此極有聯絡，個中頗有滋味云，是亦一路也。當即邀以 To-day's Suggestion 一客。

飯後三致電話與六叔，始獲接頭。渠謂一切須面談，我即約之往太平館飲咖啡，縱談之下，原來確有肥仔黃所言之意。我當即答允。雖然肉痛，無可如何，撈世界鼎將來也。

六叔結果應承買入五百包，據謂與我初次交手，先行試辦。大抵係試試我是否眞熟性也。約定明日立單交易。我即電知孫君，孫君又拉我打麻雀，我託詞謂有應酬拒之。想起麻雀眼，眞心焦。

晚飯前返家，老妻見我即冷笑問我昨夕何處去？竟忘看戲之約。我反問渠何以終夕不歸？老妻微笑曰：「與男仔開房去！」我知渠實講笑，但我不便再問，一問就反使渠更得意矣，一笑置之，而心中忐忑不寧。燈下視老妻，年方卅許，未得云老。徐娘半頟，尙屬可人，與男仔出遊，亦未必全無可能，爲之惴惴不已。但我終未提昨夕之事，彼此尙相安。今晚，非想法子慰妻一番不可。

第×日 一早起床，即在添男找肥仔黃，告以六叔之件已有眉目，肥仔黃亦甚得意，我曰：「事如成功，決不忘汝。點話點好耳！」肥仔黃拍我膊頭而言曰：「朋友講義氣耳！何必提此？」我想起佣金不知如何計法？因問肥仔黃，始知每包計佣一毛。一五如五，五百包豈非只得五十元？頓爲之冷了半截。肥仔黃笑曰：「賺少乎？做經紀最緊要信用，有生意，山大斬埋有柴也！」想落此語誠然。自決曰：「好！多少都殺！」

若後即往找六叔，議既定，即寫「合單」，即交易合同也。持往訪孫君，孫君處之司理謂初步與六叔交易，需六叔交定銀若干，定期出貨。因又跑回六叔店，六叔初不允交定，據謂渠等大字號，豈老孫尙信不過乎？至是竟成僵局。我又往訪孫君，孫君堅持要落定，無已，又返南北行懇六叔，卒至得渠答允，派人偕我同往孫君處。交易乃告一段落。但六叔聲明，出貨日期未能定，因爲要先領取輸入證也。老孫亦已首肯。現只等出貨。昨從六叔口中已査知佣金係由賣家擔支，而且要在交易出清貨之後。故此生意雖做成，不知何時始能支佣也。再想不過得五十元，而且不能獨得，今日跑到一頭大汗，舌乾辱薇，嗟乎！銀紙之難搵也。

下午二時始與六叔飲茶於金城，忽遇周二娘，與一靑年男子偕行，若豪富也者。周二娘擠眉弄目，彷彿舊情未斷。我不敢再惹，終至周二娘忍不住來我檯，問我何以多日不過訪？我只好謂生意多。渠問我有孟山之糖精否？謂有人想辦去外埠。我問買家方面爲如何人？周二娘斜目睨男子曰：「是即此人，大把貨者也！」我笑曰：「既有濶佬，何用再走經紀？」周二娘瞪目而嗔曰：「皆係爲汝耳！眞是狗咬呂洞賓！」我連忙道歉。周二娘問我何時覆盤？乃告以明日。實則我全無路數也。

傍晚約盧君在新世界飲下午茶，原來路數甚多，皆密盤也。深恨輪廠雀太多，否則可以大事應

酬。想起雀債，更非努力搵錢不可。

恐過孫君等，提早回家。老妻今日未外出，已無怒氣，亦不提前晚事，飯後偕往看「難測婦人心」。

第×日　早起往添男，與肥仔黃作小談。據謂輸入證確難取得，連帶渠近日亦無入息，言下殊有忿忿不平之色。我謂此乃國家政令，用以扶助本國工商業也。肥仔黃冷笑曰：「搵笨！正式者不能去，走私者則千千萬萬運入。申請輸入證不得，無非替私梟開財路耳！」思之亦然。

早茶既畢，往訪周二娘，詎二娘外出未回，續查乃係昨夕未歸，恍然錯在自己來得太早也。即出至孫君海防庄閒談片刻，轉往同文街陳光彩處，找得飛天南，問以孟山都行情，渠曳我至門口語我，謂近來貨疏市渴，渠之朋友有數十磅，索價八十元。我問有無好處，渠謂每磅賺價五元，囑我不可再加。並謂如有心買貨，務須神速，因約我二時在龍泉見面。旋再往訪周二娘，則已返矣。周二娘頗怨我近日不來。我笑曰：「我來，豈非戥人高慶乎？」周二娘力扭吾股，此人真蕩婦姬黛也。我問糖精事如何？渠大發嬌嗔曰：「無糖精，汝即不來矣？然耶？」幾經勸慰，始釋其怒，曰：「吾頃間即面此人，我當代汝詢之。」我以已約飛天南君，亟促之，告以故。周二娘乃曰：「若是則我往訪之，二時當來龍泉覓汝等。不過係汝耳，若他人則不理矣！」我笑而吻之，周二娘驕甚，我急起辭出，以免再痴纏也。

周二娘果如時至龍泉，謂擬買四十磅，但嫌該價太貴，僅值七十元。彼等唇槍舌劍良久，終未決，飛天南已允減至七十五元，我促周二娘往電詢，歸曰：「最多七十二元耳！」飛天南又電東主，

終成交。約定即日落定。二娘去，飛天南謂我曰：「我但望生意成，故已自動減吾等之好處，今者每人僅賺一元耳！」我無可如何。

落定之後，周二娘邀我至其家，我辭以須訪友，二娘甚惱，曰：「汝如欲找生意，明早十時來此！否則走鷄矣。」我唯唯，揮手而別。往永樂街訪大胆陳，果晤矣。問尙有硫化元寳否？謂有，因約明午後一時在陸羽飲茶看貨辦。

今日生意情形甚佳，獨明早須應酬周二娘爲難不願耳！然爲生意前途計，無可如何。提前上床，養足精神，以備明日之用。

第×日 十時如約訪周二娘，二娘迎我還入寢廂，那野狐狸，眞使我沒辦法！病剛好，我怕再惹禍，她笑我生人不生胆。結果自然又投降。我問她，昨天落定的孟山都有否替留地步？她說加了四元價，二一添作五，我佔二元。我表示嫌少，她嗔道：「那麼給你三元好了！不是你，我一個銅板也不給！」我想：還是女人易相處。

中午與周二娘整粧往找飛天南，糖精交易已成，兩頭入路，實計收佣一六〇元。周二娘自有老細招呼，不愁纏身，看二娘樣子，近來必在老細身上發了小財。

一件已完，想起還麻雀債還不够，非再接厲不可。午食既罷，即往訪大胆陳斟硫化元寳。他用玻璃瓶盛了一些貨辦，對我說：「我的貨是自己辦來的，不想亂給人走盤，你現在是否送辦去？」我應是。他就派一個後生拿了貨辦跟我同去。我問爲什麼這樣嚴重？他笑說：「經紀雜氣，我的貨辦給你的朋友看過，成不成也讓他拿回來。」大胆陳眞信不過我，也罷，看在錢面上，與後生阿寧同行。

到了陳光彩處，交了辦，光彩謂須化驗後始能覆盤。我問阿寧可否留下此辦，他答應了。我叫他好好回去覆命，並賞以五元。撈世界，此等小費，決不能慳也。

坐談間，飛天南邀我往打牌小酌，並邀同經紀三人，聲明田鷄東，每位廿元。打牌另議。我以爲連絡行家，廿元之螞蟻局亦甚化算，當即應允，同赴金城三樓，闢室開牌。飛天南先行埋欵，其中一個叫張仔者作會數，於是開局，五人多一脚，乃決定打「夢」。輪流休息。我手氣極佳，落場即贏，心想以雀還雀。老孫之麻雀眼當在此收回矣。四圈復四圈，打到十點才食飯，飯後續打，我以乘勝之軍，再破三關，打至北圈起身做夢，大局已定，圍數實贏九十餘元。異常「叔姪」，與女侍阿卿同坐沙發，喁喁細語。不料正談間，企堂忽持單來請找數，謂夜已深也。張仔方埋頭打牌，大聲呼曰：「阿拉先行找數，勿攪亂我檯攤也。」阿卿亦曰：「汝先找啦！」只好數龍，計共連手覆一百十三元。

無何牌已打完，披衣而起，我忽憶找數事，遂擬問張仔取回，不料轉眼之間，竟不見張仔所在，問伙伴，謂已走。飛天南曰：「渠今晚輸了百幾，尚欠人數十元也。」我大驚曰：「我代墊找數也！」飛天南笑曰：「鬪人矣！渠尚欠我廿元也。」竟然作鳥獸散。張仔條數難攪矣。

返家途中，愈想愈不值，贏錢無數收不獨已，竟反破財，入肉四十元。明日非追痩張仔不可。

十二月×日 昨晚煲紅荳粥，我連盡三碗，今早未醒，竟然腹痛，披衣起床如厠，竟然大瀉。慘極！連瀉三次，早上遂不能出街，中午老妻進以白粥一碗，謂止痾云。但到現在執筆時止，痾仍未止，殊有負老妻好意矣。

今日又有一吹漲之事，使人想到此世界眞不知是何世界。那一個大胆陳，眞可謂大胆矣。昨日下

午我此人不到，原來此人竟然「捉鑊友」，昨日自己到陳光彩處，登門求售硫化元青。今早我尙揩成成去問，陳光彩謂已買妥，我當堂心實。起初仍不知係大胆陳所爲，後來問渠與何人交易，始知即係大胆陳之貨。我立刻吹鬚碌眼，天下竟有此種人，毫無廉恥。此時我始知前日渠派後生阿寧跟我去陳光彩處，就已蓄意「捉鑊」，叫阿寧杏我之人客，然後屈尾十去兜盤、而且連佣都食埋，眞豈有此理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即往訪大胆陳，興師問罪。但大胆陳不在寫字樓，問阿寧，據謂去出貨，眞吹到漲。滿肚氣無可洩，眞想打阿寧兩掌，問渠取回昨日打賞之五元也。

既然無可奈何，惟有自開自解。念此等不義之人，將必有老天收拾。左傳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也。在我，亦多一個敎訓，多一重經驗，從此以後，老豆共仔，都信不過也。

此宗生意既不成，退而急謀補救。中午在大公司找到盧君，問渠有辦法找黃斜否？據謂有辦法，即與之詳細硏究，託其找貨。渠謂與其中高級職員稔熟，老友也，事無不成。盧君曰：「此乃街外錢，總之大家搵。」我曰：「然，如有好處，二一添作五可也」盧君曰：「此則不然，我應酬多，須佔七成，一向與人合作皆如此，但與汝係老同學，特別通融，無問題，我佔六五便是。」此人眞會說話。反正事在渠手，無可如何，求其執多少算了。

飯後原擬訪老孫，忽然內急腹痛，知腹瀉未痊。（老妻怨我因午間飲番茄湯之過，不知是否？）急急返家，反正爲大胆陳激到一肚氣，還是休息休息，抖「局宿氣」爲宜。老妻又問有錢否？無已，姑予五十元，我則所剩無幾，明日非發奮不可矣。

第×日

今早腹瀉仍未痊可，心念盧君之件，强自振作，起床時疲欲死，進以麵包一枚，鷹嘜牛奶一杯後，精神較佳。十時半即出門，往大公司晤盧君，盧君謂未與前途見面，再約下午一時，仍在此處。盧君之意，其志在一客午餐乎？謀事不離小費，有時明知亦要故犯也。

往陳光彩處坐談，告以斜布有眉目。光彩囑留意。並曰：「大胆陳之硫化元宵，汝旣爲人揺籮，我亦無可如何，此次當留專盤與汝，不再予別人矣。」我唯唯。見飛天南，即曳我至第一樓，問我有女朋友否？我問何事？飛天南曰：「有人想找，汝有盤時通知我。」我愕然曰：「女朋友豈同生意，有盤出者。」飛天南僞聲曰：「此亦生意之一耳！今有老細，水頭大把，來自安南，珠寳無算，現作寓公，生活無憂，但欠女人耳！如能供應，衣食不愁。」我奇而詳問之。飛天南曰：「何必多問？總之走經紀便是。」我問有何好處？飛天南曰：「汝愁無代價歟？只要上貨，先此聲明。」我唯唯。

問張仔如何？飛天南謂渠昨晚贏脈雀，舊數或者可追。聞訊而喜，茶後即返同文街，飛天南囑我等候，謂張仔將至矣！無何，張仔果來，立即追債，張仔仍欲頻謂有錢。飛天南甚義氣，曰：「蘇蝦尿！昨晚汝贏錢，應份還債！即使雀數不還，人家擊出之水，亦應先償也」張仔笑：「得得！但須今晚再戰。」我堅辭還錢再講。飛天南暗中曳我衫袖，曰：「我做中間人，今晚開枱時汝先還數，然後再打牌。」張仔亦允，因約定今晚仍在江蘇。

午間往找得盧君，渠果然取得斜布盤來，價錢比市價平廿元左右一匹，好路數也。盧君謂未有好處，命我加十元價。仍照六五三五分數。允之，請渠午飯。飯後即訪陳光彩，再加價五元，光彩謂不便宜，但仍允與買客商量，明日答覆。我即暗中電知盧君。

傍晚在江蘇打牌，未開局，張仔已先磅回一百元，蓋當夕田鷄東欵也。飛天南曰：「汝能收此欵

明日應請飲茶。」思之亦然，私自慶幸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果然麻雀又勝，打至十二時結數，除田鷄東廿元外，尙贏卅餘元。張仔亦贏數十，斯爲天有眼耳！

返家後老妻問有錢否？我以昨日始予五十塊，何以一夕即花完？據謂今日天后誕與人去拜神，用去卅元云。拜神竟用去數十元，眞不易入信，然老妻睨目嗔曰：「不過爲汝耳！」我問何謂？渠謂許下願請天后娘娘賜以寧馨。我爲之苦笑，此時此際，自己兩餐亦須打斛斗，有子不如無矣！

第×日

十時出門，往訪周二娘，不在，留字約下午來，即出赴大公司，打電話約盧君，又不得，獨飲至十一時始往同文街，遇飛天南。飛天南又追問有女人路數否？我問何以如是之急？南曰：「前途追甚緊，因老細近日生活甚苦悶，恒往舞塲消遣，現已感舞女乏趣，故擬另尋途徑也。」我告已在進行中，飛天南拍膊頭曰：「此種經紀，至好做也。」我至今未明會有何好處？寧類元緒公之收抽頭乎？是眞無恥矣！

問陳光彩以斜布事，渠謂前途擬減五元，午後即約得盧君往大公司午飯，照樣要求減五元，盧君謂有商量，約以下午五時半在大酒店再作最後决定。

茗後往訪六叔，因多日不見也。六叔謂近日米市好轉，南北行生意復活，叫我轉行做米經紀。六叔一番好意也。但目下米價低跌，買貨人少，六叔亦謂然，並曰：「凡事先扒逆水，則順水時當更易矣！」思之能發人深省。遇肥仔黃，問我何以連日未到添男？我謂生意忙。肥仔黃笑曰：「唔完經不要和尙耶？」我爲之面紅。明後日當須請此人飲茶爲是，切記。

一談竟已到五時半，趕忙往大酒店，果然見盧君在座，問如何？渠先問我方能否略加價錢？我堅

謂不得，渠終乃答允，曰：「此五元實係在我等經紀佣中撥出，因前途不允減價也。」我說：「只要生意成功，多少都殺矣。」實則盧君之說話未必可靠，無非想減我之佣金耳！減佣五元，即我每走少元二元二毫半，渠則多五元。好在我早有準備，已先加了五元，不致吃虧。因此向盧君聲明，其中五了係店中回佣，不可不知。盧君聞之有難色曰：「汝昨日何不早說？」我謂一時忘記。盧君甚不願，我謂如不願則生意無可談。當時作悲觀狀，盧君終乃答允。見過鬼怕黑，非欲以壞心腸待人，不過非如此即蝕大虧耳。茶後已將七時，盧君邀往看電影，至九時許始畢。腹餓甚，又不想再請盧君晚飯，因決先返家。盧君此人，固甚不喜歡出錢之流也。渠謂物質之路數甚多，以後應與此人多來往。

乘車至家門，始憶起了今早曾留簡約訪周二娘，後來竟完全不記起。寧失信於天下，莫失信於婦人，爲之大急。欲折返，時已太夜。算了！今晚去與明朝去，一樣受責罵也。

想起周二娘爲人，對我實不可謂錯。飛天南之作，其必落在此人身上矣。

第×日

早起赴添男等肥仔黃，蓋極不想渠說我過橋抽板也。肥仔黃於九時許到，我問渠昨夕何以不來？肥仔黃大嘆氣，謂國幣狂跌，幾乎停頓，再加以申請輸入證之困難，內地客皆不敢買貨，眞瓜得矣。肥仔黃又謂：現在最好的生意乃係到寶安深圳收鷄蛋，或者販鷄亦可。大洋買貨賣港紙。思之確然，與肥仔黃一計數，獲利極厚。肥仔黃曰：「天下事亦決無如是便宜，沿途關卡之使費，有數計者也！否則我亦早已轉行矣。」肥仔黃又曰：「汝經手之糠，已收佣否？」我曰：「因輸入證問題，非已退盤乎？」肥仔黃曰：「已交易矣！六叔托人取了特證，昨日已出貨。」我爲之大喜，此事極難逆料，明明白白成功，變了不成，似乎不成，不料又成也。飲茶後想去

女佣，轉覺過於「緊張」，明日始找六叔去。反正不過數十度而已。

若後訪周二娘，偕之出往陸羽飲茶，並先約得飛天南。飛天南俟二娘小便時問我；你謂介紹女友就係此老藕乎？我笑謂不然。並告以周二娘是個中老手。飛天南恍然曰：「汝爲何不當面講明？」二娘復出，當即三面言明，飛天南曰：「彼此曾經交手，不必多講，總之大家均其利益可矣。」周二娘乃約定明日中午在建國飲茶，當帶幾個女人來，飛天南復詳言老細之口胃。我默然旁聽，周二娘說話異常到家，甚似鴇母出身。渠等侃侃而談，一若正當生意。我總覺得刺耳，頗有做龜公之感。

午茶既畢，已三時許，二娘約我今晚再去晚飯，我辭以有應酬。即與飛天南同赴同文街，飛天南力讚周二娘本事，有見識，有經驗，話頭而醒尾，此理想合作之人也。我但唯唯。見陳光彩，問我消息如何？我即電盧君，據謂今日不能交貨，約明早在大公司早茶面談。陳光彩曰：「我信你而已。明早須約他下午出貨。」

多日未見老孫，即往海防庄訪之，不在，據店伴謂渠昨日抱病入養和院。問其何病？店伴搖首笑曰：「不大清楚。」觀其神態，老孫之病情可知矣。老孫既病，暫時可以避債，亦佳。

在陸羽遇廣告經紀阿莫，問何以多日不見到建國飲茶，我約以明日。阿莫問我有何告白關照？我笑謂除非有人辦喪事耳。

市得半邊鷄返家，與老妻共飯，老妻追索屋租，當即予以六十元。又問家用，因再予五十元。囊中之欵有限，好在明日斜布交易，當有千餘元入息，想到此處，眞有千金散盡還復來之感。

第×日

早起，盥洗時老妻問我往何處？是否飲茶？若然，則渠亦同去，因渠擬出街也。我謂今日不能同行，明早當偕往早茶。老妻亦不强要，想落老妻亦賢妻也。

赴大公司，盧君久不來，悶甚，電訪又不遇。至十一時，枯坐無益，遂先返同文街，陳光彩問如何？我據實以告。陳光彩皺眉曰：「何以如此水盤？點得住否？」我力言點得住，並謂盧君收欵有店舖担保。陳光彩曰：「店舖担保有何用？不過手續耳！我只信你而已。如有三差六錯，我惟你是問。」聞之毛骨悚然。忙忙又出訪盧君，終未見面，不禁暗驚。

至午，擬赴大公司，但又約好周二娘在建國，狼狽已極。結果先到大公司巡視一過，不見盧君，轉赴建國，則飛天南周二娘等果已先來，闢房座一間。座中有少年曰林國然者，丰度翩翩，係飛天南朋友，另有妙齡女子二人，一曰白小姐，一曰金小姐，皆豐容盛鬋，粉香撲鼻，打扮得冶艷，舉止風騷，一望而知為風塵中人。金小姐頻頻向我搔首弄姿，難道以為我是老細？

周二娘口講指劃，風頭十足，在林國然面前大拋其生藕，不絕嘉讚白金二人為名門閨秀，甚少行攪。正談間，又來一女子，體肥而曲線玲瓏，肉口甚好。二娘介紹為梁姑娘云。林國然在座中目光閃閃，打情罵俏，顧盼自豪。茶將飲罷，林國然約周二娘今晚在大酒店飲下午茶。飛天南找數，七十六元二，巨金也。

茶後又即趕往大公司，依然不見盧君，急極。無可奈何，轉往訪六叔，即支得佣金五十元，六叔笑曰：「此宗生意，計來蝕本。單是取證，已費四十洋矣。」我重謝之，並問有何盤口？六叔謂近日有客找過羅牛油，可以一找也。

出長生豐，再三訪盧君，路過之電車路，一手拉牢，即問曰：「汝走路乎？」盧君曰：「不致走

路，汝勿震！」我問何以失約。盧君悻悻曰：「就因爲你單野。前途又要反口加價。」我急曳之至龍記飲咖啡，詳問其故。據謂有客反口云。問已有把握乎？盧君力言冇問題，謂最多自己賠多少價。我曰：「但求事成，多多少少都冇問題耳！免失信用也。」盧君約以明午在新世界餐室再斟。

原是往大酒店訪周二娘，因找盧君已筋疲力盡。還想提早返家。老妻告我，頃有李姓男子到訪，不知是誰？其爲物業經紀之蛇仔李乎？不知有何事？明日當一訪之。

想落白小姐確相當銷魂，不知安南老細合意否？

第×日

早起，偕老妻往英京早茶，藍踐昨日之約也。對女人我自問確有本事，凡與女人之約會，不宜太守信，亦不宜不守信，使對方無從捉摸，斯爲上策。

茗後欲往陳光彩處，轉念未見盧君，該件無詞以對，不宜見面。因轉往周二娘家，二娘竟已起床，妝粉完畢矣。問何以如此早起？二娘得意而笑曰：「往金城飲午茶也。」我笑問老細已返來乎？二娘嗤之曰：「老細，惟老細我始有得撈乎？今日與林國然約定，往見安南老細也。」我恍然，問昨晚相談結果如何？二娘曰：「林國然選中金小姐與梁姑娘，謂老細喜歡肥人云。故約定今午飲茶，然後帶貨往見老細也。」我笑曰：「老林看不中白小姐乎？」二娘悻悻然曰：「我亦奇怪，實則白如烟比金梁二人都較佳也。」我笑曰：「情人眼內出西施，奈何！」二娘橫我以目，曰：「汝勿自作多情！此老娘之貨也，汝敢作爆倉之想乎？」二娘此人眞厲害。

二娘約我同往金城，我以有約，辭之。二娘嗔曰：「你不去，將來冇你份也。」我笑曰：「二娘老必離爲我者。」二娘薄睨而嗔，我則出門矣。二娘自後呼曰：「有時間以到金城一行爲宜也。」我

唯唯。原來林國然乃安南老細之買手也。

至新世界，盧君尚未來，喝咖啡候之。午後一時，盧君始匆匆至，我問如何？有否今日出貨？盧君滿頭大汗，曰：「論盡矣！」我問如何論盡，渠不肯言，但曰：「我經手之事，最棘手就是此一單。」匆匆食免治牛肉飯一碟，即起曰：「我盡今午之力爲汝設法。」我拉渠問會否水盤？盧君曰：「我盧某人豈有如此水者？明早汝到大公司等我，必有報命。」我問如何回覆買家？盧君曰：「汝但謂機關中事忙，未暇及此便是。」語已，揚長而去。想落此宗生意甚「牙烟」。

出新世界，赴金城，則周二娘等已行矣。悵然出，往同文街，陳光彩午食未返，至三時，光彩返矣，當即以盧君所投告之。光彩面有不悅之色，曰：「明日汝可告渠，如有困難，不如退定作罷，我亦頭刺甚矣。」我惟有力言盧君爲人靠得住，實則自問亦忐忑不寧。

過飛天南，據謂林國然頃已帶金梁兩女去見安南老細矣。我問周二娘有同去否？飛天南笑曰：「何必此老藕去，想人作嘔乎？」聞語赧然。欲訪周二娘又恐爲渠糾纏。斜布之事，橫梗胸臆，眞有癮矣。

今日又忘訪蛇仔李，老妻亦謂渠未再來。明日必訪之，料此人必有爲而來也。

第×日

今日面宵矣。盧君之斜布果然水盤，實不知如何埋尾？食了人家茶禮而無女過門，如何是好？豈眞拉着媒人婆上轎耶？

今早往大公司，等盧君至十時許始來，來時滿頭大汗，氣急敗壞，我早已知凶多吉少。果然盧君告我，謂前途竟因無貨交而退盤，問我如何處置？我當堂爲之吹漲，即詳問其經過。盧君曰：「彼乃高級職員，我老友也，能與紅鬚綠眼相通，以前曾幾次合作，皆無撞板，不料此次竟然失拖。殊非初

料。」我曰：「此人亦太大胆，既明知無貨交，何以敢收人定金？」盧君聞之，初則囁嚅，繼則搖頭太息。我曰：「事到如今，信用已失，唯一辦法，追前途雙倍賠定，或者尚有可爲。」盧君此時始曰：「孫渠買未收定金，定金乃我收耳！」我聞言大驚，原來大胆者乃盧君也。爲之瞪目結舌，責之曰：「你太過輕信他人，此次不知如何了結矣！你唯有賠定。」盧君之面，如雪糕梳打，白而出汗，曰：「賠鬼賠馬乎？我且已用去多少矣！」我拍桌大嘆曰：「此次非走路不可矣！」楚囚相對，一無辦法。

我建議想法子在市上買回此項布疋，當爲出貨，即使蝕多少價，面子較好過也。惟盧君又曰：「何處有得買？如果市上有貨，人家不必轉而求諸前途矣。有價冇市也。」我問盧君有法子找錢賠定否！盧君曰：「我等左走右走之人，走到生意大碌藕，走不到亦需兩茶一飯，高夫力烟，安有餘資？」相談兩句鐘，一籌莫展，叫了一碟鱠魚飯，亦食不上咽。坐至一點餘鐘。盧君曰：「坐此處亦非計。汝其暫守秘密，勿告陳光彩，我諗今日想法子，明早仍在此處飲茶決定對策。」我曰：「大佬，如果汝走路，請提前通知一聲，等我亦好走路也。」盧君曰：「做經紀豈有走路者！定的喇。」

盧君之心理如何，非我所知，我則完全不能定的矣。不見錢事小，失信用事大，何況不見錢亦不可能，一手追一手，如盧君走路。我真要洗淨屁股坐監矣。二千銀定，雙倍四千，我從那裡去籌？

渠既不敢見陳光彩，我亦以不見爲宜。出大公司即歸家，閉戶不出，以免在路上撞見陳光彩，吟詩亦吟唔甩也。老妻亦多事，問何以早歸，惟有諉稱頭刺。頭刺亦事實也。

第X日

昨夜憂心如搗，轉側難眠，老妻微笑問曰：「緣何不寐，其爲君子好逑乎？」爲之氣結。此事又不便向老妻言明也。

今日絕早卽醒，披衣出門，纔八句鐘，料盧君必未來，乃先往第一樓飲茶，意圖遇見飛天南之類，一問陳光彩對我事之態度如何。果然飛天南不久卽來，一見我面，卽曰：「汝有一大事知之乎？」我唔吃一驚，佯爲不知，飛天南低聲曰：「永興行之事已爆矣！」我愕然，仍不明底蘊。飛天南曰：「前數日我不嘗問汝有人買藏包否乎？此永興行卽辦貨來賣出花貨者，今竟以司理離奇失踪聞，恐係騙財也。」於是爲我詳述此事經過，我固無心諦聽。詎飛天南最後曰：「汝知之否，陳光彩亦被捲入漩渦，現在甚不得掂也。」我急問眞相，原來陳光彩亦曾由永興買入藏包，付過定洋數萬金，並已將花貨轉售他人，現在永興爆了冷門，陳光彩既收了人定洋，何處有貨交？故發晒大茅也。乍聆之下，不禁又驚又喜，驚者陳光彩眞不够運，而此事又與盧君之收定金約摸相同，可謂巧合。喜者則陳光彩因此大事，當然不暇顧及我之斜布，可以稍鬆一二日而打斛斗也。問飛天南以陳光彩在店中否？飛天南謂昨日已竟日未出矣。　心上爲之一輕。飛天南着我往慰問陳光彩，我推以有事暫不去，並謂近日胃病。

談起安南老細之件，飛天南謂老細已選中肥尸大嫂之張姑娘，我爲之失笑。曰：「然則經紀人有何好處？」飛天南曰：「此一二日卽可明白矣。」又曰：「我等日日有見面，皆中午在建國。汝有暇可往一談。林國然與金小姐打得火一般熱，老林亦艷福哉。」我但唯唯！此時此際，尙有此閒心乎？

赴大公司找到盧君，問如何處置？盧君嘆氣而曰：「無他途，惟有賠錢耳！已全無辦法矣。」我問如何賠法，盧君着我先在陳光彩前打邊鼓。能不多賠更好。我以盧君既允賠償，比較安樂。盧君談及永興行之件，我不敢告以陳光彩有關係，恐此人賴數也。

往陳光彩店，光彩未出來，問店伴，謂渠今日恐不至矣。枯候無益，而心緒仍煩亂，決作休息，

卽歸家。讀報上關於永興行之紀載，想起做生意眞難，信人爲尤難也。

第X日

今早硬着頭皮，往同文街候陳光彩至，不俟陳光彩發言，卽逕行告以眞相，陳光彩自然老不高興，悻悻然曰：「又來一間永興行乎？彼姓盧者共爲區家學之儔乎？」我力謂不然，謂渠方面已允賠定。陳光彩怒始稍霽，我問以如何處置？渠謂非雙倍賠定不可。我問能否稍減，渠冷笑曰：「我不向渠要貨，已算盡人情矣！近日人心大變，眞難盡矣。」聞之如芒在背。事情既然擔板，惟有俯首任罵而已。

卽找盧君，遍尋未獲，恐甚，最怕此人又再「花門」也。午間飛天南拉我到建國，與周二娘林國然等飲茶，又另有一冶艷少婦在座，謂係彭姑娘云。二娘責我何以多日不來，我謂生意忙，二娘乘機打蛇隨棍上，謂我生意忙，入息必多，索我請飲茶，林國然飛天南齊聲起附和。我一望桌上油鷄薑醋之屬，星羅棋佈，此茶東確要搵人，何況囊中有限，未必能應付也。急進燒鷄麵一碟，效「蘇蝦尿」張仔之借水遁焉。

一人無聊，想起蛇仔李來訪，卽往其物業經紀館訪之，蛇仔李方與人打牌，見我來，卽託人代手，曳我至密室小談。原來渠知我識翁君，翁君近日方擬賣屋舖，渠知翁君有舖在大馬路，有屋在黃泥涌，未知亦放盤否？命我試探之，我謂不熟此行。蛇仔李曰：「有我在，愁汝無得撈手？一次生，兩次熟耳！」蛇仔李並曰：「近日大洋低跌，外滙難買，做洋行及上海幫生意皆甚難，還是做做本地生意爲佳，物業頂大閙埋，說不定一次過搵一年皮費也。」思之甚然。當答應往找翁君。

出門後想起尙欠翁君麻雀賬，隔時已久未淸償，如何去見人？非先找得錢還債不可。果然人急智

生，靈機一觸，想出一條妙計，事成與否不可知，然亦可謂「好諦」也。

下午找得盧君，在告羅士打八樓飲茶，盧君謂地方較靜也。盧君問如何？我照直講要變倍賠定，盧君力求我向陳光彩緩頰，最好能照數交還便了。我說：「渠已受永興行之苦，對此當不復肯放過。不過汝既想畧減，最好汝自己去求他。」盧君謂不好意思見他，我說：「旣如此，不如汝授我全權辦理，汝勿過問，我總之幫汝手便是。」問渠已有錢否？盧君支支吾吾。看樣子，一二千隨時拈得出。

且看我絕處求生之計若否有成。

第×日 早往第一樓，與飛天南飲茶。問安南老細事，飛天南曰：「分錢之期將至矣。」我依然莫明其妙。飛天南勸我多往建國。我但唯唯，又不能說明怕請飲茶也。

返同文街，而陳光彩，代盧君要求減定金，陳光彩大鬧我一頓，我惟有笑嘻嘻採取唾面自乾主義。及後陳光彩曰：「我看渠想走路矣！渠必定騙了一千元，用得七七八八。」我力謂不然，陳光彩遂曰：「如果渠能盡今日交一千元來，可以作數。否則非二千元不可。」言下悻悻而鬧，陳光彩大抵量盧君僅一千元也。我聞之，正中下懷，絕處求生，其在此乎？

出同文街，費九牛二虎之力，訪得盧君，即拉之往午茶，告之曰：「我已盡人事懇求，渠謂如今日能交現欵千五百元，可以算數。過今日，則實行問汝担保舖頭矣。」盧君頗有內懼之象，大抵該保店與渠關係甚深也。我曰：「減得五百是五百矣，倘想人家照數收回乎？天下寧有如此便宜之事？」盧君尙欲再減，我堅決表示不能，並曰：「此事汝已對渠不住，我最多能講少五百耳！倘肯再作無理要求乎？」盧君無奈，終允吾請，我大埋怨渠失我信用。渠苦笑曰：「我亦不想如此者也。」約定下

午三時在告羅士打八樓「過水」。我聲明要現鈔。

我當即返同文街向陳光彩覆命。時屆，往告羅士打見盧君，盧君果然忍痛砌足千五百元。搖頭嘆氣，彷如刀割也者。我一邊收錢，一邊埋怨，盧君當然信我受苦，應承過幾日請我食飯也。我心裡好笑，收了錢，命盧君在此小候，我去取渠原來之收據來。盧君忽謂要跟我一齊去，眞危險，好在我夠機警，馬上發脾氣曰：「既然汝信我不過，汝自己去攞可矣！」盧君至是始示歉止步。我飛奔至陳光彩處，交了一千元，陳光彩頗露失意之色，但以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無可如何。我取回收條，即復璧於盧君，手續已完，我袋中遂有五百鬼矣！盧君此人，正一大蛇，乃竟敗於我手中，我亦可稱蛇王矣！

凡事貴乎機警，此五百元完全憑本事得來，週身舒服，十餘日來已無如許銀紙在袋中，眞過癮矣。往訪翁君不在，決明日再找他問物業事，市白雞一隻返家，飲兩杯誌慶。

第X日

「絕處逢生」，此說良然。想起與盧君交易之件，不得益於事成，竟得益於事敗，此又豈初料所及。凡事能隨機應變，不難化腐臭爲神奇，此後當注意及之。

今早一身銀，先與老妻上環去，在陸羽飲早茶後分手，即轉往訪周二娘，則已外出。悵然。陳光彩昨日面色絕壞，暫時還不要惹他。因轉到孫君之海防庄坐談。孫君問何以久不往俱樂部，我即約以今晚去。孫君此問，不知是有意追舊債否？

午間赴建國飲茶，周二娘飛天南林國然等皆在座。另有男女數人，皆未謀面。後來飛天南告我，此皆安南老細之左右人馬。飛天南曰：「周二娘甚本事，一連介紹三枝野，老細皆大滿意，肥婆梁姑

娘長在宮中，周二娘已成身珠寶矣。」倫望二娘，果然鑽石戒指金錶，煥然一新。散席之際，二娘暗問我何以多日不來，囑我明早到彼處云。

自建國出，無事可做，卽往孫君處，俟共研畢各事，約得翁君，共赴俱樂部，俱樂部中早有多人，牌局將張，我先將欠孫翁二君之雀欵淸還，二人皆謂何必如此好記性，我曰：「近日事忙，本應早日送上矣。」孫君謂我數目甚淸楚云。同局中有趙老二者，聞係股份經紀，年在中年，口馬絕佳，力勸翁君炒股份，翁君嘆曰：「近日內地生意與外埠生意都難做，香港商人最好是打牌。」趙老二曰：「打牌不够刺激，最好炒股票。」此人之生意經，有如是者。

今晚之麻雀打老張，十拿九穩，果然贏得三百餘元，除還雀欵外，尚進百餘元，好不過癮。翁君飯後倡議往舞塲，拉我作伴，一時興起，從之而行。至凱旋，老孫爲我叫上海舞娘一個。我旣不會跳，又不會講上海話，坐對佳人，等如對石頭，好在該舞娘尚能擠眉弄目，諸多作態，頗爲「養眼」耳。（可惜忘記此舞女名字。）我想做經紀之人，須有十八般武藝，跳舞非學不可！

在牌局在舞塲，皆不能與翁君談賣物業事，明日當再訪之。

老妻索家用，予以一百元。

第X日

在家中進牛肉粥一碗，卽出門往周二娘處，不料二娘亦請我食三及第粥，拒之不得，勉強食之，頗有一肚水之感。

周二娘將日來各事，詳細報告，原來梁姑娘果然甚得老細歡，賞賜有加。周二娘亦見過老細，認係梁姑娘之姐，老細對周二娘甚客氣，謂過日如返安南，將帶周二娘同去云。我問周二娘手上鑽戒從

何而來？二娘得意而曰：「老野所贈。」老野者，渠等稱老細之代名詞。我問是否亦有條件？周二娘大發嬌嗔。

在周二娘處留連至一時，始偕同往建國，二娘老而彌豔，挽身貼臂，游行道上，我眞有些不自然，若爲人見之，當以爲我淘古井矣。飛天南等已在，今日梁姑娘亦來，珠光寶氣，已不復初見之時，惟似略形消瘦，飛天南謂由此證明老野之本事云。今日白小姐亦在座，此人貌至銷魂，何以老野不喜？後來問二娘，始知老野實未見過白小姐，不過林國」不推薦耳！今日會後，梁姑娘將帶白小姐進宮云。

白小姐名如烟，甚艷麗也。今日在建國又頻頻向我送秋波，未知係我自作多情抑佳人確有意？執筆之際，想起如烟，食指似動。

午後往訪翁君，問物業事，據稱確有此意，並開列「屋像」數處予我。我卽赴蛇仔李處，蛇仔李大喜，指其中大馬路一所謂有人想要，約以明日回覆。此舖翁君索價二十四萬，蛇仔李謂將開價三十萬。有成，則怎說怎好也云。此大生意也，望能事成，可斷窮根。

晚應翁君約，在俱樂部打牌，又小勝二百餘元。飯後又往跳舞，今晚我叫了一個粵籍舞姝名阿婉，雖不跳，亦有話可講，當作打水圍便是。不過十五元一點鐘，此水圍亦甚貴也。

老翁跳舞甚佳，頻頻拉我下海，阿婉亦鼓勵我。我完全不識，不敢嘗試。但見老翁等軟玉溫香抱滿懷，確使人垂涎之至。私問阿婉何處學跳舞？渠謂可作介紹，我請渠教我，阿婉說不敢。阿婉此人身體苗條，所謂淸而不瘦者，香氣陣陣，使人魂銷。此時我始明白何以許多人迷於跳舞確有由來也。

立志學跳舞。

第X日……………

昨晚在翁君俱樂部大醉，不省人事，今早十點醒來，始行返家。老妻起初大表懷疑，後來見我仍然嘔吐狼藉，始略放心。

第X日

昨晚之醉酒，固有代價。第一，贏麻雀五百餘元，不禁心歡暢。第二，同席之姚十姑娘嬌潮冶蕩，樣樣俱備。對我尤另眼相看，頻頻爲我勸酒，玉手持壺，却之不恭，眉梢眼角，若有深意，飲醉亦應份哉！三來，蛇仔李之件有得斟，大財在望，精神頓爽。

今日再與蛇仔李斟大馬路之舖，買客已還至二十五萬，蛇仔李仍要索三十萬。實則以我之意，食價二萬元已不錯，二一添作五，亦有一萬大元。兩年皮費有着落矣。且看蛇仔李如何，渠謂明後日事可決。

中午在建國飲茶，周二娘約我今晚去吃飯。六時到埗，則白如烟亦在座，竟呼我爲契哥，我問何故？渠笑謂周二娘是渠契姊，我豈非渠契哥歟？周二娘在旁吃吃笑曰：「然也！」不知何意？然如烟對我，確若有情。

飯前，周二娘曳我至寢室，問我想不想錢？我謂當然想。渠遂啓手袋取二百元出，以授我曰：「此以予汝。」我愕然問何故？二娘嗔曰：「既予汝，便取去休！何必多問？」我曰：「無功不受祿。」二娘曰：「汝總之有功。」我問何功？二娘就我耳際曰：「眞貪氣者！此係梁姑娘處所分得來者也！」我恍然悟，原來所謂「功」者，扯皮條之功也，思之大慚，欲璧於二娘，又恐忤之，罷了！

求其有錢使，亦不問來源矣。

飯後與二娘及白如烟往皇后看諜綃情鴛。坐二人之中，頗有南面王之感。如烟頻以手臂碰我，或則側倚其首於我肩，令人銷魂。

老妻今夕又外出打牌，無聊之極。與同居之裁縫阿堅閒談，想起天氣已熱，我身上尚穿舊薄絨，明日當往縫新衣換季。做經紀之人，光棍皮不能不講究也。

第×日

蛇仔李之件已成，今日與之在龍門飲茶，詳細密商，渠之買客已允出價二十七萬，蛇仔李已允之矣。黑銀竟達三萬元之鉅，此次誠有死矣。蛇仔李要我帶彼往見翁君，見過鬼怕黑，自從大胆陳之件，我已步步爲營。古語有云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萬一蛇仔李又『揑籮』，豈非自投羅網？所以決絕之，只允自己負責。

我得翁君一問，果然一斟便成，約定後日在律師樓簽契，同時收定，定金翁君謂最少五萬元。於是馬上找蛇仔李告之，約明早早茶作最後决定。

來回跑了一個上午，仍然毫不覺疲倦，大抵財路當前，精神煥發也。午後三時始獨往威士文午飯，飯後過摩囉鋪，市得衣料一幅，攜往周二娘處，擬贈渠作謝。不料此人無福消受，竟然全家外出。衣料只好帶回家中，奉於老妻，老妻歡天喜地矣。

今日遇六叔，渠問我有無暹羅牛油？後在興隆街遇張仔，問之，竟有。即帶同往六叔處，事遂成議，佣金僅分得四十餘元，此小數目，過幾天才去收了。

原擬訪翁君等打牌，渠等今晚有應酬，遂作罷論，歸家與老妻對酌。老妻得衣料，喜出望外，

曰：「衣料雖不難得，汝之心事難得也。」燈下看之，老妻確亦具相當風韻。想落自己亦太冷落，久已乎不買置衣料送渠矣。

晚飯時不見女傭阿三，問妻，妻謂渠已辭工矣！問何故？妻曰：「近來工人甚起市，開口即索工金四五十元。阿三在此僅二十元，當然發不熟。」原來工人亦要四五十元，難怪搵極錢都不够用矣。老妻曰：「近來工人每做一二月即辭，請人者又多，於是你請我請，遂炒貴工錢矣。」可惜經紀炒極都不貴耳！你不做，有人做，是所以世界難撈也。

想起過兩日可分佣金一萬五千元，眞有不知如何處置之感。我想第一先搬屋，以免老妻竟日與同居之人吵噪，與裁縫阿堅打牙骹，孟母三次遷居，眞有其來由。

第×日

早往龍泉飲茶，蓋約好蛇仔李也。蛇仔李謂買客嫌五萬元定金太多，一時未便。只允下定三萬元，蛇仔李要我向翁君說項。並謂：「如果汝怕難開口，可帶同往。」我却之，此眞不必勞煩矣。

午前訪得翁君，請減定銀，翁君不允，並曰：「昨日物業經紀廖家祠來問我，允照價出五萬元定洋，我以應承汝在前，先等汝覆盤耳！否則已出家祠攬妥矣。」聞言大急，亟謂無妨，五萬總可商量。翁君謂限我今晚以前覆盤作實。我急又往找蛇仔李，告以情形，蛇仔李笑曰：「汝又被翁君嚇壞矣！渠係賣主，當然如此故神其說耳！」我謂未必，力請蛇仔李追緊前途，蛇仔李曰：「昨已講盡，人家賣得起二三十萬之物業，亦大濶佬也，豈容成日嚕囌？不必矣！汝速往找老翁請渠減價可也。」彼此爭持，竟無結果，為之火急，我又不願帶蛇仔李往見翁君，然則此宗大生意竟作罷耶？我問蛇仔

李如何？渠笑曰：「何必急急？不成便罷。」我眞猜不出蛇仔李如何用意？

中午在建國見飛天南，問我是否介紹張仔往南北行？我告以昨日成交生意一宗。飛天南曰：「汝眞太過信張仔耳！此後，汝固不必再望找六叔做生意，甚或張仔攪出事，則汝亦負有介紹之責也。」聞之悚然。午茶已畢，即往六叔處，擬伺機告之，而張仔竟在，一見我即問有無見飛天南，問何事？張仔冷笑曰：「此人誠靠不住，汝須提防，昨日之生意，渠原想踢我盤，好在汝介紹六叔交易。渠近來做女人經紀，類似龜公，搵女人錢，發達矣！惜不馨香耳！我勸汝不宜多與渠等飲茶。」聽了如芒在背，結果未把飛天南說話告六叔。張仔又約我找孟山都糖精，謂我曾經手賣過。其實此貨由飛天南而來，不便告張仔也。

五時半俱樂部找得蛇仔李，問如何？蛇仔李仍持原意，曰：「三萬亦不算少矣！」無法，打一電話找翁君，不在，反而釋然。可以明日再談也。

白如烟今日未到建國，不知何故？

第×日　一早找得蛇仔李，偕往早茶，我再問渠有辦法請買家加定否，蓋定金多少，原無問題也。蛇仔李終不允。只命我請翁君減價。渠既堅持，我惟有讓步。昨晚思之已熟，此大生意斷難放過，即使被翁君罵幾句，亦不能就此放棄萬多元之收入也。

茶後先往同文街一行，過陳光彩門不入，蓋盧君之件，渠未必忘懷，暫時仍以不見爲佳。遇大胆陳，一見即告我，謂渠此次被區家學累死矣！定了花貨，且已賣出，非跳樓不可。聞之竊喜，此等人固應有此報也。

午前訪得翁君，靈機一觸，即當面陳述困難，謂前途現欵未便，因區家學之案牽累也。翁君曰：「既如此，則交定四萬如何？汝其速商，因廖家祠頭間便來也。」我即語即通知蛇仔李，蛇仔李笑曰：「我固謂然矣！渠恐嚇汝耳！任之，汝但堅持前途不允，事必成。」無可奈何，惟有又再往見翁君，請渠通融，因彼此皆股實人，而渠亦不在乎也。翁君意動，遂曰：「因汝之故，姑允之。明日在律師樓看契下定可也。」約定時間即出。復訪蛇仔李，拉往福祿壽飲茶，告以經過。蛇仔李笑曰：「如何，山人自有妙計，何必狼忙？吾早知如此也。」我問何故？蛇仔李曰：「錢在我處好過在汝處耳！而彼廖家祠者，前日方問我有無買客買此舖？汝思之，渠尙須走盤，幾時講得埋也！」我恍然，此亦撈世界之道，蛇仔李並爲我述物業經紀事，謂此等大生意，一定要有鎭靜工夫。而最主要者爲認識濶佬，非濶佬無屋賣，非濶佬不能買屋也。思之確然。

大事既成，心懷歡暢，下午在蛇仔李之俱樂部中與物業經紀鄒伯父等二人打牌，二毛四毛貨仔耳。據蛇仔李云：此等俱樂部組織甚佳，每人入會一次過一百元，以後每月五十元會費，即可長時在此吃飯消遣。消遣猶其餘事，主要爲在此交換行情，作業務連絡也。蛇仔李力勸我走物業經紀，並邀入會，我應以俟此宗生意完成之後。

第×日 昨晚在床上籌思如何運用行將收到之一萬五千元，中宵不寐，此時方知有錢佬之辛苦處也。

一早往龍泉與蛇仔李飲茶，既罷，蛇仔李遂往找買家，我則往找翁君，相偕至律師樓。小歇片時，蛇仔李果引得買主來，一中年胖子，衣夏威夷恤白蔴葛褲，請教姓名，知爲方若圓，觀其態度，皆類豪濶，少不免奉承一番，例如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」之類。

手續僅半小時已畢，方若即出三萬元支票一紙，交翁君作定。既罷，我仍偕翁君行，翁君邀往威士文早飯，並述賣屋理由，據謂欲投資開工廠云云。但細觀其言行，絕不類作實業之人，我但姑妄聽之而已。乘機問尚擬賣屋否？翁君謂遲一步再談。

十二時往訪蛇仔李，不遇，知必亦偕方若圓去矣。生意已成，一身皆輕，轉赴建國樓頭，詎竟不見周二娘等，一人獨坐，遇廣告經紀阿莫，又問有廣告路綫否？悶甚，與老莫同坐者爲一劉姓男子，其人業燕梳經紀，頻頻向我晋言買人壽燕梳，尤悶！渠不知我亦曾與渠同行，被人「濕糖入屎」，撚到一毫都冇也。

念周二娘甚，下午四時往其家訪之，不遇，據謂六時許即返，一人無聊，過永樂街舊友姚老七之礶頭行，擬買鷹奶兩礶，據謂已絕市，黑市則有交易云。相談之下，渠謂生意難做，外埠難去，來貨又多，壓死本錢也。

行出大馬路，忽遇白如烟，喜極，問何去？據謂往訪周二娘，因即邀之往安樂園飲咖啡。如烟身材窕窈，曲線玲瓏，甚得人愛，渠頻問我近來作麼生？問我有跳舞否？我告以不識，渠初不信，經我誠懇解說，並請渠作師父。渠笑問我備辦何禮拜師？言時媚目盈盈，甚若有情，誰能遣此？問明住址，筆之於簿。

同返周二娘處晚飯，飯後我即辭，二娘送我至門前，笑曰，「汝勿對白如烟生心，我不許也！」二娘垂垂老矣，在白如烟前爲尤甚。

歸至家，問妻何處有樓出頂？渠問是否有人找，我漫應之。實則我找也！老妻發夢當也夢不到，且不先說明。

第×日

今日與飛天南談起大胆陳因區家學之件率累事，飛天南笑曰：「汝甚篗耳上墻可也。大胆陳不去騙人，已屬好事，豈有被人騙者耶？渠無非以此增其聲架，或者渠欠人錢，藉此大肆宣傳，以爲賴債地步耳！」人心不古，可發一嘆，然商場中亦一大騙局耳，

午間與周二娘往金城飲茶，因渠等已移幟於此。林國然未見來，白如烟則在座。據如烟笑謂，林國然已伴梁姑娘買女人用品去矣。梁姑娘以玉環丰度，得老野歡，此眞情人眼裡出西施矣。飛天南問我有房出頂否？我問是否渠需要？飛天南聳肩而曰：「要在九龍塘有花園者，又豈我之身份所能居？」周二娘笑曰：「老細找耳！」如烟補充曰：「找與梁姑娘作金屋藏嬌。」周二娘謂此乃一宗好生意。囑我設法。

想起揾屋，我亦想揾，正擬今晚歸而商諸老妻。不料下午五時許與蛇仔李往大酒店飲茶，竟在大酒店入門之候客室見老妻，方與一中年男子欵欵深談，奇極。老妻見我，僅一點頭微笑，更奇，我擬趨前詰之，渠已不復當意，仍與男子深談如故。不便當堂發火，遂與蛇仔李飲茶，蛇仔李笑問曰：「個枝野甚入眼也，是爲何人？能介紹否？」爲之氣結，想告以眞相，又恐惹笑話，惟有支吾以應。眞一肚氣。

歸家後問老妻，原來渠方與人斟頂屋生意，據云近日頂屋經紀多集中在大酒店候客室中，往來斟盤，因大酒店來往人頻繁，又多係非富卽貴。易於接頭。揾人亦易。同時大酒店候客室任人坐立，不收費用也。我責他何以見了我亦不招呼？彷彿路人？老妻曰：「此爲汝着想耳！人家如知汝爲我夫，必覺得汝無本事，故須老婆出而幫手走經紀。汝之面子豈非無光？二來或以此作笑柄，反爲不美。汝謂然耶？」思之亦然，老妻更曰：「彼此各奔前程，各出社會，在外邊何必一定要親熱，寧道見了你

便要摷作一圝耶？」老妻之言亦甚是。因告以有人揾屋，老妻謂明日可答覆。

再過四五日，一變而爲萬餘元之富翁矣。思之喜不自勝。

第×日　今早與蛇仔李飲茶，遇一蔡姓之物業經紀，據云：渠知安南老細欲在港買屋，不知誰人有此盤口？我問何盤口，老蔡曰：「無人識老細也。」問蛇仔李識否？我方欲有言，蛇仔李已暗中用脚踢我示意。老蔡去後，蛇仔李告我曰：「此人甚大砲，汝不必告渠識老細，否則渠亦終必踢矣汝盤。」蛇仔李命我想法子查問老細是否有買物業意，此亦一大主顧也。我應之，蛇仔李又詳述老蔡來頭，謂老蔡不屬於渠之俱樂部，而係在一大館口者。彼之館口，僅納會底五十元，做成生意抽佣作經費。打牌亦抽水。我問何以蛇仔李不入此館口，渠謂可以自由云。不知何意？大抵容易揼籮也。須防之。

遇張仔，問我有美國味精否？我謂無之。張仔謂呂和洋行有貨，張仔知我熟該行中人，命我去取辦。我謂取辦不必熟人，張仔拍膊頭曰：「我寧不會取辦，不過有生意，大家分開做矣！」言下頗具「有心關照」之意。下午卽往呂和洋行找高佬蘇取辦，詎竟要交按櫃。我奇而問之，高佬蘇謂不論貨辦大小，一律要按櫃，取一打鉛筆都要。問須若干，乃竟爲味粉價之三倍，問有何理由？高佬蘇笑曰：「妨人炒貨去零沽也。」我一計數，所賺非多，索性連貨辦亦不取。如此洋行，絕無大方，生意大極亦有限矣。

出來一想，恍然張仔所謂有心關照者，實亦揾丁之詞，渠大抵知道取辦要按金，所以推我出錢耳！張仔此人眞衰不住。

在大酒店找得老妻，我亦作寫行家身份，問有無盤口，老妻低聲曰：「有一家在太子道，有花園，三層洋樓，頂手八千元。此係實價，汝我皆未有份也。最少要一萬。不能看屋，總之妥當。」受命出，即往周二娘家，具告之，在二娘家晚膳。飯後二娘諸多作態，大抵近來無人安慰也。怕其太嚕囌，提議看戲。二娘不允，建議聽女伶，結果兩處不去，九時即歸。

在電車路遇孫君，挾一妖冶女郎，謂赴百樂門跳舞，問我何以多日不見，約以明日訪之。

第×日

多日不上同文街，今早飲茶後往陳光彩處小坐，陳光彩無精打彩，店中人亦奄奄無生氣。光彩對我之怒色已霽，但愁眉苦臉，頻謂區家累人不淺。問店伴，知近日全無生意，據謂此役蝕本數萬，現尚未了云。

過飛天南，同往金城飲茶，渠問我屋已有頭緒否？我照老妻吩咐，開價一萬，飛天南謂我食水太深。我立即否認，曰：「我尚未有好處在內，如何加價法，任你等便了。」飛天南將信將疑，後來轉告周二娘，二娘笑曰：「渠甚少開價者。」飛天南始釋疑。無何，林國然與梁姑娘同來，手挾包裹數事，梁姑娘趾高氣揚，頻述其買了什麼，買了什麼，目中無人。周二娘微笑曰：「萬勿唸完經忘了和尚可也。」梁姑娘急取一手錶出予二娘，笑曰：「此戔戔者用以孝敬契姊者也。」錶尚佳，約需二三百元，梁姑娘亦熟性哉。結果渠請飲茶。飛天南私謂我曰：「當然食梗佢也！」飛天南當將頂屋之盤告林國然，曰：「取價萬二千元。」我思疑一路加上去，老細非出至二萬元不可。

周二娘拉我行街，買了一件鵝勞夏威夷恤送我；並曰：「過兩日當叫梁姑娘送汝一套西裝。」二娘又告我，謂飛天南自介紹梁姑娘與老細後，已搵得一二千元，我問如何搵法，二娘笑曰：「辦法甚

多，汝須常見面始有綽頭也。」

五時往訪孫君，孫君一見即曰：「汝來得正好，老翁找汝。」聞之而驚，疑係屋事發生波瀾。打電話一問：原來打麻雀耳！即約定到仁人四樓，股份經紀之劉君亦在座，翁君未入座即曰：「今晚拉哥請客。」我大驚，不敢反辯，老孫問何故？翁君笑曰：「總之渠應份請客便是，渠做了一筆生意也。」我肚裡明白係指買屋事，在如此情形之下，無法推辭，忍痛諾之。

麻雀不靈，輸了百二十元，晚飯一度，亦百三十元，合共二百五十。慘極！不過想起在翁君身上搵得幾萬，使數百在渠身上亦甚應該也。算了！

老妻謂家用已罄，告以遲三四日，又追問屋事如何？告以進行中。夜雨淋漓，涼風透戶，燈下覩老妻，甚可愛也。

第Ｘ日 今天忽患重感冒，早醒來即發熱，頭沉頁不能興，疑係昨晚上床後受涼所致。骨痛腰酸，先服阿司匹靈，後飲源吉林。竟日無外出。 （午・枕上）

老妻七時返，謂有生意將成盤，匆匆即易衣出，赴人家約晚飯云。予我阿士北羅一盒。晉粥一碗，無胃口。 （晚・八時後）

第Ｘ日 病仍不見起色，反覺占寒占熱，竟日臥床上，老妻竟日外出。渠謂有生意，不能禁也。前日新來女傭阿七呆笨甚，室中寂寞如死。 （枕上・不知時）

第×日　今早强起赴醫，因老妻疑係大前晚受凉，不易醫也。問醫如何？僉謂困熱，煎藥服之，不見有效。整日半醒半睡，寒熱不退。

老妻謂接成一宗生意，賺鞋金六百元。此係老妻歷次做經紀成盤之第一次見告者。生活有着，安樂得多，第念蛇仔李處明日即到期交易，明日非出外不可。

第×日　病狀仍未見轉佳，再赴醫，問何故？醫笑曰：「積年累月而成病，豈能一朝霍然，起華陀於地下，亦無如此靈聖也。」思之亦然。診後擬找蛇仔李，竟不能舉步，如何去得？打電話找之，亦不在，悵然坐的士返。

歸後心急如焚，臥床不能起，大錢等我分，此人間苦事也。即草一字條囑妻往訪之，我但告妻謂有佣分，並未言明干若，以免嚕囌。老妻至今未回，不知如何？　（晚九時）

不出外多日，不審外邊世界如何？周二娘如何？白如烟如何？頂屋事有頭緒否？我不外出，即有頭緒亦無人接頭矣！

老妻仍未返。已十一時半矣。　（枕上）

第×日　昨晚老妻返時，已沉沉入夢，今早問之，老妻竟謂已忘其事，因渠昨日甚忙，幾處接頭也！爲之氣死！我曰：「我有佣分者也！汝竟忘之！」老妻泰然曰：「汝分佣矣！分佣則事已成，遲日分早日分有何分別？我之生意固未成者，務須爭取時間，寧不比汝之收佣更重要耶？」言

之自然成理，但我恐如此大注財，爲蛇仔李吞沒耳！我要强起出外，老妻禁不許，只許赴醫生處，因我昨宵寒熱交作，夢囈頻頻云。

我主張換看西醫，老妻又反對，謂此中醫生殊得住，幾經辯論，始允我所請。驅車赴西醫所，此醫原係日前爲我醫淋疾者，熟人也。至門前，老妻曰：「此醫不能醫汝病，此性病醫生耳！」我謂人言此醫好，老妻堅不允，不肯下車，另赴別處，則爲渠友人介紹者也。醫務所佈置華麗，在大廈之四樓，候醫者甚衆。等了大半句鐘，始得見醫生，其人年約三十許，衣服光鮮，戴眼鏡，加口罩，一若我係發瘋者也。聽脈後，又命我躺床中，敲按脊骨，若甚仔細者，既蕆事，即開方交看護往取藥，老妻問是何症？醫生鎖眉曰：「尚未能斷定。汝服藥後，明日再來。」看護持藥至，又藥水又藥丸，囑分食。問醫藥費干若？醫囑往收費處交欵。出至收費處一問，原來竟須二十七元。問何以如此昂貴？收費之女子冷然曰：「藥費也。」冇得駁。我甚肉刺，歸家途中怨妻太化費，妻曰：「此名醫也！當然貴些。但能醫好，何必論代價？」我謂許多醫生就因老妻此種心理，大發橫財。老妻大罵我侮蔑人，謂我不是醫生，安知西醫價格？後來返家後解開藥丸一看，原來是二厘頭藍印見連丸，通街有賣者也。取而示老妻，老妻啞然無語。見連丸十二粒，藥水一瓶，竟索人二十七元耶？可謂殺螆矣！

老妻飯後外出，我再命渠往訪蛇仔李，渠於六時許即返，謂找蛇仔李不到，字條已留下去云。爲之悵悵，明日務須訪得此人。

今日精神較佳，料確係瘧疾未定，前數日睡得太多，今日不思睡。斷續寫此日記，亦不覺苦也。

（晚十二時枕上）

第×日

一早命老妻往購藍印見連丸返，服後小息，精神甚佳，强起欲出，詎疲困不能舉步，老妻禁我出外。我囑渠往找蛇仔李。市小報一束細讀。

（午十二時後）

爲叩門聲驚醒，來者原來係飛天南，病中得友來訪，喜悅之情，不可言喻。問日來事如何？飛天南謂頂屋之事已有眉目，老細肯出一萬六千元矣！我奇曰：「我等僅索萬二千元耳！」飛天南曰：「梁姑娘要四千，林國然要二千，共需價一萬八千元。」我唊曰：「做經紀如能兩頭直接，生意易成得多矣！」飛天南笑曰：「如果個個皆直接，重駛要經紀乎？你共我都冇得撈矣！」聞之失笑，問周二娘如何？飛天南卽出南棗合桃糖一盒予我曰：「此乃周二娘心事，命我送來者，渠恐尊夫人懷疑，故不敢親來問候矣。」我大爲感激，周二娘待我，可謂無微不至。飛天南又問我，謂白如烟已得老細靑睞，此數日皆宿在宮中，前程似錦，梁姑娘恐失地盤，甚表不安云。我曰：「白如烟原本勝於梁姑娘，我奇怪老細何以久久不取如烟，反脊梁姑娘，豈老細喜食肥豬肉乎？」飛天南就我耳畔笑曰：「汝且有所不知，以前老細何嘗見過如烟？林國然不肯帶如烟去見老細也。」我問何故？飛天南笑曰：「汝眞唔化者！老林中意如烟，意欲留回己用，故不肯放出也。」我曰：「既然老林留用不發，何以現在又肯作介？」飛天南笑曰：「我早謂汝唔化！韭公仔要韭出腸乎？現在當然先爲老林過刀，飲了頭啖湯，便肯放出矣。」聞此消息，我突感不安。彼老林可謂下作矣！念如烟待我好，竟爲此人捷足先登，一朶鮮花竟然插在牛糞裡，如烟固不幸，我亦大不幸也！

談際，老妻適自外返，介見飛天南，老妻問南棗合桃糖爲何人所送？飛天南卽慨然自承，可謂醒目。我卽當面與飛天南講明，九龍塘之屋係內人經手，命渠二人直接接頭。渠等約明日飲茶斟價。

飛天南去後，我問巳找得蛇仔李否？老妻搖頭曰：「三訪皆不遇，巳留字囑彼來此找汝矣。」蛇仔李此人眞蛇王！

食南棗合桃糖而甘之，非糖難得，周二娘的心事難得也。

（一時．倚枕）

第×日 早未起床，蛇仔李卽叩門來，老妻匆匆起迎之入，蛇仔李問我病狀如何？約畧告之，我問渠見我之字條否？渠謂不見也。渠曰：「我昨日巳想找汝，該買屋之件，頗有變之中兆。」我大驚問故，蛇仔李曰：「近日有一個上海佬，藉中人之介，獲識翁君，其目的想買大馬路之舖。因此上海佬爲黃浦江頭之大亨，美鈔本位者。渠奉上海某某大王之命，來港設銀行，一時無法找得地址，聞翁君有出售該舖消息，卽千方百計獲識之，現擬用銀彈政策，實行踢盤，寧可賠定，兩三倍亦無所謂。現巳與翁君接頭中。此事非汝出馬不可。否則爲上海佬搶去，則我等豈非白做乎？」聞聽之下，冷汗淋漓，問何以知之。蛇仔李曰：「我初時亦不知，昨早遇廖家祠於第一樓，渠嘲諷我何必急急，又謂唔係我財，不入我袋。冷言冷語，我探問渠內幕，渠亦諱莫如深，但謂我宜好自爲之等語。我疑心頓起，後來幾經設法調查，始悉其事，汝宜速訪老翁，設法挽回大局。」我曰：「非巳定期前日交易乎？」蛇仔李曰：「前日找翁君，渠竟謂先期去了廣州，囑律師通知延期交易。觀其態度，其中必有鬼馬。」我問上海佬出價若干？蛇仔李曰：「四十二萬。」我爲之咋舌。蛇仔李曰：「事不宜遲，汝應找翁君解決也。」我急極，旣抱病，數日未飯，舉步不能，如何去找人？商量一過，託蛇仔李去辦。蛇仔李曰：「我冒昧往訪翁君，本未嘗不可。惟一來避嫌，二來渠對我不及對汝之感情也。」我曰：「翁君旣去了廣州，如何找到？」蛇仔李曰：「此乃託詞耳！汝不去找渠從速交易，

此宗生意必功敗垂成。」

此眞橫禍飛來，非扶病往訪不可。蛇仔李去，謂明早來聽消息。我卽命老妻先打一電話到翁君店中，不在，深悔當時未取得渠家中電話，無奈，至十時許，再叫老妻打電話，亦不在。老妻問我何以如此緊張？只得約畧告之。如是一連打五六個電話，皆謂未來。老妻大發火曰：「樓下米舖之坐櫃肥佬面色甚難看，我不再借電話矣！」無已，乞老妻出街時再打。如找得此人，卽返告我。此事眞大變化矣。

（三時）

整日等老妻消息，皆寂然。老妻於七時始返，入門卽曰：「聞得消息矣！翁先生去了廣州。」爲之廢然。明日，非御駕親征不可矣。

第×日

一病將近一週，奄奄一息，今早下床時脚軟氣喘，攬鏡一照，頗有病骨支離之感。扶病出街，無非因銀紙作怪耳。

出卽往找翁君，據其店中人謂去了廣州，我恐又係託詞之烟幕，遂再往海防庄找得孫君，聞係整理其省中業務云。孫君之言當可信，若是，則蛇仔李所聞者，或係悞傳，翁君之延期交易，確有由來也。

多日不出街，頗有耳目一新之感，往同文街訪飛天南，不遇，到俱樂部訪蛇仔李又不遇。心念周二娘不已，惟偕老妻共出，不敢趨訪。將午，老妻謂已約人往午茶，囑我自己坐的士返，我唯唯應之。俟老妻行後，卽喚手車往周二娘處，又不在，廢然而返。

今日精神甚佳，晉牛肉飯一盅。（午後）

小睡後蛇仔李來訪，我告以翁君確往廣州，可不必多慮，蛇仔李曰：「彼上海佬確有其人，姓仇者。渠確托人往見翁君斟盤，翁君謂加以考慮。如翁君返時，千萬要咬實交易，否則不堪設想矣。」我姑應之。

傍晚，老妻返時，竟與飛天南同歸，原來彼二人在大酒店飲茶也。我問屋事如何？飛天南曰：「我就因此事所以找尊嫂，此事已成八九，因梁姑娘心急也。」我問何以心急？飛天南笑曰：「白如烟入宮蒙幸之後，甚得老細賞識，梁姑娘恐一旦地盤爲白如烟奪去，故急謀未雨綢繆之計！先行斫番幾件，以爲代價也。故急謀佔一屋，以後可以利用焉。」老妻曰：「已約定明日與梁姑娘往看屋矣！事成與否？盡在明日。」飛天南笑曰：「尊嫂做生意，比你本事得多也。」我爲之氣結。老妻則得意而笑。

留飛天南在家晚飯，飛天南伺老妻不在身邊，予我一紙，藏至晚上啓視，則周二娘來書也。書曰：「你來找我我不在，對不住，明早我候你。」書法雖若塗鴉，但二娘對我之心，殊可感也。

得上海周壽君來一信，問香港商場行情，謂擬來港營商云。明日當函復。

第×日 今早藉口看醫生，應約赴周二娘處，周二娘細心體貼，問我病狀如何？並謂十分掛心，想來看我又不敢云。二娘人雖老，對我則心細如塵，得一知己可以無憾，何況紅顏知己耶？周二娘已爲我備牛肉粥，食而甘之。

二娘告我白如烟事，謂甚得老細歡心，前途似錦也。周二娘又提起梁姑娘，謂此人無本心，現在已經發達，乃竟過橋抽板，不再以媒人爲念，言下頗有忿忿之色。我問如烟如何？渠謂如烟心地良

厚，與梁姑娘不同，頗可惜當時白如烟唔化，不肯求林國然介紹，否則不致為梁姑娘撈頭啖湯云。我曰：「此老林亦太下作。」二娘哂曰：「過關抽稅，理所當然，唔拜門官，又如何入得室也。」我終不甚同意。

打電話找老孫，老孫曰：「翁君昨晚已返滬矣。」聞語即乘車往訪，不遇，找蛇仔李往午茶，蛇仔李頻叫我食點心，大抵知我戒口，故意充濶佬耳。蛇仔李叫我速往找翁君，若後即往其店中，等足一點半鐘，始唔面，渠返店時與數友同返，坐不暖席，匆匆又外出，但告我曰：「汝稍候我，頃間便回。」祇好再等，等至下午五時，翁君仍未返，悶甚！無何，翁君來電話告我曰：「因有友人自上海來，須作導遊，汝明日午前來，當與汝暢談。」云云。為之嗒然若喪，嗚呼，侍候濶少之難也。

老妻八時始返，據謂九龍塘之屋已看成，梁姑娘甚合意，約定明日交易矣。生意又成一筆，近來料必已轉運。

精神仍未如常人，面色尤黄白，氣咻咻然，惟想起周壽君之函，仍力疾伏案執筆復之。近來香港商場之經紀，大多走上海佬盤口，以其銀紙多生意大也。做經紀而無三兩個上海佬在自己手上，輸蝕至大。我非在此下工夫不可，周壽君為廣東人，但久居上海，聞近年來甚得意，如拉得此人來港，則我雖未必做得買手，但長行經紀一份，幾難走得甩矣。函中詳述香港商場中上海帮活躍情狀，勸其來港，大展鴻圖，遲則蘇州過後云。寫此函甚用心，費去三句餘鐘也。

第×日

午前找得翁君，偕往ABC飲茶。我先問省城之遊樂否？翁君謂有友擬設一運輸報關行，邀渠合作經營云。我笑曰：「如果有成，能帶挈細佬否？」翁君笑曰：「食佣不深，當請

汝做經紀也。」翁君眞抵死者。我問屋事如何？翁君曰：「我因赴廣州所以延期交易。」我還問曰：「聞有人想出高價踢盤，然否？」翁君曰：「實不瞞汝，確有其事。」我問渠意如何？翁君曰：「我爲維持口齒，當然仍照原議，請買主從速交易，因我需欵調動也！」心上石頭，得此一語，爲之釋然。

別過翁君，即往訪蛇仔李，告以實情，曰：「我面子夠照乎？」蛇仔李無言而退，我促其急與前途商定交易日期，越快越好。蛇仔李約定下午即回復。

訪飛天南不遇，一個人在大公司食午飯，忽遇盧君，一見我面即氣忿忿曰：「汝做得好事，竟然食我一千元耶？」我僞作不解，盧君曰：「陳光彩之黃斜布，汝實從中呑了一千元也！汝可謂對得我住。」我大吃一驚，極力否認，問渠有何證據，盧君謂當然有證據，叫我問良心，盧君聲勢洶洶，幾乎想搵交打，我好言解釋一番，曰：「如我有此事，倘敢見汝乎？」盧君仍不信，我發誓曰：「如有此事，男盜女娼！」嘗時心中頻念阿彌陀佛，聲明此係誓假願。盧君至是始疑信參半，然饗以什扒一碟，啤酒一瓶。

我問盧君近來有何好作？渠謂近日有罐頭一批，問我有人要否？並取貨品單一紙示我，皆英文也。略看一過，只識一半左右，問明貨價，據謂要一帮出手，共需價銀十一二萬元，爲之咋舌。姑應之，盧君予我貨單一紙，力拍我膊頭曰：「兄弟，此次望汝再做一回好戲，以補上次之過失！」我但唯唯，膊頭至今仍痛。

老妻深夜未回，不知九龍之屋已交易否？此兩單生意有成，當思遷居矣！頭房之金師奶夫婦今晚打架，原因係金先生衣領上有胭脂之故，金師奶力證其曾與女人依挹云。執筆之際，尤聞金師奶哭聲

甚哀。

蛇仔李下午終未回復，不知何故。

第×日

一早起床，即問老妻九龍城之屋如何？據謂已收定矣。定期今日交齊全部頂手費云。

出門即找蛇仔李，遇之於第一樓，蛇仔李謂前途已答允交易，定期明早十一時在律師樓見面。飲茶後即訪翁君，告以時間，翁君曰：「此次我是阿蘭賣豬矣！一千不賣賣八百，如非汝經手，我一定退定。」翁君可謂賞面矣。

午間與飛天南飲茶，梁姑娘先來，白如烟後至。梁姑娘笑曰：「昨日我與尊夫人飲下午茶。尊夫人識人眞多，香港大酒店中之茶客，幾乎全部認識，我見尊夫人飲茶亦飲了七八檯之多，眞係交際大家也。」梁姑娘不知是攞景還是贈慶？白如烟視我爲微笑，尤使我難堪。

與飛天南談起鑪頭事，問有無辦法？飛天南謂有老友開辦館，我即予以貨單，託彼進行。我昨晚曾想此事一過，覺得自己確對盧君不住，良心自問，猶有憾焉。因亦想做成一單，使盧君得些好處，贖我前愆也。

飛天南又告我，謂頂屋事已于昨日交定，今日可交易矣。我到時在場否？我怕與老妻見面而尤怕其交際大家態度，辭之。

飲完茶，梁姑娘請飛天南等往看電影，白如烟謂有事不去，我亦不去。相將分手後，我故意隨如烟行，伴如烟往公司買衣料，如烟手段甚爲濶綽，料必斬得一大舊也。如烟送我領帶一條，顏色鮮艶，可惜我之西裝已舊，明後日決先做光棍皮。

與如烟到新世界飲冰，我笑渠新承恩澤，當甚得意，如烟鎖眉苦笑曰：「勿言此！」旋又嘆曰：「我寧可得一有情郎，捱粥亦願捱也。」言時，眼波盈盈，使人不敢平視。如烟又曰：「可惜我待人好，人家亦不知！」我不敢多言，匆匆找數分手。如烟約我明日往周二娘家午飯。

返家候老妻回，詎至九時許始返，飲得面紅紅，我問渠九龍塘屋事如何？渠嗔笑曰：「關汝甚事？何必多問！」言巳，和衣上床，竟然呼呼睡去，潛啓其手袋覗之，銀紙累累，必巳交易，欲取數百，又恐蹈覆轍，作罷，明日始作正式交涉。

第X日

心中有事，一早即醒，老妻猶好夢方酣，梳洗既畢，推之起，不應，我謂請渠往飲早茶。老妻朦朧答曰：「請食魚翅亦不去也。勿擾我。」我念九龍塘屋交易事，欵必巳爲老妻收得，如不及時過磅，在老妻手上，恐不能過今晚也。因問曰：「九龍塘屋之佣是否在汝手袋？祈予我。」老妻曰：「勿啓我手袋！汝發錢寒乎？此屋尚有枝節，未交易也。」言時張目而視。我疑信參半，無可如何，欲與理論，又恐悞今天大事，算了，今晚回來始與之算賬。

往候翁君至十時始見面，同往威士文飲早茶，我慨然付賬，翁君笑曰：「請早茶便作了乎？非請晚飯不可！汝在我之屋上撈了若干？」我笑曰：「看似大好數目，實則分到嫻也。」不料此語竟然成讖！蛇仔李眞對得我住哉！

十一時許在律師樓交大價，翁君親手收妥，即撥出三萬元佣予我等。蛇仔李接過，即相偕出外瓜分，在金城開小房一個，方坐下，蛇仔李即往打電話，歸，語我曰：「分數矣！我處尚有三個中「。人我一聽大驚，曰：「此數我不承認，何以汝事先不說明？」蛇仔李作愕然色曰：「我非已講明

中人佣分五份乎？」我大訝，因我與蛇仔李講來講去，皆係分兩份者！查實蛇仔李乃反口耳！我當然不肯，據理理論。蛇仔李曰：「我已打電話叫渠等來，汝且看過其人，便知非僞。汝須知，焉有兩個人分三萬元者？人家買客方面無中人乎？」我曰：「汝卽是矣！」蛇仔李笑曰：「汝眞唔化，若買家方面無人從旁幫手，如此大生意焉能速成也。此數非我吞汝者，若然則我對汝不住。汝頃間便可眼見有人來收矣！此街外錢耳！」我爲之氣結。

無何，果有三人陸續來，日前代表買主落定之肥佬方亦其中之一，既至，皆欣然色喜。蛇仔李不理三七二十一，實行分數，五六中三，我實分得六千元。蛇仔李作甚義氣之狀曰：「此筆生意，拉哥厥功至偉，我等每人五千五，渠佔八千如何？」諸人皆首肯。於是我得八千。雖平空少了五千，但仍好過六千也。

識朋友之難，有如此者！歸而思之，蛇仔李必係串同分數無疑。

第×日

昨晚老妻竟夕不歸，不知往何處去？渠手袋有銀紙，卽不見了人，此種老脾氣不知何時能改？我就心經手頂九龍塘之屋所得之數，行見所餘有限矣。錢猶事小，我最覺不平者，乃老妻隨時外宿之事。老妻外宿則可，若我外宿則老妻大發雌威，此乃最不公平之事矣。想到老妻當常外宿，此事最不妥當，渠歸時當語誡之。

昨日收得八千元，心雖不滿，惟憑空飛來近萬金，亦甚大作致矣。昨晚決意濃睡一宵，今日睡至十時始起床。精神飽滿，以備再接再厲。財來自有方，觀此而益信。　（十一時）

午前出，獨往占美餐室晉豐富午餐，慰勞自己，既有入息，不應太薄待自己也。餐後始往同文街

訪飛天南不遇，往金城，果晤之。周二娘等亦在座，白如烟怨我前日失約，我始恍然憶起曾約彼同往二娘家午飯也。我伺周二娘不注意時，約如烟今晚共飯，如烟低聲曰；「今晚不暇，明晚如何？」我亟應之，乃約定明晚七時在大酒店地下會面。周二娘發覺我二人吟吟沉沉，問何事？我笑曰：「斟生意也。」二娘亦不問。

我問飛天南，九龍塘之屋已交易否？飛天南謂前日已妥當。並曰：「汝之佣已交嫂夫人，汝乃不知乎？」我始悔失言，無詞以對。飛天南笑曰：「是必爲尊夫人所凍結矣！」我急亂以他語，問蘿頭有人要否？飛天南恍然曰：「然，我幾忘告汝，已有人合銷，謂欲看辦。」我告以此等舊蘿頭乃無貨辦者。飛天南曰：「前途需看貨辦，謂常有不妥者也。同時，問能要一部份否？因整幫太多也。」我答以與前途商量。

飯後，赴銀行開一活期存欵簿，存欵七千元，餘一千在袋，傍身也。

有錢在身，反覺一無是處，提早返家，購得威士忌一瓶，太爺鷄一隻。返家見老妻，詰以昨宵何去？謂與陳姑娘打通宵牌，我勸之勿爾。老妻哂之，問九龍塘屋之佣金如何？老妻曰：「此乃我之錢耳！汝何由干涉？屋乃由我經手來者。」我曰：「我總有一份也。」老妻曰：「汝不病，尚有一份，汝既病，一切工作皆由我負起，汝一無出力，竟欲坐地分肥耶？」聞之氣結，幾欲罵之，嗣念我袋中有錢，算了。因曰：「我近來無生意，家用汝負之可也。」

第Ｘ日

早起，潛啓老妻手袋，昨日果累累之銀紙果然不翼而飛。知又必輸麻雀矣，爲之嘆息者再，數百元竟如此花費乎？

赴大公司找得盧君，問罐頭事，盧君謂無貨辦看，買一部則尚可商量，因有一二人亦想買一部份，合起來則幾可以出清矣。渠問我要何種類，我答以午茶再談。

在電車路過蛇仔李，曳我至陸羽品茗，時已十一時正。蛇仔李問我仍有物業盤口否？我笑曰：「心血太多而分數太少，無甚意味。」蛇仔李知我諷渠，大加解釋，並頻呼點心不已。

在金城面飛天南，白如烟等皆未來，連周二娘亦不見，原來老細請食晏也。與飛天南商罐頭事，飛天南曰：「我有一辦法，未知汝能行之否？」我問何計？飛天南曰：「此帮罐頭，來價極便宜，我紮人家雙倍價，亦有人要貨。故我擬與汝合作，自己拈資本先買過來，然後放手，以免汝之老友與買客見面。因此乃特殊之貨，食價太深，必有人知，到時買客或者反口，如我等先行收渠定金，則渠不能反口，而我等聽若干亦冇人知矣。不必做多，一人五七千元，馬上有一本一利，汝意云何？」此計果甚佳，商量一過，決定每人做四千，因太多則冒險矣。凡事穩陣過底，較爲上算也。於是將貨單中之暢銷者剔出，決定定購此數種。我問飛天南曰：「汝之客要辦，如何辦理？」飛天南曰：「豈不能在市上買一罐予之乎？反正皆係此等貨式耳！」飛天南之計亦良善，決依此進行。

下午茶時在大酒店找得盧君，交出貨單中所需品類。盧君有難色，謂人人皆想要此幾種，恐不能分配也。我曰：「此次我極盡力，以示我對汝之忠誠，佣金一層、我可以不要。」盧君聞語遂曰：「容我與前途商量，當盡量予汝。」

茶後已六時許，在大馬路兜一轉，即重至大酒店候白如烟，詎如烟竟不來，焦灼無旣。由七時候至九時，毫無蹤影，知必不果來矣！白如烟其有事乎？抑故意戲弄我也？豈爲老細留住？終不得其

故。

在麥氏餐室獨酌，黑啤酒兩瓶，索然寡歡，及今執筆，猶覺惘然。

第×日

昨晚睡在牀中，覺心跳甚劇，此係以往所無者，大異，由心跳而想到自己或患神經衰弱，由神經衰弱而想到自己或患肺病，覺得運氣稍轉，即害起病來，豈眞是無福消受耶？決意今晨起牀後，即往看醫生，檢査體格，就算無病，亦應打幾根補身針，庶龍馬精神，乘勝追擊也。老妻以我翻來覆去。竟生誤會，强我盡丈夫應盡之責，我以心跳告之，老妻曰：「此虛火而已，我有下火之術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必令汝虛火盡去也。」勉從之，此時心境，有如待宰之家，十分鐘後，虛火盡去，心跳益劇。

十時起牀，即往見醫生，醫生，港中數一數二者也，竊思自己前途似錦，不就診名醫，萬一有差池，將來死不瞑目。醫生爲我檢驗各部，下斷語曰：「汝體格甚健，似無病徵，祇汝之性病，已入纒綿狀態，非速理不可耳。」余亟問其心跳之由，醫生亦莫名其妙，余必强醫生爲余打補身針，並力言近來景況稍順，正調理身體之候，醫生微笑，爲余打針一支，索診費一百二十元，余乃出牛仔一張，命看護找續，是時神態十足，百萬富翁，亦如此而已。

看醫生竟，到洋服店，擬做西裝一兩套，夥計先看余身上之洋服，然後以美國班必治及白斜逍，余知其存心侮辱，欲掉頭還去，老闆見狀，急曳我曰：「敝店有新到之英國薄絨，以先生之身份，薄絨方合襯也。」余微點頭，夥計即以薄絨至，每套索價均在四百元間，余要求減價，老闆允打九五折，度身選樣，費去一小時，老闆問余地址，並向余索定金，余乃出支票簿，寫支票五百元予之，忽又持

牛仔一張在手，謂老板曰：「如汝嫌提欵麻煩，即取去現金亦無不可。」老闆力言不必要現欵，以示大方，其實彼此做順水人情，衣尚未裁，欵已先提，老闆方面，斷不怕空頭支票也。

下午找飛天南不遇，找周二娘不遇，找白如烟又不遇，悵悵歸家，無形中放了一天的假。

歸家，老妻以鹿茸鷄湯進，謂用以補身，大熱天時，進此補品，眞要命也。比夜，補品似不生效，但覺口渴而已。

第×日　今晨起來，老妻忽問我曰：「汝乃與飛天南合股做鑪頭生意耶？」余問其何由知之，老妻曰：「此飛天南告我也，吾與其斟九龍塘之屋，吾見其人誠實可靠，且事事將就我，故問其與汝合股做生意，心中暗喜耳。」余忽憶前在大酒店，飛天南見老妻，曾謂這枝野甚靚，不久彼就與老妻結識，今者老妻竟在我面前力譽飛天南，余對男女關係，雖一切視同行雲流水，然對此不能不如芒在背，且事態之來，有竟出人意表者，老妻忽從手袋中出千金，告我曰：「余知汝做生意，資本必短少，此乃我之私己，作爲我附股，汝至緊好好的做，不要對人唔住也。」我曰：「汝信任飛天南，竟至於此耶？」老妻不悅，曰：「所謂盧君，乃由汝介紹而來，我信任汝，非信任飛天南也。」此語甚見得體，余無法難之，懷千金欲出門去，老妻曰：「汝之股本究從何來？我見汝搵三數百金尙如此艱難，乃竟口輕輕做股份四千元耶？我付汝千金，其餘三千元將何所出？」我曰：「山人自有妙計。」老妻曰：「山人既有妙計，何不按月將家用付我也？」余見其咄咄逼人，乃氣之曰：「其餘三千金，則周二娘假我耳。」老妻聞語，態似不安，但亦極鎭定，笑曰：「汝以爲如此就足以氣倒老娘耶？假如周二娘果以錢予汝，我想，再過幾個月，你的錢就蛇路鼠路的花光，爾時你在街上，見

到周二娘，亦要還路行也。余何懼耶？」余聳肩出室，下樓就遇飛天南，飛天南曰：「余請汝兩口子齊茶去也。」飛天南入室，老妻見之，竟呼南哥，而飛天南亦呼我曰拉哥，稱兄道弟，恍如老襟，牙烟已極！

老妻裝身，飛天南到鄰室打電話，我抽空寫日記。（上午十一時記）

午，飲茶於建國，飛天南請我們看楊貴妃，下午茶於牛奶公司，晚飯直落，均由飛天南付賬，余見其無故獻殷勤，心甚憚之，直至晚飯完畢，將近歸家時，飛天南始拉我在一旁，嘻告我曰：「拉哥，罐頭生意，我們已決定合股，每人四千，但我一時手頭不便，僅能付出一千，其餘三千，由老兄週轉三兩日何如？」余雖明白其獻殷勤之故，但頗覺其不情，乃答之曰：「容我考慮考慮，明日答覆。」言時有政客風度。

老妻被酒，姿致甚佳，第力不從心，隔靴搔癢而已。

第×日 今早還沒有起床，老妻早被人叫赴鄰居聽電話，回來問她何事，，她說是飛天南打來的，我聽到，心中就萬二分不舒服，有事不向先生進言，而先我太太，這對禮節上早已十分說不過去。我問其何事，老妻和顏悅色的對我說：「南哥告訴我，他本來約定我今天去找盧君，定下那批罐頭，可是他今天有要緊的事，無法抽身，所以祇得改期明日。他又說，罐頭上手之後，出貨大有把握，所以你昨天答應代籌的三千塊錢，千萬要明天準備好，他又叫我時時向你提起等語。」我聽到，眞是無名火起，第一，昨天晚上我還沒有答應他代墊三千元，這顯然是死貓，第二，他今天不肯見我，顯然連他自己的一千塊錢還沒有庭到，而向我妻面前弄玄虛，我一氣之下，就把飛天南昨天的

經過，向老妻說個淸楚，不料老妻依然不信，說我這三千元，未必是替飛天南代籌，而是欠飛天南的，所以飛天南向我追債，老妻並對我教訓一頓，說男人大丈夫出來撈，最緊要顧口齒，又說假如我眞的籌不出，寧可由她向姊妹借首飾來典當等語，聽來老妻已不是我的人，而是飛天南的人了。我盛怒之下，就把支票簿和存款簿擲在床上，老妻看到我七千元的存款，笑逐顏開，我乘勝追擊，曰：「出來做經紀，非隨時有幾千元在身邊，安能企得住乎？」老妻爲表示崇拜英雄起見，竟投入我之懷中，結婚十六年，此爲第一次之旖旎風光也。

過鄰室打電話往盧君，說改期明天落定，盧君一口就答應，我的面子眞不錯。下午在家中食紅豆沙，有人叫賣新生晚報，買了回來，一打開就看到廣州禁貨物轉口消息，看來香港商場，眞是瓜得，但幸美國海員罷工，美國貨可能看漲，未始不是一線生機。

老妻斤斤問我寫歡喜佛的秋生是誰，我本一無所知，但不識三幾個報紙佬，不能算是一流經紀，我告訴她，秋生來頭不小，他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，前淸孝廉，老妻說：「有機會我也想認識他。」爲之氣結。

老妻出其私己，叫阿七劏雞，又叫買淮山杞子，又叫買大蝦，架步齊全，今晚恐大限難逃矣。

第X日

昨天晚上，老妻喝了一點威士忌，就爛醉如泥，我雖獲葆元氣，可是她嘔吐狼藉，服侍醉人，眞是苦事！她睡後夢囈頻發，兩番六百三十二，三番一千二百六十四，不斷的叫，更出奇的，就是不斷的叫趙仔。南哥之外，又來趙仔，寒心已極！

管不了許多，吃完早餐，就去找飛天南，一見面，告他盧君今天上午十一點鐘交易，如還便不留

盤。飛天南攢眉蹙額，說至快要待至下午三時，方能籌到一千元。我爲報復昨天一箭之仇，冷笑道：「一千元並不是錢，何必這樣狼狽！」飛天南不敢發怒，力言確有未便，余即在飛天南處打電話告盧君，謂決定下午四時落定，飛天南見我放寬一小時，力贊我通氣。

我告飛天南曰：「時候儘多，中午何不到金城午茶，和周二娘等打牙較。」飛天南謂要度橋，或不能來，我乃一人往金城，至則白如烟梁姑娘周二娘均在座，白梁兩人，不斷對周二娘笑口吟吟，又不斷看我，周二娘竟作羞人答答之狀，此爲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所未有之奇事，余如丈八金剛，摸不到頭腦，後來梁姑娘拉我在一傍，告我說：「昨天安南老細，在家中宴客，爛醉如泥，醉後性起，竟誤周二娘爲白如烟，拉她在沙發椅上依挹，致我與如烟，均獲飽眼福。」言畢又故意揚聲說契姊眞本事。周二娘起身撻之，白如烟冷嘲熱諷曰：「阿梁，我早叫你不要告訴拉哥，拉哥嬲你都唔知矣。」我的口才也是不錯，反駁道：「你何必冷嘲熱諷，你們三大小和和氣氣，才是家庭之福也。」周二娘力扭我股，我雪雪呼痛，女侍亞珍，見我周旋於三女之間，所向無阻，竟認我爲大有福氣焉。午茶卒之由我結數，我竟想開支票，結果卒用牛仔一張支付，周二娘看我之牛仔不稍瞬，我則力持鎮靜焉。

下午，偕飛天南往盧君處落定，飛天南搜遍全身，才交出八百六十五元，我隨袖出老妻之千元股本，並開六千一百三十五元之支票一紙予之，蓋總數爲八千元也。盧君慇懃送我出門，聲言明天下午，就可交貨，稍遲兩三天出貨亦可。

我是大股東，故收條由我收執，得到收條之後，便和飛天南算賬，謂此單生意，僅能算彼佔一千元股份，飛天南無異議，但面色不甚好看。

第X日

罐頭既已下定，故今日起來之第一件事，即爲如何將罐頭脫手，飛天南既自言有路數，不能不重託之。獲見飛天南，即着其從速脫手，詎此時飛天南竟攢眉蹙額，謂近日罐頭價格稍順，非將價割下不可，余驚問其故，飛天南曰：「汝不曾閱報乎？美國海員罷工潮，業告解決，以後罐頭將源源而至，故非坐價不易脫手也。」余默計每箱減價十元，我之獲利，已少去二千餘，頗有難色，乃允再加考慮，下午方才答覆。飛天南淡然曰：「慢慢唔遲也。」余見其態度如此，頗恨昨日操之過急，但亦無可如何，斷不能求之，求之，適令其愈吊起來賣耳。

告別飛天南，在大馬路遇到大班陳，大班陳對美貨行情，原甚熟悉者，我問其近來美貨是否順價，大班陳曰：「看何種美國貨耳，例如罐頭及美國化粧品，尚極俏市也。」余聞此語，始知飛天南信口開河，殆飛天南以我減少其股本，乃乘機坐價，希望經手買賣時，賺回一筆價錢而已。既揭其秘，乃以電話予之，謂頃有友人，出高價要我將罐頭售予之，乃「飛」入內地者，友人固特殊人物也。飛天南聞余語甚急，亟轉口曰；「余頃間謂坐價，乃看到報紙而憑空想像耳，實際仍未見過我之人客，必要見過人客後，才能作實。」後來又以懇求的口吻謂我曰：「我和你都是圈內，不止是圈內，而且同是股東，故放盤我應有優先權。」我反唇相稽曰：「我不是股東，我不能放盤乎？」飛天南曰：「大佬，還算是『帶歇』小弟，總之不虧負你便是。」我限其至遲明日便要交易，飛天南唯唯。

預計罐頭交易成功，我名下的溢利，至低限度有一萬五千元，加上原來之七千元，余已可自號爲二萬富翁，兩個星期的經營，而有此收入，確是運氣不弱。思至此，自覺心廣體胖，乃往訪周二娘，欲「與爾同銷萬古愁」也。至，則周二娘盛裝濃抹欲出，余問其何往，周二娘細告我曰：「余與安南老細，人約黃昏後也。梁姑娘白如烟均我之手下敗將矣。」余笑問周二娘何所恃，周二娘曰：「老娘

好工夫耳。」周二娘隨要我留在家中，我曰：「今晚請我食粥耶？」周二娘撻我，曰：「你勿誤會，白如烟將於五時來此，你務必纏之，勿使其往見安南老細，你如有越軌行動，我亦不問，總之，今晚破關斬將，以後有福同享也。」言畢，下樓去，奐操一離奇怪誕之方言與我道別，蓋安南話也，周二娘亦「女撈家」哉！

第×日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霎時禍福，可爲今日詠矣。余寫此日記時，老妻啜泣於旁，余則滿頭大汗，頗思自殺，以了此殘生，今日二萬元富翁之迷夢，不但未能遠到，抑將蝕去全部老本，眞不知如何是好也。

事緣今日出貨，丁叔携大疊銀紙往見盧君，盧君將貨交出，毛病叢生，一則罐頭全係澳洲貨，並非美國貨，二則木箱多已破爛，內邊罐頭完全係灰色之G I物品，與飛天南昨日交出之貨辦，完全不符。丁叔看見，啼笑皆非，而飛天南亦如鍋上螞蟻，走來走去，我乃質問盧君，何以忽然變成澳洲罐頭，盧君曰：「余並沒有聲明爲美國罐頭也。」余問其何以不對辦，盧君曰：「我幾時交辦予汝看也？總之，一切以付定之收條爲據，余照收條所聲明者，照數交出，即無責任，如汝不要，便算撻定，且要補回今日之咕厘錢也。」丁叔在傍，頗不値盧君所爲，勸其交回定金，彼此作了，盧君不肯，曰：「汝可問拉哥，我收了人家之定，不能交貨，拉哥要我雙倍賠定也。」飛天南問丁叔，就算係澳洲貨，能否減價勉强購入，丁叔笑曰：「余姓丁，非眞金山丁之丁也。」如是在各不相讓，幾致動武，結果由飛天南作和事老，決定咕厘錢先由盧君墊出，定金仍作有效，延遲一個禮拜出貨，飛天南之意見，認爲澳洲罐頭價錢雖低．但終有人要，如能出手，我碍定金，還可得回多少，終勝於撻

定，丁叔亦認飛天南之意見可取，且贊其年少老成，言外之意，對我印象如何，蓋可想矣。

老妻聞罐頭事突生變化，對我太信任盧君，我則謂落定之議，乃由飛天南所倡，至在市面買罐頭作貨辦，亦爲飛天南之計，老妻方欲爲飛天南辯護，但見我兇神惡煞之狀，期期不敢出口。

深夜轉側，不能成寐，愈想愈氣，愈氣愈不能入寐，老妻亦連聲嘆氣，謂千元股本，乃九龍塘屋之佣金，一炮便化成雲烟，故如有機會見到盧某，必泡製之云。兩口子終夜籌謀，想不出妙法，結果老妻建議明晨到天后廟占一紙謀望卦，看前程如何，這總算是最具體的建議，倦極入睡，轉瞬天明，老妻未起，粉落脂殘，望之如母夜叉。

第×日

今天醒來，頭昏腦脹，昨晚不能入睡，入睡以後，又不斷的做夢，所夢的，或者是屋主婆追討租金，或者是上了巴士，而沒有車費，總之，就是回復往日窮光蛋的情形而已，夢中驚醒，覺得自己還有千多塊錢的存欵，仍不致一敗塗地，心始稍慰。

穿起衣服出街，覺得一個人應該人窮志不窮，今天新西裝業已做好，何不將新西裝穿起上來，如此或可一新面目。決定以後，即到西裝店，一套業已做起。一套還要試身。心想，業已付了五百塊錢定金，倘取去一套西裝，等於提回四百五十元，所付按金，不過五十元而已，將來如錢水鬆動，自可來取，如錢水不鬆動，就撻了五十元也屬無妨。老板見我說要先取一套西服，他並不表示反對，叫人包好給我，我本想脫掉舊衣服，穿上新衣，但轉念此舉太過寒酸，乃挾新衣在手，擬轉往洗衣店中。行至中途，向飾櫃之玻璃一照，覺得穿上新衣，倘無新恤衫，也等於徒勞，乃買一件黑市了路恤，花去二十六元，即在店中掉換，並穿上新衣，往女子美容院剃一剃鬚，全身光彩，前後判若兩人矣。

四面奔走，擬賣出澳洲罐頭，均無人願要，蓋有了美國貨，澳洲貨就不在行也。五中無主，但對鏡自照，覺穿上新衣、容光煥發，稍得安慰。

念穿上新衣，不能不去看周二娘，至則周二娘慵然睡牀上，浴罷尙未穿衣，以大毛巾掩體，我問其對安南老細之成績如何，周二娘曰：「總之是辛苦錢，全身均總動員也。」我索一吻，二娘吻後忽作奇笑，余頓明其故，索水漱口。周二娘從牀頭取一小紙包示我，我啓之，則有半個卡之鑽石六七粒，周二娘曰：「安南老細恒以鑽石爲通貨，此數日來之辛苦錢也。」我曰：「祇此而已乎？」周二娘曰：「容老娘展施本事，所得當不止此。」周二娘問我日來有什麼營謀，我告以罐頭失敗事，周二娘攢眉曰：「拉哥，你眞是太過輕信人也。」已而周二娘忽有所悟，驚叫曰：「得之矣，安南老細告我，謂西貢方面，英美貨價均好，罐頭尤渴市，我何不勸安南老細買之。」我眞引周二娘爲紅顏知己，思有以慰之，周二娘曰：「你眞欲攞我命乎？我倦極欲眠，今晚在安南老細處又要通宵，你明天再來也。」余別周二娘出，默禱上蒼，望周二娘旗開得勝。

×日 昨天回家後，老妻問我罐頭事有沒有眉目，我說：「大家都不肯要，唯一之希望，在周二娘身上。」老妻本來最討厭我提起周二娘，但因爲她有一千元股本的關係，所以就留心聽下去，我告訴她周二娘和安南老細的關係，安南老細有的是鑽石，揮金如土，所以說不定還就是一線生機。兩口子互相安慰，勉强睡下。

今日沒有甚麼事，十一時還未起來，十一時半許，傭婦阿七來說，有一輛汽車停在門口，要接我到香港酒店去，我推窗一望，果然是一輛很大的油碧車。我心中正極狐疑，這究竟是誰人之車，老妻

看見汽車華麗，硬說要和我一塊去，我說不可，老妻說：「這樣漂亮的車，一世人能坐多少次，你穿上新衣，我和你並肩而坐，儼然百萬富翁，雖在頃刻間，亦可顧盼自豪也。」我無法，乃與之同行。

抵汽車，一看，車伕竟是印度人，且穿上制服，我問其誰人派來，車伕搖頭不能答，祇言要到香港大酒店去，我乃依足規矩，先開車門，讓老妻上坐，然後坐於其旁。我和老妻左右瞻望，心中均希望遇到熟人，點頭爲禮。

抵香港大酒店，車伕帶我們進內，至則周二娘與一中年男子，並肩而坐，該男子約四十歲上下年紀，黑黑實實，頭髮蓬鬆，衣服窄而短，四方膊頭，撻腰，正式法國派也。周二娘以我們兩人爲介，赫然安南老細也。老細連連打呵欠，但視老妻不瞬，余亦藉機比較兩女之顏色，覺周二娘之騷在骨，而老妻之騷在肉，各有千秋，而余魚與熊掌，竟可得兼，豈安南老細，口之於味，與我竟有同好乎？

周二娘乃問安南老細，罐頭事如何，老細嬉皮笑臉，操不純熟之廣東話問老妻曰：「你的意見如何，你說好，我便買。」老妻連連點首，余在傍鼓其如簧之舌，力言罐頭如何可靠，如何俏市，周二娘唔中以脚踢我！止我勿言，蓋安南老細識廣東話無多，說了等於不說也。

正是這個時候，安南老細又逗老妻談話，老妻淺笑輕顰，展施週身解數，周二娘頗有醋意，力促老細決定買罐頭，且要他下定，老細即出支票，付我八千元，我乃以盧君之收條付之。功德完滿，欣然偕老妻歸家。

第×日

昨晚周二娘來電話，謂罐頭交易，既已成功，彼應得佣金，要我四六分數，我說，這八千塊錢，既是老本，何能與汝分賬，周二娘說：「剛才安南老細告訴我，謂罐頭對彼毫無用

處，已決定不再出貨，今早所付八千元，完全是看嫂夫人的面子。既無下文，我如不向你討佣金，我寧非白做乎？」我說：「付佣斷不可行，你如能取回安南老細之收據，我將收據交飛天南，要其設法，或可得回多少利益，屆時我可以不要，全部予你便是。」周二娘並不反對，囁嚅久之，問老妻明日能否抽空，到安南老細家中爲夜飲。我問我能否同行，周二娘說：「那當然不可以。」我莊重言曰：「二娘，汝以白如烟梁姑娘之屬視拙荊，實在太不給我面子，此事萬萬不可能。」周二娘曰：「我實在被安南老細逼到索氣，不能不出此一着，此事非我所願，肥肉寧甘予人？我本有不得已之苦衷，爲今之計祇好嫂夫人能與我一談，倘嫂夫人不反對者，你何妨隻眼開隻眼閉。」言畢，即要我叫老妻聽電話，我推說老妻已往打麻雀去，周二娘乃約我今午往建國六樓，彼將取回收條交我，最後又叫我凡事看寬一點，對太太不要管束得太嚴，旣學人出來撈，氣量大亦是成功秘訣云云。我默然掛電話。

中午到建國去，白如烟周二娘均在座，白如烟苦口苦面，見了我就說要拉哥分道理，我還未開口，周二娘早用「女撈家」口吻警告白如烟道：「你的碟脚，老娘早知，有世界大家撈，何必眼緊如此！各有前因莫羨人，我周二娘心口鑲鋼板，左來左擋，右來右擋耳。」白如烟淚如泉湧，不終席遁去，我欲慰之，周二娘以目視我，我不敢動。周二娘從懷中出收條，告我曰：「此爲老娘所有物，如有利益，均歸我所有。」我告訴她，當中有二千元是飛天南之股份，他已交出眞本八百元，此事爲周二娘所早知，故彼無異議。周二娘徐徐告我曰：「今晨我打電話與飛天南，飛天南謂已找到人客，此宗生意，連本帶利，可得二萬四千元，兩個開，當不俗也。」我聞言大驚，心念一着之差，就將全部利益送與周二娘，眞是不値，顧已無可如何。已而飛天南果來，周二娘曰：「拉哥說，今日交易，已全權託我辦理矣。」言畢向我索回收條，與飛天南遁去，行時顧我曰：「阿拉，你結數也。」

第×日

昨天提了安南老細的支票，今晨起來，就和老妻分賬，各自得回原本，祇賺了飛天南之八百元，我取了七百，老妻取了一百，一分利錢，歡天喜地

我心血來潮，覺得這一次交易，總有些不甚對辦的地方，因爲現在安南老細不出貨，立心撻定，我才有七百元好賺，假如安南老細眞的出貨，我從何賺起乎？百思不得其解。還是老妻聰明，一語破的，她說：「錯的地方，就錯在你收安南老細定金時，自己不寫收條予他，而却把盧君之收條予之也。假如你當時另寫收條予他，安南老細撻定，八千元就袋袋平安，你可憑盧君之收條，另尋買家，尋到買家，不但取回八千元定金，說不定還有微利。」這時我才恍然，原來做經紀如此微妙，從今以後，我可以說是升堂入室矣。

老妻忽有所悟，突然驚叫曰：「今回得米矣，周二娘和安南老細關係既深，我可以往見周二娘，和她合手合脚，把安南老細所收的收條騙回來，又再放盤，如此，可多賺一筆也。」我聞言大驚，一來收據我已口輕輕送予周二娘，二來老妻倘和周二娘合手合脚，我則牙烟極矣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引經據典，告訴老妻，謂得些好意須回首，古有明訓，每人既已賺了一分利錢，應該就此收手，以後發財機會儘多，留得靑山在，不怕冇柴燒也

樓下叫聽電話，恐怕是周二娘打來，飛奔接聽，原來不是周二娘，而是蛇仔李，他說又有上海佬要買屋，問我有無盤口。我說，倘如上一次四五個經手人，我則不願搭手矣。蛇仔李曰：「我是買家之經紀，權威最大，你慌我有盤口無人搭手乎？」我聞語，乃低聲下氣，問其要何種屋宇。蛇仔李曰：「翁君在電車路兩面過之鋪位，頗適宜也。」我說即往訪翁君，未到翁君之店，即遇大頭財，大頭財者，翁君之管家也。他問我是否要訪翁君，我曰然，大頭財曰：「你以回去爲佳矣。」我問其故，

大頭財曰：「近來翁君因浪費過度，翁老先生將其財櫃全部收回，翁君如魚失水，近來大發窮惡，做事絕無準繩，正是避之則吉，你且回去，讓我明日介紹汝往見翁老先生也。」

回至家中傭婦阿七說：「周太請師奶食晚飯，今夕或不回來。」周太者其周二娘乎？今晚非失眠不可矣。

第X日

昨宵吃了一顆獨宿丸，今晨起來，精神痛快，大概由於年齒加長，故睡時怕聽女人呻唔之聲。上天棚，打了兩度太極拳，方法早已渾忘，不過取其柔軟體操之意而已，從天棚下來，忽覺週身汗冷，頭昏腦漲，喝了一杯熱茶，稍爲舒暢一點。阿七言，昨晚老妻沒有交下家用，等錢買菜，我搜遍全身，最小者亦是五十元紙幣，乃交阿七五十元，阿七問我，所餘者是否交還師奶，我雖不願，但無可如何也。

阿七甫出門，老妻已回來，並且帶了一個殊屬八卦之中年婦人，一開口介紹便是周太，我心懷大暢，證明老妻昨晚非往見周二娘矣。周太自言，能降神治鬼，且能「種銀」，老妻力揚周太「種銀」之術，謂前天交一百元給周太去種，昨晚竟種到了二百元，眞是好過做經紀。除了「種銀」之外，周太又自言能替人求子，我問其如何求法，周太謂嫂夫人如睡在我家中，中夜卽有神人報夢，百試不爽，老妻心焉嚮往。周太謂我曰：「看汝已將近四十，現尚無子，將來晚年時，二步針未易頂上也。且嫂夫人如此福氣，不似無子者。」老妻以目釘我，曰：「都是這個死佬之過。」我心中十分難受，蓋「種銀」事小，「求子」事大，寧願老妻往安南老細家中，而不願老妻在周太家中求子矣，蓋往見安南老細，還可冀有意外收穫，往周太家中求子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之道也。我爲對周太表示冷淡起

見，一聲不響，披衣出門。

走到街心，一部吉甫車迎面而來，幾乎把我碰到，駕車人操英語罵我，中年方恨讀書遲，在香港地捞，不識英文，終是蝕底也。

囊中有錢，遂乘的士往翁老先生家中，訪大頭財，懇其介往見翁老先生，大頭財問我來意，我說有上海客要買翁老先生電車路之鋪位，大頭財謂翁老先生外出，介見其妾侍翁四娘，謂此事已指定由四娘作主。四娘適有事外出，三言兩語便行，大頭財曰：「此鋪乃淪陷時期所買，至今政府還未承認，恐怕有困難也。」我乃言經手佣大家分數，大頭財謂容當圖之，我不能相强，悵悵而出。

不見周二娘，未知其罐頭事如何，到其家中訪之，周二娘不在，却遇了梁姑娘，梁姑娘特別客氣，謂要請我吃晚飯，我告以無暇，改約明晚，悵然歸家，老妻已外出。

第X日 昨晚老妻深夜回來，我爲要使其回心轉意，力言周太種銀及求子事，當不可靠，老妻曰：「種銀不可靠，余早知之，但一次過必殺到其甜頭，自彼替我種得百元之後，懇我再種，我不肯，此次光棍遇到冇皮柴矣。」老妻既不肯再種銀，自然不會去求子，心懷大慰，方欲有以慰之，老妻突問我安南老細如何，老妻念念不忘安南老細，眞使我興致索然。

今晨起來，決意往見周二娘，周二娘伏在牀上，嚶嚶啜泣，我問其何故，周二娘祗答一句，曰：「衰鬼白如烟！」我頓明其故，必然是白如烟反攻，又將安南老細奪回也。我想，周二娘與安南老細，斷絕關係，亦屬好事，至低限度老妻不致藉周二娘之介，和安南老細發生關係也。我問起罐頭事，周二娘破涕爲笑，曰：「謝謝拉哥，此宗交易，我已賺了一萬六千餘元，你眞是慷慨，我從你身上所

得的錢，尤多於安南老細也。」我曰：「何必言謝，我們都是自己人，你的錢卽我的錢而已。」周二娘瞪目視我，曰：「汝竟食軟米耶？」我靈機一觸，曰：「食軟米不敢，但我正和友人攪生意，尚缺資本萬元，未悉汝能否投資？」周二娘皺眉曰：「我得了這筆錢，打算買幾個養女，以爲下半世吃喝地步，你應知，這次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後之收穫，若不未雨綢繆，將來恐臨老不能過世也。」我力言周二娘未老，且舉朋友大鼻王爲例，大鼻王對女人，認爲愈老愈好，可知各花入各眼，周二娘仍是前途似錦，周二娘聞我言，喜不自勝，亟問大鼻王之水頭如何，我曰：「亦不過經紀而已。」周二娘嗒然。

周二娘經我晉訣嗣，乃允投資做生意，問我心目中要做何種生意，我實在毫無準備，祇得答道：「今天有事，未及詳談，明天再說。」乃別周二娘，蓋急於赴梁姑娘之約也。

梁姑娘候我於大酒店，先請喝茶，一打開話匣，就大罵白如炯及周二娘，問我有無方法復仇。我曰：「容當圖之。」梁姑娘不得要領，又問我有無職業可資介紹，我問其有無專才，她竟謂連字也不識，如是混混鬧鬧，過了幾個鐘頭，我眞不知梁姑娘意旨何在，殆失歡於安南老細，借我來吐胸中積悶而已。

第×日

今晨起來，翻閱日記，覺得自己毅力不差，一口氣寫了七十七天日記，沒有斷過，單是這一點毅力，就足以發達而有餘。而且，近來寫日記之風甚盛，大家都寫日記，燕子嚕所說：「但開風氣不爲師。」此語可以自詠也。

自從賺了八千元佣金之後，想買一個孖寶，就過到繡頭那一單「大頭佛」，覺得一動不如一靜，最好休息幾天，養精蓄銳，然後再做世界，主意既決，乃重復上牀睡覺，一覺醒來，已是十一時半，

偕老妻妝身，兩口子打算到建國六樓午茶去，老妻見我心細如塵，欣然答應，叫了一輛的士，風馳電掣到建國去。擇定坐位，開茶一壺，因為今天純屬作樂性質，故自由自在，建國樓頭，最多廣告經紀，我乃笑口吟吟，看人家如何做經紀矣。有一個短底潤封的廣告經紀，名字我早忘却，一見了我，就問大班有甚麼帶挈，我瞠目不知所答，再問有什麼招呼細佬，有否廣告落行，其情形之親切，我幾疑其認錯人。說不上兩句，這位先生，就大談自己接廣告如何本事，又強調自己最大的長處，在能够吃虧，我正頭腦昏花之餘，不料其他廣告經紀，如蟻附羶，我兩口子的桌子，竟成廣告經紀大本營，我心裡十分不舒服，而老妻却是笑口吟吟，她顯然對於接廣告的生意，感到興趣。不一會，又有一個三十上下的人，走到我的桌子來，一屁股坐下，福建話喉底之粗口如連珠炮響，口口聲聲都說我們報界，這個人，我早就覺得十分奇怪，既不像廣告經紀，也不像報紙編輯。後來才知道，他是專門攬小報來度日的，雖攬小報，但是自己却不能寫文章，他一手抓着老妻，大談辦小報之利益，老妻手頭有了千把塊錢，時時都想投資，向他問長問短，他說，七百到一千，就可以辦小報，假如是運氣好，每兩日一期，每期可賺四五百元，一個月可賺六千元，他講得頭頭是道，我也不免動心，越談越入港，他竟呼我為老細，我真是受寵若驚矣。

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到了下午三時左右，廣告經紀早已人去樓空，亂是這個小報攬手，還是滔滔不絕，老妻差不多要開手袋來付股本，我覺得牙烟，急呼結數，杯盤狼藉，結數五十八元六角，連打賞六十元，不算貴也。歸途中，老妻買小報六七份，謂欲研究內容，夜後兩口子在家，擺開陣勢，大讀小報，悠然有味。

第×日　今晨起來，老妻問我對辦小報之意見如何，我說：「不熟不做，而且，這位先生一開口就叫我們做老細，老細者，我們所日夜尋求者也，我們還沒有老細，乃竟做人家之老細耶？至於做廣告經紀，仍屬無本生意，似可一試。」老妻曰：「我有朋友黃仔，他本來是永安街的售貨員，近來淘到古井，另起爐灶，開一家洋貨店，過兩天便開張，開張必賣廣告，此單生意，我可接之也。」言畢，即穿衣出門，我想起人家淘古井，且能開洋貨舖，而我竟終日遑遑，猛憶起周二娘已發了二萬多元的財，而前天曾面允我投資，我何不往訪之，福至心靈，怱怱出門，叫的士往周二娘家中，車經車站，老妻仍在站上候車，見我坐的士至，止我勿行，余開門迎之，老妻冷笑曰：「袋中有銀紙，乃濶氣至此耶？汝應念老娘終日奔波也。」我立刻謝過，並允先送老妻至黃仔之店中。問黃仔之店何在，老妻曰：「在大道中。」詎倘距黃仔之店數家，老妻即命停車，我堅要送到黃仔店門前，老妻不允，我樂得脫身，一聲「骨拜」，告別老妻，心中覺得此事蹺分不安，豈老妻不欲黃仔知我爲其丈夫耶？此等莫名其妙之事，已經過不少次，逆來順受而已。

抵周二娘家中，忽見梁姑娘白如烟周二娘三人，同在床中，抱頭痛哭，親切如一家人，我暗暗叫奇，白如烟和梁姑娘本甚恨周二娘，何以現在竟同仇敵愾，後來才知道，安南老細最近戀上一個舞女，梁白周三人均同時打落冷宮，急則相依，故三人乃親如姊妹。我未與周二娘說做生意事，而周二娘竟謂有生意與我斟，我問其打算做什麼生意，周二娘曰：「打算開導遊社耳。」我驚曰：「政府非禁止導遊社耶？」周二娘曰：「𨶙公仔寧要𨶙川腸，此不過是導遊社性質之生意，半掩門者耳。」周二娘言時，白如烟落落大方，但梁姑娘則故作羞人答答之狀，周二娘續曰：「余爲此樓之二房東，中間房尾房均已遷出，可居白如烟及梁姑娘，此等高級生意，如無經紀，招徠至難，拉哥識人多，拉哥如

加入爲股東，包保生意興隆也。」余曰：「余不慣做此等經紀。」周二娘曰：「做經紀寧要學者，一次生兩次熟耳。」周二娘言甫畢，有人叩門，來者爲泥水匠，蓋周二娘命其來髹灰水也。

周二娘留我爲夜飯，夜飯畢，余與周二娘商定，做股二千元，兩日後交欵，凡事穩陣過底，三思而後行也。

第×日

夢中聞叫賣晚報聲，突然驚醒，晨曦初上，枝頭好鳥，爲吱然而鳴誦某白話詩人名句曰：「呵！夏的早晨喲！可愛底夏的早晨喲！」念畢名句，飄飄然如履雲霧，蓋昨晚床第間太吃力也。

鄰室叫聽電話，問爲誰人，答曰：「我是辛直氣。」乃上海佬口音，我不禁失驚，自問實不識其人，但轉念自己往日逢人便派咭片，說不定這就是咭片朋友之一，乃支吾答之，上海佬約我即到香港酒店吃早餐，有要事奉商，我祇得應之。

到香港酒店，果有兩個上海佬坐在茶廳中，我一望便知其爲往日在翁君俱樂部中見過之上海佬。辛直氣慇懃招我坐下，我開門見山，一開口就問其有何見教，辛直氣還是轉灣抹角，不肯說出眞意，我眞是有點不耐煩，許久許久，他才問我和翁君的交情如何。我做人有一個鐵定原則，就是凡濶佬都是好朋友，便馬上答道：「我和翁君，眞是幾代交情。」上海佬大喜，又問我能否和翁君說話，這眞强我所難，乃操上海話答之曰：「儂要阿拉向小翁講幾句閒話，嘸啥問題。」辛直氣始從懷中掏出一萬六千元之支票一紙，乃翁君所發出者，用廣東話向我說：「你嘅朋友翁先生，眞唔講義氣，他欠我蔴雀賬，交一張空頭支票，大佬，你想想法子。」我才恍然大悟。但是細想此事眞傷腦筋，推了辛直氣

不和翁君講話，辛直氣必謂我和翁君實在無交情，如答應代他辦理，這幾天大頭財方謂翁君發窮惡，必然是碰釘子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就對辛直氣說：「翁君本來有錢，因爲他的父親把他的財權收回，所以才會發空頭支票。爲今之計，最好由我向他的父親進言，說不定他的父親會念父子之情，免回這張支票，這便一切解決，假如他的父親不答應，我實在也無法可施。」辛直氣大喜，操其不鹹不淡的廣東話，大讚我有義氣，並說以後多多携手。老辛看來也是上海的大亨，得了這個朋友，將來也是不錯。辭別辛直氣，往訪大頭財，告以所聞，大頭財曰：「你眞唔化者，人家父子間事，你何必干涉，此事對翁老先生及翁君的面子都過不去，可以說是吃力不討好。你休理此無謂事，否則將自絕於翁家之門也。」

下午硬着頭皮，打電話回復辛直氣，未及開口，辛直氣卽向我致謝，謂頃間翁君已送來現鈔，掉回支票，想當是翁老先生施用壓力，而微汝之功不及此！言畢，約我卽晚往金陵作局。是眞時來運轉，不費氣力又賺了一大餐。結識得闊佬一名。

第×日

昨天晚上，爛醉如泥，今天睡了整天。寫完這段日記，又打算再睡。

昨天辛直氣約我往金陵晚飯，到者多上海大亨，看來辛直氣氣派已屬不凡，而這班人竟像是辛直氣的老闆，他們談話的主題，大部份都集中於股票和黃金市場，一飯之間，拿着密碼電報來報價的人，眞是川流不息，他們談黃金買賣，一開口就是三五千兩，我知道財神在此，機會不可放過，努力和他們周旋，大派咭片，比較可惜的，就是我一時手術不靈，當中一個上海佬，連續收了我四張咭片，當我派至第五張時，方才發覺，我有點不好意思，祇得說道：「這是廣東規矩。」

他們鬧檯打麻雀，我在翁君的俱樂部中，早已領過新張的教訓，自然不敢下檯，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其中一個上海佬，竟拿了十七八張牛仔，放在桌上，作爲賭本，這等於我全副身家，尤使我不敢領教。後來打完麻雀，改爲推牌九，辛直氣勸我參加，我遂以塘邊鶴的姿態出現，夾了兩三個孖寶，竟贏了一千二百多塊錢，財來雖屬有方，但精神大見緊張，原來上海佬推牌九，隨便可以攞烏龍，眞使我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也。

十時左右晚飯，據辛直氣說：這是依照廣東規矩，上海佬很少在十時後才埋席者，我雖腹如雷鳴，但不得不擺出廣東先生的格局，力言肚子不餓，引得上海佬哄堂大笑，原來我的上海話不够高明，「肚子」變成「兔子」也。

大家空肚來了一輪威士忌，頭腦昏然，辛直氣力言廣東姑娘漂亮靈活，要我帶路，我想起周二娘，遂以識途老馬自居，八輛私家汽車，浩浩蕩蕩，到周二娘家中，我一馬當先，旣入門，眼見周二娘梁姑娘白如烟三人，均亂頭粗服，蹲着來抹地板，我問其何故狼狽至此，周二娘說：打算過兩天開張，工人又有事請假，故三夥計祇得親自動手。我告以上海大亨來臨，梁姑娘曰：「看我一身臭汗如何見人？」我無法，祇得下樓回復辛直氣，說摸錯門牌，各上海佬大感掃興，祇得轉往跳舞。在舞塲中，我乘着酒意，第一次上火山，舞娘胡愛娣，竟說我「老門檻」，又請我指教，此交際舞之所以爲交際舞也。

星斜斗轉，吃雪糕於淺水灣之牛奶公司，辛直氣付賬，他今晚所費，總數約二千五百元。返家時，阿七開門，我誤認她作老妻，幾乎鬧出亂子。

第X日

今晨醒來，余偶憶曾允周二娘交出之二千元股本，今天業已到期。倘不付出，大背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婦人之宗旨，況周二娘近來水頭甚現，若與之發生商業往來，將來有無相通，或可與之借回多少，除了笨有精，乃決意寫一張二千元支票，早餐後送往，起牀將衣袋一摸，忽失支票簿所在，靈機一觸，必然是老妻弄的玄虛，乘老妻未醒，輕啟其手袋，則支票簿赫然在內，余不動聲色，將領取支票簿之聯根撕下，放入懷中，仍將支票簿置回原處。披衣出門，想起前晚怪狀，不敢再見阿七，靜靜從後門走出。

到銀行，另領新支票簿，提出二千元，乘的士往周二娘家中，周二娘仍未起，但見其室內已佈置一新，梁姑娘見我，慇懃招呼，竟向我開刀，問我打算送她什麼東西，我曰：「余為股東之一，亦要送禮耶？」梁姑娘謂股東是大家事，送禮是私人交情，我竊笑其不自量，心念我與周二娘及白如烟，還有特殊交情，這隻肥豬，眞是前世唔修矣。正討價還價間，周二娘突然走來，曰：「阿梁，乃欲豢豬脚耶？」梁姑娘縮作一團，周二娘曰：「拉哥，股本何在？」我乃出二千元照保，周二娘笑口吟吟，乃曰：「拉哥眞是熱心，我等未開張，前晚竟為我拉人客。」我曰：「第一流經紀有第一流經紀之手段也。」是時白如烟亦來，向我晉謝詞，我乃大樂。白如烟索我請飲茶，我曰：「如能約得到這班上海佬，我乃來電話，生意要緊，作樂還是其次。」周二娘對我此言，甚見佩服，我乃搖電話至辛直氣之寫字樓，辛直氣一接電話，就問申電已否沽出，我莫名其妙，方欲再言，彼已掛電話，再搖電話與之，辛直氣已知為我，連連道歉，我約其往大華午膳，彼極遲疑，我告以將以南國佳麗為介，辛直氣始答應。中午，辛直氣來時，另携兩個上海佬，據言今晨始乘飛機來者，謂要找寫字樓，倘有佳者，一二百兩黃金，亦非所吝，周二娘聞言，飛起來咬，但是此上海佬以極落落寡合，對周二娘所言，不

感興趣，頻頻問我，香港之金融統制條例如何，出入口貨物之管理辦法如何，上海話國語英文，夾雜而來，有如大學教授之盤問學生，我實在所知無多，不敢胡亂答覆，午餐雖付了一百七十多元，收不到聯絡感情之效。下午在周二娘家中爲午睡，天氣悶熱，忙裡偷閒，自得其樂。

回家時經過馬會，問問秋季馬票已否發賣，被人家訕笑，殊有癮也。

第X日

今晨天還未明，老妻便叫阿七買報紙，我問其故，老妻曰：「今天黄仔之洋貨店開幕，我做了一幫廣告生意，登出之後，便可收錢，故急於一看也。」老妻看完報紙，大大生氣，原來有些報紙，本來是登二十寸的，却變成四十寸，一些本來要登封面的，却登在副刊下邊，總之具一塲糊塗之能事，我問老妻誰人經手，老妻說，是一個高高瘦瘦的伯父，名字我倒忘了，我說，不熟不做，逆來順受，祗求騙得黄仔付賬，一切都無問題，老妻說：「我要黄仔付賬不難，不過這一件事，係氣不順耳。」

今晨精神飽滿，打算到各方面走動走動，以期碰一點機會。昨天晚上，睡在牀上，檢討過去，展望將來，覺得自己不能變成一個成功的經紀，大概有兩個原因：一是到外邊應酬的時候太少，一個月三十日，晚上總有二十九日在家，不作酒食徵逐，大背做經紀的原則，二來成功的經紀，總有一兩個濶佬做後台，而我却沒有。關於應酬一節，最近已有七八千元在手，大可急起直追，至於濶佬一層，則辛直氣這一班人，正是理想的濶佬，一來他們現金多，二來他們開埋大，祗要一兩個回合，就可過湖、立定主意，今天第一件事，就去找辛直氣，十時許抵達，辛直氣猶未來，及他來到，辛直氣却無精打彩，我問其何事，辛直氣道：「今次眞不得了，」言畢，拿手上的西報給我看，這等於拿一本

「東萊博議」給杜督門，大家都莫名其妙，我祗得充着在行，安慰他道：「金融起落，乃商場所常有事，何必驚惶？」辛直氣皺眉道：「不是金融起落，而是我們的烟士給人家執去了。」我問其要請律師否，如要請律師，可以介紹，辛直氣曰：「律師早已請到，不過此事九死一生矣。」我見辛直氣形神不屬，多談亦無謂，乃辭出，途遇蛇仔李，蛇仔李見到我，就破口大罵，說我水汪汪，我祗得告以翁君已被其父親收回財權，無法可施，蛇仔李曰：「你眞是祗識托唔識轉㨂。」他問我識大頭財否，我曰：「豈但識之，而且異常老友。」蛇仔李曰：「得之矣。」附我耳細語，我如大夢初醒，乃決意明日進行，回憶凡做經紀，須多應酬，擬拉蛇仔李食飯，蛇仔李曰：「你聽了幾千佣金，就慌花唔完，細佬，世界艱難，不要充濶佬矣。」大大有攊，頹然返家。

第X日

忽忽起牀，到大頭財家中，一手就抓到他，拉他到蓮香飲茶去，依蛇仔李之計劃行事，開口便問大頭財，翁老先生在電車路之屋，是否已寫交四娘揸手，大頭財曰：「汝何由知之？」我曰：「從田土廳內邊查得耳。」大頭財笑曰：「汝乃在太歲頭上動土耶？看汝壽頭壽腦，寧能醒目若是！」我力言有一個律師樓師爺，與我極端老友，乃以此見告，大頭財問我那一個律師，我隨便說出一個名字，大頭財曰：「此律師與翁老先生，毫無關係，怎會曉得？」繼而曰：「大衆老友，你何必聽蛇仔李之教唆，而在我面前弄玄虛。誠告汝，蛇仔李我早識之，而且與他有過交手，有一錐鞋金，蛇仔李與我計數不淸，故不敢見我，乃託汝出面，汝倘欲此事成功，可告蛇仔李，乖乖的把二千元鞋金送回來，我就可以向翁四娘進言，包保成功，倘若不肯，一切作了，翁四娘現在方大紅大紫，並不等錢用，我大頭財不開口，就算蛇仔李是大蛇，也蛇不到手也。」言畢，指檯上之點心曰：

「阿拉，快些結數，翁老先生快要起身，我要趕回去也。」大頭財氣燄逼人，但睇錢份上，祗得笑口吟吟，如命結數，連呼：「大佬帮忙。」

別大頭財，找到蛇仔李，蛇仔李曰：「此事僵局矣。大頭財所言，誠有其事，我以往曾與他交手，聽了六千元，不料成功之後，他竟要四千，我不肯，故彼懷恨在心。我託汝出面，完全爲此也。」我問蛇仔李，何以竟要四千之多，蛇仔李曰：「我方有兩個經手人，故要四千也。」我想起蛇仔李以往經手之件，亦於事成之後，突然生出兩個經手人，心知曲在蛇仔李，乃謂之曰：「凡事小錢唔出，大錢唔入，你何不照他所言，將二千元送還，則今後有文章好作也。」蛇仔李曰：「財到光棍手，寧能如此順攤？」我無法，乃胆粗粗謂蛇仔李曰：「汝如肯出一千元，寧願由我貼一千元，交回大頭財。」蛇仔李仰天大笑，曰：「像汝這樣做經紀，恐怕賣田賣地，亦不够蝕貼也。你要知，到手之錢，才是眞錢，此外均是謀望卦，就算能聽到十萬九千七，亦不應該話眼前蝕也。」蛇仔李愈笑我愈不好過，祗得作了。頹然返家，老妻以茶進，余飲完怒擲茶杯於地，藉發窮惡也。

夜深，向老妻謝過，述明原委，幸得諒解。

第×日　連日頭頭是黑，一單生意都沒有做過。飛天南打電話來，問有無孟山都糖精，所要之數頗，不過四五十磅，余默計所賺最多不過二三百元，大鷄宜不食細米，乃推以無貨，另外一個原因，覺得飛天南這人，宜敬鬼神而遠之也。

閒來無事，到周二娘家中，心想濕盤生意，可大可小，如諸事順利，說不定一個月可以賺上幾個開。到周二娘家中，據稱，昨天已正式開張，且曾發市，我問其誰人發市？周二娘笑而不言，梁姑娘

忸怩曰：「是眞衰者，昨晚我在大酒店門前並沒有挑逗他，他竟隨着我來，鷄同鴨講，昨晚眞難照也。」事後始知梁姑娘被阿尊阿積所踏，帶返家中，斬到美金三十元，實在不俗。

電話來，周二娘接聽，開口便叫四娘，我問其是否翁四娘，周二娘說：「是黃四娘而不是翁四娘。」白如烟搶言曰：「汝所謂之翁四娘，得毋爲往日石塘咀醉花之阿笑耶？」我告以翁老先生之地址，白如烟曰：「是矣，唔怕失禮，我以往曾與之做飯鑊姊妹也。」我如獲至寶，亟告白如烟以買賣電車路店舖事，懇白如烟爲助，白如烟曰：「我雖曾與之做飯鑊姊妹，但彼自從嫁翁老先生作上爐香後，因財權在握，已眼高於頂，前日我在皇后戲院門前見其下汽車，彼反眼若不相識也。雖然，旣係錢路，亦未嘗無法可想，即阿笑求𠯠甚急，可加利用也。」我依然不得要領，祇得重託白如烟而別。

在華人行門前遇匿（讀如Nuck即Lisp也）牙盧，一手把我拉住，猝然問曰：「你上星期帶那枝嘢往建國，甚靈也，能介紹乎？」我以爲係指老妻，曰：「枝枝聲，此拙荊也。」匿牙盧曰：「嫂夫人固我所認識，那枝嘢高長而瘦，徐娘風度，楚楚可人，絕對非嫂夫人也。」我知其指周二娘，乃曰：「此老藕耳，有何好處？」匿牙盧曰：「你不知我另有一個花名，叫做大柴節耶？大柴節固係老藕之能手也。」我不禁失笑，允異日圖之。匿牙盧拉我到大酒店，享我以下午茶，隨到福祿壽，晚飯直落，殷殷重託，這個匿牙盧眞作死矣。

第×日　今晨六時零五分，鄰室即叫接聽電話，到電話機傍，鄰室傭婦喃喃自語，揣其意，乃謂大清早即叫聽電話，殊屬不情者，從懷中出一元與之，乃笑容可掬。持聽筒，問爲誰，答曰：「我是匿牙盧。」問何事，答曰：「你幾時介紹我往見周二娘？」我怒曰：「大清早起來，擾人淸

睡，乃爲此不急之務，幾十歲人，何不通情至此？」匿牙盧連連道歉。我又曰：「我以經紀爲業，這幾天來，都是酒食徵逐，未曾發市，今天正打算好好的做幾單生意，你卻以此打擾我，試問我因不做生意而受之損失，汝能否賠償？」匿牙盧亟問我打算做甚麼買賣，我偶憶起飛天南要孟山都糖精，就以此告之。匿牙盧曰：「是又何難，我有幾百磅糖精，本來打算運往台灣者，後來人客退定，現在仍存在貨倉中，汝可替我脫手也。」我問其價錢幾何，匿牙盧曰：「總之比市價平上一兩點子就是。」我靈機一觸，謂匿牙盧曰：「如汝有意帶挈小弟，我將介紹飛天南直接見汝，一切由汝揸主意，成交之後，汝扣起佣金給我，如我認爲佣金滿意時，方有心機進行介紹，此事有點敲竹槓性質，但屬在老友，當不見責也。」匿牙盧力言可以照辦，包保滿意。收線後，致電于飛天南，飛天南尚未起床，我問其尚要糖精否？飛天南力言需要甚急，不但數十磅，即數百磅亦可食得起。我叫飛天南用我之名義，直往見匿牙盧，當面交涉，事成之後，飛天南所得之佣金，與我平分。飛天南唯唯。

打完電話，回牀再睡，十一時許才醒來，匿牙盧已來電話，聲言已售糖精三百磅予飛天南，價錢特平，已爲我扣起佣金五百八十三元。叫我明天中午到他的寫字樓去收欵，順便介紹周二娘。匿牙盧再三聲明，此事完全是買好媒人，否則斷無如此順攤之事。少頃飛天南亦來電話，說糖精交易已妥，盧君甚易交手，應得佣九百元，與我平分，每人得四百五十元。一個電話，就賺到一千零三十三元，謂非時來運到，可得乎？

下午有些頭痛，索性在家休養，閉門家裡坐，錢從天上來，寫意極矣。

晚上吃阿士北羅一片，頭痛已減。

第×日 今晨醒來，猛憶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推醒老妻，打算籌備慶祝，老妻曰：「上月我生日，你一點表示都沒有，你生日，竟要我慶祝耶？」我曰：「上月正在窮愁痛苦中，今也不然，一則銀行有存欵，二則今天有千多元的經紀佣好收，不舉行慶祝，尙待何時？」老妻曰：「今日我全日有事，如要慶祝，乃可今晚宵夜。」言畢，擁衾再睡，自念此亦無妨，可往周二娘處謀一醉耳。

披衣出門，心念匿牙盧及飛天南處，均有經紀佣好收。兩相比較，匿牙盧似較可靠，而飛天南之佣，則非及早支取不可。找到飛天南，飛天南一手便拉我往飲茶去，我曰：「現在正是上午十一時，飲早茶時間已過，飲午茶未免太早。」飛天南曰：「余等可到大酒店去，上午十一時，正西人飲茶時候也。」飲茶已畢，飛天南放銀紙一疊在桌上，曰：「此爲汝之佣金，你快乖乖地結數，否則我將從你的佣內扣起茶錢。」這分明是勒索，雖然不過兩元，但條氣總覺不順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心念飛天南如此抵死，何妨還敬一條，徐徐問飛天南曰：「有無金山奶提？如有，不妨告我。最好能有六七十箱。」飛天南問能出價幾何，我故意照市價提高十五六元。飛天南聞言，飛起來咬，力言有貨，務請留盤。我乃用激將方法，曰：「看汝口輕輕，不似有貨者，頃者吳臣洋行經紀亦言有貨，我已答應其今日下午三時覆盤矣。」飛天南急極，要我留盤至明晨。我曰：「除非找到貨時，由你先行下定，明日中午出貨，就可商量。」飛天南有難色，我曰：「以往罐頭生意，亦預先下定，況我已有眞實買家，何必猶疑。」飛天南往打電話，頃刻回來，曰：「可以照辦，雙方但憑一個信字而已。」我力請其放心，暗念今回飛天南必躓直矣。

往見匿牙盧，匿牙盧見我來，笑口吟吟，授我以佣金，問能否約周二娘飲茶，我曰：「周二娘明

晚在家中請客，你在被邀之列，屆時霸王夜宴，尤勝於午茶也。」匿牙盧殷殷重託，此種「吊癮法」，甚見成功。

夜宴於周二娘家中，至十一時許打電話回家，老妻仍未回，索性在周二娘家中過夜。周二娘自從開檔以後，除梁姑娘發市一次外，連日各人均食全鴨，周二娘愁眉不展，我告以匿牙盧將以明晚來，周二娘心懷乃稍暢。

第X日

今晨回至家中，老妻亦扶醉歸來，醉眼相看醉眼，人生至此，眞是混混化化，吾亦欲參禪悅去矣。

中午飛天南果打電話來，叫傭婦阿七告之，謂我已往大酒店去，因爲金山奶提要出貨，着其即於下午三時在大酒店等候我。

下午四時，經大酒店門前，從窗外向茶廳一望，果見飛天南坐在茶廳中，已等到不耐煩，我心內好笑，恐被其看到，乃忽忽到美利檔打電話。拿起電話機，忽有一個肥肥矮矮的婦人，從後來，奪去我的電話，我覺其殊屬蠻橫無理，正要理論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忽見白如烟閃至我的身前，向我搖手，叫我不要發作，我問其故，白如烟細聲告我曰：「此翁四娘也，我千辛萬苦，才約了她出來，我方欲向你介紹，倘若你發作，則一切休矣。」我細視此婦人，覺其盤髻於頂，總計共有三層，其狀有如葫蘆，亦有如花塔，我不禁失笑。隨聞該婦人對電話說道：「阿柳，你替我告訴老鬼，謂我今晚在九龍塘打麻雀，不能回家，厨子已燉好了杞子水鴨，老鬼回來時，你可開出來給他食也。」婦人打完了電話，回身視白如烟，白如烟曰：「說曹操，曹操便到，我剛才所說之拉哥，即此人是也。」翁四

娘向我全身張望，大概對於我之新西裝，還有好感，向我盈盈點首。白如烟曰：「相請不如偶遇，拉哥請我跟飲茶如何？」我要往威士文，而翁四娘却主張往大酒店，其理由是大酒店下午四時左右，最多電影明星，而鮮忌廉餅亦好吃也。白如烟無條件附和，我心想，今次眞是瓜得，倘遇到飛天南，眞是吟詩都吟唔甩矣。頗悔昨日孟浪，但祗好硬着頭皮。

到大酒店，飛天南已不在，一眼皆舒。翁四娘坐下，亂叫東西，但均是淺嘗輒止，雪糕說太甜，橙汁說太酸，似乎食前方丈，還無下箸處，才能顯得出財主婆的威風。我覺得彼暴殄天物還是事小，請飲茶竟等於請食晚飯，却是大事也。白如烟建議請翁四娘到她的家中晚飯，謂周二娘今晚請客，而家中有如婦女俱樂部，無拘無束，可以肆所欲爲，翁四娘意動，立刻答應，我乃致電話與匿牙盧，約其卽來大酒店。

匿牙盧到來，看到翁四娘，便已神魂失守，看到白如烟，竟告魂離軀殼，我想，匿牙盧眞不失爲周二娘之好顧客，此種人不大力開刀，尚待何時？

男女一行四人，坐了翁四娘之私家車，到跑馬地去，翁四娘從手袋中出二十元，打賞汽車夫，叫其往接老鬼，但不要宣佈彼之行蹤，車夫唯唯，匿牙盧看到，大吃一驚，期期艾艾，許久不能說出一句話。

第X日

昨晚在周二娘家中，極一塲糊塗之能事。匿牙盧看來，逢女人都是好的，他見到了翁四娘周二娘白如烟梁姑娘以至周二娘之傭婦阿秀，均酡然如醉，他頻頻問我，這是甚麼地方，我一因匿牙盧初來此地，不便告以此乃公開營業之塲所，二來說破機關，自己也有點難於啓齒。匿牙

盧終不放心，曰：「此爲富家姨太太之俱樂部耶？」繼又問曰：「此爲交際花之住宅耶？」繼又問曰：「此爲老兄之僞組織耶？」我均笑而不答。匿牙盧急極，曰：「我不知此中人之性質，言談舉止，均不方便，太過循規蹈距，固然落後，倘若太過火，恐怕鬧出笑話，故老兄非指示迷津，我終在五里霧中也。」我笑曰：「汝此來是逢塲作興耶？抑以大學教授的姿態來此調査社會狀況耶？你看，這肥尸大隻的傢伙，見了生客，還穿祖服，共不能起牌坊，亦彰彰明甚矣。」匿牙盧徹然大悟，急急向梁姑娘進攻，周二娘見匿牙盧捨己而就梁姑娘，心中酸溜溜焉，我看見情形，暗呼不妙，蓋周二娘旣已創立組織，三夥計應該好好的同撈同煲，大斬其街外錢，方是上策，今營業尚未開展，就鬥寵爭妍，長此下去，眞不堪設想也。

昨夜我聚精會神，在於翁四娘身上，周二娘斬匿牙盧，而我則斬翁四娘也。翁四娘本是花底，所以應付並不甚難。翁四娘逐漸向我伸逃其心事，謂出外遊宴跳舞，恐怕遇到老鬼的朋友，到女朋友家中打麻雀，輸多於贏，有點肉刺，得此俱樂部式之去處，眞覺身心泰然，我方欲乘虛而入，大獻殷勤不料翁四娘「輸多於贏」一語，却被周二娘聽到，倡議要打麻雀，匿牙盧附和，結果由周二娘梁姑娘翁四娘匿牙盧四人上塲，我則坐在翁四娘之後，替其點烟仔，白如烟鬼鬼祟祟，飯後便到外邊去，酣戰結果，翁四娘手氣極佳，匿牙盧周二娘均一敗塗地，每人輸五百多元，梁姑娘平過，匿牙盧現金已盡，補上一張一百五十元支票，才能脫身，周二娘竟欲欠賬，我心大急，恐因此失歡於翁四娘，且露出寒酸相，乃從枱底送五百元與周二娘。周二娘拉我一旁，暗謂我曰：「我並非無錢結賬，不過今晚心有不甘，做不到匿牙盧之生意，還蝕了一餐晚飯，輸了五百多元，從今以後，不知如何是好也。」我告以我在翁四娘身上有用神，買到電車路之舖，有幾盤草花可贃，周二娘恍然大悟，曰：

「原來我們開這個地方，是拉哥接客，而不是我們接客也。」我祗有苦笑。

晨光曦微中，方行返家，老妻擁枕獨睡，我心在翁四娘身上打轉，顧不得許多矣。

今日全日昏然睡覺。

第X日

今晨尚未起牀，忽被老妻喚醒，戟指大罵，我問其故，老妻曰：「汝幹得好事，一個周二娘還未夠，又再來一個翁四娘耶？你應知，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，果報之說，絲毫不爽也。」我後來才知道翁四娘頃以電話來，我尚未醒，由老妻接聽，故鬧出亂子，我亟問老妻如何應付翁四娘，老妻曰：「那還待說，這隻野狐狸，我早把她罵得狗血淋頭矣！」

我聞言大驚，頓足曰：「汝壼敗乃夫事矣。」老妻問故，我乃告以翁四娘爲財主婆，老妻似有悔意，但仍牙斬斬，謂男人大丈夫，頂天立地，何故要在女人身上搵飯食？我繼告以此事爲大頭財所控制，非打通翁四娘，無從下手，老妻自悔孟浪，掩面痛哭，我知哭亦無濟於事，忽忽披衣，乘的士至翁老先生家中，遇到大頭財，聲言要找翁四娘，大頭財見我來得突兀，滿心不高興，我要他通傳，大頭財曰：「你想害死翁四娘耶？契家佬找到上門，翁老先生知之，四娘將不得了也。」我思之誠然。正在無法可施，翁四娘竟姍姍出來，見了我，毫無怒意，祗細聲說：「我到大公司去，頃刻你便來。」說罷即邁上私家事。大頭財見翁四娘和我眉來眼去，知我手段不凡，立刻從懷中出香烟，招呼我坐下。大丈夫有風宜駛盡悝，我對大頭財故意裝成欲理不理之態，但大頭財之笑容，始終不改，送我出門上的士，殷殷告別。

到大公司，找到翁四娘，一開口便謝過，翁四娘曰：「此等事，我早已料到，我們做人家妾侍

的，寧不知太太們的威風？不過，你應該知道，你到我家中或打電話到我家中，均有不便，所以我寧願捱罵，亦打電話到汝府上也。」我唯唯，繼告翁四娘，倘欲約我，可先打電話周二娘，由周二娘轉到我家中，寧可周二娘捱罵，不願翁四娘捱罵也。翁四娘盈盈一笑，曰：「拉哥，如此好心事耶？」

我方欲提起電車路之舖位，翁四娘突然變色，曰：「我要走了，翁二娘之大少爺，在那邊飲茶也。」翁四娘拿起手袋便走，我付賬竟，忽見飛天南入來，轉入大公司之廁所，從橫門遁去。

不見珠寶商莫伯已垂一月，到其寫字樓稍坐，藍結識了翁四娘，將來或有鑽石經手買賣也。找完莫伯，再找陳光彩，依然愁眉不展，續找盧君，盧君「媽媽聲」，原來輸了五百多元，至今猶有餘痛也。

下午經手買賣了鴉勞恤一寓，賺到七十元，小意思而已。

第X日

今晨阿七送上早餐，特別精緻，爲雞蛋杏仁茶，另有多士兩件，余與老妻方慢慢享用，心念今日應如何向翁四娘進言，使其決意出售電車路之舖業。忽見有人推門而入，望之乃爲飛天南。飛天南一見我，即曰：「汝眞累死人矣！」我問其故，飛天南曰：「汝前謂有人客要買金山奶提，叫我先行落定，我已付了二千七百元定金。而日來汝蹤跡杳然，累我要納雪房費用，汝有意放水盤來累我耶？」當時眞無計可施，但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即問老妻曰：「前三天晚上，我叫你通知南哥，說人客已買到金山奶提，叫他千萬不要落定，汝竟忘記之耶？」言時力踢老妻，使其會意，不料腳術不靈，竟被飛天南所見，爾時飛天南暴跳如雷，幾欲動手動腳，破口大罵曰：「阿拉，你出來撈，不能不講信義，前兩天我打電話來時，你還說打算出貨，叫我到香港酒店候汝，假如前三天你

已叫嫂夫人通知我，何以前兩天你尚叫我候汝耶？總之此事稀奇，必然是你有意撚化我，但我和你無仇無怨，何苦出此一着？」言時復大數我之碟脚，說我如何與白如烟暗中往來，如何與梁姑娘暗中往來，如何把罐頭之定單，交予周二娘，老妻聽到，面色由紅而青，由青轉籃，我暗叫不妙，不料祖宗有靈，老妻此時，忽告轉性，竟替我排解，說我確曾叫她轉達，她忘記了，至於翌日約往香港大酒店，實阿拉自作聰明，乃一時誤會，老妻說來有條有理，飛天南對着女人，竟無從發火，執起巴拿馬草帽悻悻而出，臨出門，吐舌謂我曰：「顧住收尾兩年也！」

老妻向我盈盈淺笑，自念今回瓜得矣。不料老妻並沒有問起周二娘之事，僅問我杏仁茶够甜否？還要否？我幾疑其是刺激過度，而神經失常，不料老妻有條有理，叫阿七外出，然後投入我之懷中，謂我曰，連日手氣不佳，欠人麻雀賬一千八百餘元，能否給她二千元作償還賬，其餘作家用，言畢，持支票簿出，已簽上銀碼日期，要我簽字，這祗好作爲破財擋災，把名字簽上，心念翁四娘事如有成，此二千元不足惜也。

下午會四娘於香港酒店，大頭財作陪，交情上大有進步，但買鋪事仍未決定也。

第X日 今晨第一件事，就去找蛇仔李，一開口便告以翁四娘賣鋪事已得手，不料蛇仔李聽到，一點欣悅的表情都沒有，淡然道：「我的人客，昨天似乎返了上海，待今天下午，去打聽他幾時回來。」我一聽到，眞是魂飛魄散，不料蛇仔李却慢慢說道：「也許他沒有去，我的人客，向來不敢坐飛機，昨天沒有船，所以可能沒有去也。」我看蛇仔李之神態，大慨屬於「扮定揾米」之類，也鎮靜了一下神經，答道：「去不去無妨，翁四娘已將賣屋事，全權委託我，甚而價錢我也可以揸主

意，如價錢順一點，不愁無買家也。」此時蛇仔李神經靈轉，但亦保持相當鎮靜，問曰：「該舖是新契還是舊契乎？」我偶憶大頭財曾謂此舖乃淪陷時所交易，其屬新契無疑，乃答以新契，蛇仔李曰：「此事棘手矣。」我曰：「不能買賣乎？」蛇仔李曰：「並非不能買賣，不過價錢稍平耳。」我心懷稍慰，蛇仔李曰：「此舖能交吉否？」此時我已經有點忍捺不下，怒曰：「電車路之舖，斷不會空無人居，你要交吉，即等於無意交易耳。」蛇仔李見我發怒，笑曰：「拉哥，你結識了財主婆，也不應該氣燄萬丈，我並非要你交吉，我祗欲申明，如不能交吉，價錢或要稍順耳。」我問蛇仔李出價若干，蛇仔李曰：「你既自言能代揸主意，竟不能開價耶？」我實在不敢開價，這句話竟被蛇仔李套出我的虛實，殊有癮也。

十二時已到，我趕會翁四娘，翁四娘對賣舖事，十分冷淡，我大感奇怪，問之，翁四娘曰：「我想賣，但不够胆耳。」我福至心靈，覺得如賣舖不成，何不勸其抵押，同是有佣可賺耳。乃以此意告之，翁四娘曰：「抵押亦怕麻煩，我需欵不過四五萬元，我有首飾，可值此數，不如賣之也。」我見其賣首飾，可介之往見莫伯，此亦賺佣之道，乃力言有朋友可以買入，四娘笑曰：「珠寶店我不知已甩了多少脚毛在內，不必介紹也。」我力言莫伯可靠，四娘意動，允改期明日商量。

第×日　今晨起來第一件事，便去找莫伯，告以翁四娘打算出賣珠寶一批，總額當在四五萬元間。

莫伯聞語，雖表示歡迎，但謂五萬元鉅欵，非頃刻可集，須另找東家，我問其能否中午時候找到，莫伯笑曰：「此又不必，祇要打兩三個電話，東家便有矣。」我力贊莫伯交遊廣濶，識得濶佬多，莫伯對此，竟居之不疑。後來告莫伯以我與翁四娘的交情，關照莫伯寧可把貨抑低，須留二成

佣金予我，莫伯聞言，大有難色，曰：「五二得一，五萬元你竟要賺一萬元耶？」我曰：「此係特種交易，我在她身上所化之錢，無慮數千元，非賺回一萬八千，不能抵償損失也。」莫伯首肯。我乃叫周二娘約四娘來家中，四娘到時，果然滿手袋都是金飾，最名貴的，是一顆鑽石戒指，所值已在三四萬元間。我知此回斷無走鷄，大喜過望。四娘忽要我與周二娘偕行，我問其故，四娘曰：「莫伯恐或識我；故我不便當面與之交手，最好由二娘陪汝往見之，此等事，寧可使人知，不可使人見也。」我恐周二娘過水濕脚，大不放心，乃曰：「汝可在香港大酒店候我，我一人往見莫伯可矣，凡託人做事，至緊要有信心也。」四娘一笑，乃與我同登汽車，以首飾交我時，猶力囑我不可對人言，我唯唯。四娘言，至低限度要價五萬三千元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四娘之汽車，忽駛上行人道上，我大驚失色，幸而沒有傷人，車亦無事，原來車伕看見翁四娘以珠寶交我，彼頻頻回顧，故幾肇事也。

我單獨到莫伯寫字樓，到時已另有兩人在，我將珠寶全部交出，莫伯與此兩人，交頭接耳，看了再看，差不多費了一個鐘頭，結果莫伯拉我一旁，告我曰：「四娘要五萬三千元，你要一萬元，我們三人亦要合賺一萬元，故珠寶總值，非在七萬元以上不可，此帮東西，我們僅能還價四萬二千元，但未有你的好處在內。」言時拿了算盤，逐件計算，果合四萬二千元之數，莫伯又言，「我知翁四娘尙有一對三萬三之翡翠玉環，彼倘能交出，則此事當能成也。」我曰：「四娘不欲人知其賣首飾，而我亦不知其有玉環，倘我忽然提起，四娘將謂我到處宣揚矣。」莫伯沉思有頃，曰：「老兄方面，倘將佣金減至三千元，四娘肯減收四萬一千元，則我們不妨買入，連佣連價，我實支出四萬四千元也。」我堅持不可，持回原物到大酒店見四娘，四娘曰：「我需款甚急，債主卽以今午來取款，無以應也。汝

即持去，速取欵來。四萬一千便四萬一千。」我走到美利檔，打電話與莫伯，堅持要四萬八千元，否則便作罷論，不料莫伯竟答允。交易旣畢，拿四萬一千元見四娘，我的袖袋上，平添七千元矣。

翁四娘持欵回家，我持欵入銀行。我的身家，一盆草以外矣。

第X日

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，今晨還未起牀，警探四五人，排闥而入，手持「花令紙」，聲言要找經紀拉，老妻跪在牀中，大叫觀音菩薩，我知凶多吉少，但自問生平不曾作虧心之事，最虧心者，祗是向飛天南放水盤耳。

我看過「花令紙」，立刻上囚車，我問一個穿白麻西裝藍短袖之偵探曰：「幫辦，此何事耶？」幫辦曰：「花令紙上，不是寫明你有盜竊嫌疑耶？」我更一頭霧水，後來一個山東差人還好心，曰：「本港大紳翁老先生的妾侍，失了一批首飾，後來在一個姓莫的珠寶商的夾萬內搜出，而老莫乃供出你的姓名住址，說從你處買來，此爲本港近來最大的竊案，老兄，你食得禾米多，法律嚴明，天網恢恢也。」到警署後，我祗得和盤托出此事，謂此係由翁四娘親手交我出賣者，有翁四娘之車伕可以證明。後來翁老先生的代表律師也投到，據稱，昨日下午，翁老先生的車伕向翁老先生告密，說翁四娘的首飾已不翼而飛，翁老先生盤問四娘，四娘竟諉稱失竊，翁老先生乃委律師報案，今晨搜莫伯寫字樓，莫伯乃將此事推在我的身上。

天無絕人之路，幸警署賢明，下午已將此事査明，將我及莫伯釋放，至翁四娘是否因報假案被扣，現尚未悉。

我和莫伯出來，先到某女子美容院飛一個髮，我和莫伯都是昨天才飛過髮的，女髮師見此，大感

驚異，但亦循例稍動刀剪，一個女髮師忍不住，謂莫伯曰：「看你幾十歲人，也是四方辮頂之流，乃學人兩天飛一次髮，一天洗兩次頭耶？」莫伯苦口苦面，我大不好意思。

飛完髮，偕莫伯往見律師，莫伯問珠寶能否領回，律師曰：「旣屬正式買賣，自然無不能領回之理，倒霉者翁四娘而已。此案我可代辦也。」莫伯問費用若干，律師仲出四隻手指，蓋四千元也。莫伯拉我一旁，要我出一半，我已五中無主，點首答允。

見完律師，趕緊回家，老妻已外出，問阿七老妻何往，答曰：「到金花廟替我拜神去。」少頃，老妻回來，力言菩薩有靈，我將案情畧述一二，最後微笑曰：「雖損失了兩千元律師費，仍有五千元好聽也。」

夜間無法入寐，我記掛翁四娘，唉吔吔，眞是苦煞釵裙呀……」

第×日

閱報，藉知翁老先生及翁四娘均被傳往警署問話，其罪名係自報假案，有一家報紙還將四娘之照片刊登出來，恍如帶雨梨花，至惹人憐也。後來警探以翁老先生乃有面子人，而四娘亦屬初犯，卒之警告了事。余閱報後，第一個感覺，頗替四娘惋惜，但一轉念，想起其日前在美利權搶我電話來打時的威風，又覺得其確應受折磨，又再轉念，卒覺得四娘縱是氣燄逼人，但對我確是推心置腹，引為知己，則今者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畢竟是神明內疚。

正想得出神，樓下叫聽電話，乃莫伯打來，莫伯責，頃接律師電話，說珠寶今天可以領回，但要我先交律師費，我唯唯答之。放下電話，將心一想，覺得自己實無交付律師費之必要，蓋珠寶乃莫伯所有，取了出來，對我毫無好處，反嘗之，就算不能取了出來，對我又有什麼害處呢？何必要替人出

律師費，猶記我初出來做經紀時，一個老行尊曾教過我，做經紀之秘訣，第一要識得闘人個闘字，我在初不明其理，及今思之，現在正是應用闘字訣的時候也。主意既決，乃打電話畀莫伯，聲言律師費一節，恕難應命，莫伯驚問何故，我曰：「珠寶取了出來，與我對分，我便可以出一半律師費也。」我此語言簡意賅，莫伯實駁無可駁，祇得曰：「此係你昨天應承者。」我曰：「昨天精神失常，今天腦袋方看清明也。」莫伯力言我不够義氣，我曰：「以往我凡有珠寶與你交手，你一轉眼就去直接找我的人客，此亦爲義氣乎？」莫伯知我意志堅決，即掛上電話，自問今日處事直截了當，福至心靈之兆也。

下午在家，接朋友電話甚多，均因報上把我的名字登出，而向我慰問者，祇飛天南之電話，最爲尷尬，亦似攞景，亦似贈慶。

從今日起，吩咐阿七，每餐買餸，由六毫增至三元，蓋有了一兇草以上的身家，自奉不能够太薄矣。

第×日　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，天下事往往是如此。我的大舅，向來在廣州撈軍政界，廣州淪陷的時候，他正當一名小科員，隨着機關撤退，先去以爲民望。這幾年來，他在內地賣了一些時候故衣，也担任過一些時候戲劇宣傳的工作，勝利回來，以抗戰英雄的姿態出現，自然是大紅大紫，前年有過一回，我窮到索氣，寫信請他援手，他信也不回，祇對人表示，像我這些順民，在廣州很難立足，老妻爲着此事，曾哭了兩天。最近聽說他在廣州愈撈愈衰，我聽到除了心凉以外，一點表情都沒有。

不料今天大清早，大舅爺竟來探親，我問其幾時來港，他說昨天晚車來的，我問其是否在半島酒店開房，他赧然道：「昨天晚上在朋友家內打地舖，假如妹夫家內有空牀，打算攪擾幾天。」我大有難色，不料老妻還念兄妹之情，連說可以。我和他談不上幾句，他便說，他有一個朋友，是蛇仔李朋友的朋友的親戚，聽說我在香港炒賣地產，已賺長了錢。我笑答道：「賺長了錢却未必，不過得朋友過信，十萬八萬，都可以調動得來。」他聽到又驚又喜，力讚我有本事，能適應香港環境，繼而單刀直入說：「我最近和幾個朋友，準備組織一家運輸公司，運輸者，走私之謂也。但是欠缺資本，妹夫處能否借我一二萬元？」我還未及答話，他力言廣州方面人面甚熟。於是廣州方面要人的別字，就衝口而出，他一邊講，我一邊聽，我發覺他談話有一個方式，就是凡是要人，他都不說他的大名，而必要說他的別字，說他的別字，卻把他的姓除去。例如郭泰祺，他不叫他做郭泰祺，也不叫他做郭復初，而必要叫他做復初，因此，復初復初的叫個不停，人家就以爲他是復初兄幾十年的老朋友了。幸而我發覺他這個方式，所以還不致受他所愚，對於他請求借一二萬元一節，一來我借不出，二來我對他沒有信心，三來就是前年的宿恨，祇推說遲日考慮。

老妻招呼大舅在家中吃飯，我逼得奉陪，今日無法外出活動矣。

晚上喝了一點酒，大舅睡在帆布牀中，鼾聲如雷，終宵不能入寐。

第Ｘ日

今晨甫起牀，大舅即問我對於運輸事業，有何意見，我再事延宕，不料過了半個鐘頭，他又再向我追問，我幾乎忍不住，要發作了，但以親戚上頭，不願太過，心念長此下去，眞無法以善其後也。

吃完飯，正要出門，大舅也跟着我出門，我問其何往，曰：「欲隨妹夫到外邊去走動走動，學學做生意的門路而已。」這眞把我氣壞了，心想帶着了他，無論到何處均不合式，想了半天，不如帶他往見飛天南，因飛天南似乎有廣州生意，兩人談起來，或者可以投機也。到飛天南的店中，飛天南正吃完飯，含着牙簽，坐在櫃面旁邊打牙較，我說：「這是我的大舅，剛從廣州來，對廣州生意情形，十分熟識。」飛天南大喜，向他探問廣州行情，大概是哥士的和元宵之屬，我的大舅答話，竟牛頭不對馬嘴，飛天南笑口吟吟，似乎說，這樣壽頭壽腦的人，還學人做生意，多少本都不够蝕了。我的大舅見生意談不上，就轉而談政治，一談政治，飛天南就莫名其妙了，後來他又和飛天南談起組織運輸公司問題，飛天南有點相信他有走私門路，逐漸投契起來，我乘他們不覺，借詞小便，從橫門遁去了。

到了大馬路，辛直氣迎面而來，他見了我，笑口吟吟，約我到大酒店飲茶，我見其春風滿臉，料想他近來必甚得意，因問其日前被執去之黑貨，情形如何，他說，那幫東西，早已付之東流了，但最近黃金發起發落，小公司穿正金錢眼，所得之數，已盡過損失而有餘了。我向他恭喜，並問他近來有什麼營謀，可否讓我附驥尾，他謙遜了一回，然後說，近來國內各人，打算放一條船，到朝鮮做生意，大約有五個開的利錢，老兄如有意，飲完茶到小公司一談如何。

是夜和辛直氣一班人到大華夜飯，舞女多人，前來陪飲，開筵坐花，吳儂軟語，迷人欲醉。午夜回家，大舅仍未回家，如不是迷路，便是和飛天南勾搭上了，老妻雖覺担心，我卻酣然睡覺去。

第X日　今晨醒來，大舅方躊躇回家，余問其與飛天南昨晚幹什麼，大舅說，我和飛天南談得很投機，他已經決意加入我之運輸公司。我心想，此次光棍遇到冇皮柴，今回不知是誰騙誰了。此事當有下文，當拭目俟之。

蛇仔李打電話來，約我即到大酒店一叙，我問其何事，蛇仔李曰：「余閱報，始知汝和翁四娘，確有特殊關係，現在翁四娘雖鬧出亂子，此不過是暫時的，深信老兄將來必有辦法，我欲向汝聲明，翁四娘之屋，如果係出手，我當佔優先，汝現來大酒店一叙，余將以詳情告汝也。」至大酒店，蛇仔李與辛直氣並肩坐在茶廳之沙發中，我見到辛直氣，即趨前與之握手，蛇仔李見我與辛直氣之熟絡狀況，大感不安，我問辛直氣何相遇之巧，辛直氣曰：「我與李先生，向來均有地產交手，今晨過大酒店，見李先生一人坐此，故入來奉陪，原來李先生等的就是老兄，則我們大家都是朋友也。」我至此乃恍然大悟。原來辛直氣就是蛇仔李之顧客，蛇仔李本來對我諱莫如深，不圖今晨蛇仔李候我，辛直氣竟碰了埋來，而辛直氣不知個中玄虛，竟直承與蛇仔李有地產交易。此語實際就是斬斷了蛇仔李之纜，無怪蛇仔李週身不寧矣。辛直氣坐了片刻，即辭去，臨走時還對我說，有空請到小公司指教，這眞把蛇仔李氣死了。蛇仔李爲着支持場面，勉强說：辛直氣不過是上海人客之一，此外還有許多上海人客。我曰：「上海人大都成幫，通了一個，便全幫均通。」蛇仔李見我行情很光，不敢再拋浪頭，結數便走。

下午，訪辛直氣，辛直氣又拉我往大華吃晚飯，席間問我，找蛇仔李是否想買地產，原來辛直氣向來不知我開幾，向來以爲我是大濶佬，而不知我僅是經紀一名，故向來不敢把小生意托我走盤，在眞濶佬前變成功一個假濶佬，此自絕之道也。隨後我便說明我無買地產之資格，但頗與人買賣地產，

蛇仔李之盤口，均爲我交彼者，辛直氣閉諸大喜，聲言以後多所聯絡。

午夜返家，各人均就寢，老妻與大舅之鼾聲轟然如雷鳴。

不經不覺，寫日記已寫了一百整天。此大事也。記得讀書以來，每年年晚必買日記一本，

第×日

除夕之夜，坐對燈前，立下決心明年開始寫日記，結果呢，年初一頂詳細，初二初三還好，人日過後，偶有中斷，元宵一過，十日九斷，未到清明，一本簇新的日記已不知留於何處。這種情形，年年如是，問問別人，亦復如此。百人之中，未有一個從元旦寫到除夕，大多係從除夕寫到元旦，固不是我一人爲然。但是今年竟不同，經紀日記一寫是三個多月，可謂有毅力，立志堅定。人貴立志，有此志氣毅力，何事不可爲？炒金睇貨以至找買客就搵貨買，無一而非要够毅力。所謂「有毅性」是也。有三月不斷日記之耐心，死盤亦可走成生矣。興念及此，爲之全身振奮！覺天下事大有可爲。

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日記可以寫三月不缺，「新趣」編者亦要居功，因爲有稿費支也，如無稿費，經紀日記一定寫不成，百事以財爲首，比如做經紀，倘無佣收，你走埋我份矣！想到此處，發現一條定理，錢爲志氣毅力之根源。亦即周二娘所謂：「no money no talk」也。

翻閱日記一過，感慨甚多。最感慨者係自入經紀行以來，毫無建樹。雖然銀行有萬元存款，日中出入大酒店，但九成九在女人身上發財，淸夜自思，于心有愧，雖謂求財不必計較來源，但那一日被飛天南話我以身發財，至今如芒在背。乘此寫日記百篇之日，立下宏願，今後少與女人交遊，自力更生，別圖發展，作一個大丈夫，頂天立地，然後可以成偉人也。第一步，決定先在老妻面前一振夫綱，樹立大丈夫楷模，蓋先安內而後攘外也。

我的日記，每夜深宵人靜時寫，老妻至今猶未知。好在老妻看報只看小說，其他一切不問，否則必生疑竇矣。

大舅今日要遊新界，謂係觀光，無以推之。同時念及一年到晚，全無休息，既有存款，樂得偷半日浮生之閒。兩人到大埔食午飯，歸經荃灣，我主張到東普陀食齋，而大舅主張在墟頭食狗肉，結果徵妻不如從舅，狗入腸肚，飲酒半斤，酩酊而回。大舅此人說話多而不切實際，聽到人發悶，好在老妻無此脾氣，否則有覺好瞓矣。

老妻深夜始回，謂往打牌去。本欲振夫綱教而訓之，礙於大舅在旁，網開一面。

今日全無做生意，只有支出並無收入，不禁有「分陰是惜」之感。明日須加倍落力矣。

第X日

一早，有電話來，披衣往聽，則蛇仔李也。蛇仔李氣急敗壞，約我到ABC飲茶，據謂有要事奉商，心想此人係因昨日我直接拆穿其西洋鏡，所以找我「猫煲」也。更衣而往，蛇仔李開口就嘩嘩氣氣曰：「出來撈都唔駛兜籠友㗎！」我說我何嘗兜籠，不過渠自己疏忽耳！蛇仔李無辭以對，憤憤而曰：「鬼知汝識辛直氣乎？昨晚，汝與辛直氣在大華食飯，尚狡賴非踢盤乎？」我頗訝其消息之靈通，則曰：「此乃尋常事耳！我久已乎與辛直氣來往，惟汝獨不知耳！」蛇仔李「挑」然一聲，曰：「咁樣做法，發達都唔馨香也！」我亦覺蛇仔李太過荒唐，忿然曰：「唔識辛直氣就冇得撈已乎？你又何嘗對得我住？」蛇仔李一言不發，拂袖而去，咖啡兩杯，尚要我付賬也。然而一出上次翁君寶屋之笨氣，亦爽快事，蛇仔李此人反骨太甚，不識亦罷矣。

出ABC，不知去何處好？平日一得閒就訪周二娘輩，昨日決心不近女人，便覺一無是處，咬實

牙根，到同文街打一轉，過飛天南，謂陳光彩問起我，姑往小坐，想起上次買黃斜，眞對渠不住。陳光彩總有若干氣派，見面之後，前事一概不提。嘻嘻哈哈，飛天南從旁加口，拉上建國飲茶，我樂得做一次東，聊當賠不是也。油鷄鹵味紛陳，陳光彩爲之驚訝。

席間陳光彩與我講起輸入管理新辦法，據謂現正商量入呈中。因渠等化學工業原料行頭，全靠銷內地，內地去不得，等於要關門。陳光彩謂全港出口商此次要吊頸矣！飛天南噗曰：「連帶我等做經紀者無盤可走！直攞命矣。」聞之惕然，想落還是轉行爲妙。

陳光彩說起近來做股票生意，炒股份好過定外國貨矣。並勸我入行做經紀，我但唯唯以應。股份經紀不易做，要數萬元始入得會有一個名。否則做「倫拿」，跑斷兩條狗腿耳。今日爲尤然。陳光彩說有白藥一批叫我走盤，可惜是木桶貨，難出手也。此件當與辛直氣商量。上海佬近來什麼生意都做，發晒茅。總之錢多便是。

飛天南問我大舅之運輸公司實行否？我笑曰：「老豆共仔都未必知得淸楚，何必多此一問？」飛天南嗒然。飲後曳我去找周二娘，託詞而遁。自問亦算夠志氣堅定也。

歸家後，大舅力邀我代向飛天南綫頰，拍成運輸公司事。有錢唔行夜街，我實不想再搵濕熱之事做矣。

第×日 大舅來港多日，毫無發展，慼然憂之。憂者是我，不是大舅也。今早出門，偕往陸羽早茶，向他旁敲側擊，勸諭一番。告以生意門路，進行辦法，大舅笑曰：「我在省與猛人往來交際，應付裕如，難道與幾個商人往來，昆佢不掂？」言下有氣吞全港之勢，爲之吹漲！

打電話找得辛直氣約在威士文見面，大舅想跟我同行，我命渠往訪飛天南，看看有無路數。渠雖不願，我苦迫之。出門之際，大舅舉步不寧，我已會意，探囊出五十元予之，大舅始雀躍而去。

辛直氣謂渠等公司擬大量做地產，因上海方面來電，聞已準備撥二千萬港幣來港，大做一帮也。我聞之而喜，一力担承。辛直氣拍膊而曰：「如果成功幾宗順野，當介紹你到公司做營業主任。」辛直氣此人，可謂海派之至。

路上遇盧君，我久已不見此人，前恨未銷，幾不欲理會。不料盧君一手拉住，笑嘻嘻謂要請我到大公司食餐，我曰：「大公司餐不好，近來我在占美食晏多。」老盧馬上話去占美，人情難却，準備到占美時罵他一番。

不料坐定之後，盧君叫啤酒兩瓶，舉杯而曰：「日前貨不對辦，錯不在我，即使錯在我，念在前次買貨斜，各有不是，一筆勾銷如何？」我無辭以對，侍者來問餐，我乃叫其燒童子鷄，露筍沙律，取其貴夾唔飽，以爲報復。

盧君謂有西藥一批，問我有人要否？並謂最好銷上海，我想起辛直氣有船去朝鮮，或者合銷。當命其將貨單打來。盧君曰：「此乃順野，我留回與汝，亦屬有心關照也。」盧君又謂有玻璃雨衣一窖，問合銷否？我問渠取辦，蓋想叫大舅去走也。

下午到南北行一轉，遇六叔，愁眉苦臉謂無生意可營，等如做小販，我說小販要走鬼，南北行不必走鬼，六叔曰：「不走鬼而走私，豈非一樣索氣？」六叔繼問我有人要蔴包否？渠有貨。我謂輸入證關係，市塲甚淡也。六叔曰：「同檯食飯，各自修行耳！有人有辦法去貨也。」我唯唯應。

幾次經大酒店，不敢入內，蓋防碰到周二娘輩也，訪辛直氣不遇，提早收工。大舅已回家睡覺。

後來問之，原來飛天南帶渠去導游社「拆骨」云。

老妻告我：謂途遇周二娘，與一弱不禁風之少年拍拖，叩之若酸若甜。

第X日

早起在家食三及第粥，原來係大舅昨晚吩咐阿七預備者，大舅來住，頗具「天上雷公地下舅公」氣慨。眞喧賓奪主也。

大舅又問運輸事如何？我反問渠已斟到幾成？大舅謂飛天南已允，但望我做多少。我不出聲，老妻力勸我投資，女人心理，皆念外家人。我含糊以應。我問渠要玻璃雨衣否？大舅曰：「運輸公司事成，一件就勝過走雨衣一百打，暫時無此心機矣！此等小經紀，無甚趣味。」當堂爲之吹漲。此人必以爲我係大班也。

午前出訪辛直氣於其公司中，傢私簇新，佈置整然，上海佬派頭確非廣東人可及。生意大小別人不知，排場歸究嚇壞人也。我問渠要玻璃雨衣否？渠問我何價，取價二百二十元一打，照來價而已。辛直氣連聲話便宜，叫我取辦來。我又問渠要白藥否？辛直氣苦笑曰：「我亦入了十桶，至今未放得出，必蝕本矣。近來內地不能去，完全淡市，你如有人要，我可以折價沽出也。」明知無望，絕口不提。談頃，一小鬍子大肚皮的中年紳士進來，辛直氣立起歡迎，執禮甚恭。此人連眼尾亦不看我，我知來頭必大，匆忙辭出。辛直氣亦不挽留。

出往大公司，得晤盧君，取得雨衣貨辦，並西藥貨單一紙，老盧聲明此單列價，已包含我應獨得之百分之五佣金在內，叫我不必多取，以免前途發覺也。細看貨單名稱，素未謀面，不知是毒藥還是鯊魚油，總計整批需價七萬餘元。七五三千五，事成尚有可爲。我告以雨衣有人要，約下午在大酒店

回覆。

出門往辛直氣處，路上遇老妻與一長衫客並肩而行，談笑風生，想必又係頂屋生意，不與招呼，以歸簡便。老妻瞥我一眼，當有同感。

辛找直氣已外出，在街上閒遊，忽遇孫君，問我何以久不到俱樂部？約我明後晚往玩牌。我問有無物業盤口？渠曰：「你來然後講也。」想起近來應酬太少，亦應恢復。

下午四時找得辛直氣，在大酒店飲茶，交雨衣餅與之。渠謂明日始可回覆，不過九成要貨。我聲明全無聽佣。辛直氣笑曰：「大鷄不食細米也。」我問渠要西藥否？渠問是何貨，我將貨單予之，渠亦全部不識，取單回去，查明再談。我曰：「我有顧野先交你亦算義氣矣。」辛直氣又拍膊頭曰：「你有上海人氣質也！」思之甚覺吹漲！

盧君遠坐一隅，我故不引之見辛直氣，免多事也。依樣約以明日再談，老盧問我辛直氣是何人？我笑謂大客仔也。

第×日

昨晚問老妻同行之人是否頂屋客仔？老妻曰：「非也！與阿昌哥找東家耳！」昌哥者，大舅也。問有成否？老妻莞爾而笑曰：「老娘出馬，有失敗者乎？」我甚不快，思之亦覺安然，蓋可以不必我出本錢也。大舅在旁甚有得色。

方欲出門，大舅邀我同往見飛天南，因已約飲早茶也。至龍泉二樓，飛天南遲遲始來，與大舅架諮運輸公司事，我對此全無興趣，但看報紙而已。飛天南偶問：「如此做法可否？」我但曰好。或問我意見如何？我但謂「如此亦不錯」而已。實則渠等如何談法，全不知情。

飲完茶找辛直氣，渠謂雨衣已合用，叫我取五十打來。西藥則未查清楚，須俟一二日，我連說冇問題。實則雨衣成否無所謂，西藥尉成始有用神耳。辛直氣問有地產盤口否？我姑謂牛山有地一段，約問合用否？渠力稱有用。囑我取實盤來，並謂擬買大樓一座，能在酒豐左右更好，價錢則不論也。約辛直氣飲午茶，渠謂已有約，廢然而出。

在大公司找得盧君，告以雨衣已成，囑下午即送貨往辛直氣之公司。老盧大喜，我命渠照價收便是。老盧愕然曰：「你不要佣乎？」我笑曰：「炒埋都不夠一碟，要來何用？」口氣之大，老盧爲之卻步。講完之後，暗中一計，每打本可撈十元，是則亦有五百可賺，不禁吃驚，牛仔一條不算少，此次眞是過於大方矣！不禁肉刺非常。難怪老盧紛紛叫火腿燒鷄饗我，老貓燒鬚，竟然一時不慎，不會計數，爲之食不下咽。唯有以「二叔公割禾」自慰而已。

出門之後，愈想愈笨。何以自己疏忽若此？原因係想不到辛直氣一口要五十打，起初以爲要盡都是十打八打而已，錯就錯在此處，眼光光不見一條牛，未免不值。一恨之下，妙計卽來，馬上訪辛直氣，開口卽曰：「眞對不住，玻璃雨衣之貨主不夠饑氣，竟然坐地起價。」辛直氣問起若干？我說每打十元。辛直氣眉頭一皺，曰：「補價五元如何？」我有難色，直氣終曰：「我信汝不會反價耳！加足十元便是。」聞之大喜，急訪老盧，不見，大急，老盧亦無實址之流，何處可找？惟有在辛直氣寫字樓對門，蹲而候之。企足二時有多，始見老盧押貨來，一手拉住，告以實情，老盧初則愕然，繼有難色曰：「貨單又要寫過乎？」我明知其意，笑曰：「送回兩元與汝便是。」老盧至是始押貨番頭焉。我囑咐老盧先代收價，我不便在場也。

拉回牛仔一頭，全身皆暢，買燒鵝一隻，歸與大舅老婆對飲三杯，飲後渠等往看電影，我則睡覺

然思睡矣。

第×日 晨起即披衣出，早餐亦不食，蓋太早未起床，免渠騷擾也。

到第一樓飲茶，蛇仔李與數人在座，蛇仔李見我而不招呼，我亦不理。渠座中有架眼鏡中年男子一人，名鄒伯父，前到蛇仔李俱樂部時，曾與相識，其人起與我招呼，並邀我過桌，我以蛇仔李在，但微笑頷之。無何蛇仔李等會賬下樓，鄒伯父故遲遲其行，至我座前，旣有意移樽就教，自然卻之不恭。鄒伯父力譽我爲年少英俊，旣而，即問我是否有買家？我應之。渠曰：「今日不便詳談，明早到陸羽地下飲茶如何？」看來此人在蛇仔李身上知我有路數，乘機入涉，老雀即老雀，與蛇仔李輩又自不同。

往辛直氣之寫字樓，辛直氣忙甚，原來渠等正籌備開船往朝鮮之計也。不便擾之，直氣問我有糖精否？有白報紙否？蓋合銷朝鮮也。我允於下午取盤來。

我糖精便想起飛天南，即往同文街訪之，不遇，其友命我一時往金城四樓訪之。出至街中，適遇陳光彩返店，曳我同行，問渠有糖精否？渠謂有美國貨，但揸價甚高，渠曰：「近來有船往日本朝鮮，此貨有多少價也。」明知離譜，不再提矣。

中午果在金城找得飛天南，正想問糖精事，而二娘忽掀簾而入，白如烟與偕。周二娘一見我，即戟指罵曰：「過橋抽板乎？在街見了你亦不招呼。」我愕然，力辯無此事。周二娘曰：「昨日見汝在大馬路，企在騎樓底，我叫汝兩聲汝亦不應。」我始恍然必是昨日等盧君押雨衣來時也。因急謝過。周二娘問何以多日不來？白如烟笑曰：「必是日來又找得新契姊，所以不識我等窮鬼矣。」周二娘又

加入冷嘲熱諷，爲之氣結。我力矢無他。周二娘曰：「既不然，則今晚到我處晚飯可也。」無可推辭，惟有從之。

飲完茶，我想借詞先遁，周二娘必不可，曰：「汝想借水遁乎？我處非謀人洞，何得汝怕也？」無可奈何，惟有從之行，周二娘先入公司市物，索我送唇膏一枝手巾半打，勢成騎虎，無可推辭。出公司入大酒店午茶，遇盧君來探西藥消息。

第X日

早赴陸羽，應鄒伯父之約，此人果然想乘機入涉。渠大講蛇仔李之不够義氣，如何食人，如何通行視之爲「發瘋佬」，總之，無非取悅於我。其實如果講不够義氣，鄒伯父又何嘗够義氣，明知我係與蛇仔李拍檔之人，今見蛇仔李與我發生意氣，便馬上向我獻殷懃，亦何嘗不是起蛇仔李之尾注？世事大多如此，利之所在，不顧一切，話人起尾注者，自己有時亦起人尾注也。鄒伯父以我爲闊佬，我亦侈言認識濶佬最多，隨時有人買地產。鄒伯父即自身上取出屋像盤口多處，我慨然納之，頗有多多殺起之勢，益使鄒伯父頻頻叫點心矣。

到辛直氣處，即將鄒伯父交來盤口告之，價錢一律加三。辛直氣頗注意銅鑼灣附近之一連七間爛屋，據說渠公司擬設一化學工業工廠，以此處地點爲最合適云。另日前我說在半山有一地段，渠亦追問，謂據上海客眼中看來，半山區地域之產價，將必高漲，因內戰關係，內地無業可營，濶佬大亨，空竅南下，無錢者不能來，來者多係手上有美鈔之人，投資建屋，當不在市區而在半山以上也。上海人之口氣，亦自不凡。辛直氣者，上海派之「斯文白相」也。

問西藥事如何？辛直氣謂不合銷，惟其中有數種，其價錢確屬廉宜，問可否拆開斟盤？我告以當

轉問前途。渠問我有糖精否？甚需貨，我把陳光彩之盤口告之，謂太貴也。不料辛直氣曰：「雖覺貴些，亦有可斟，如無別個，望一在實盤也。」我唯唯應。

時近中午，卽往大公司找得盧君，取玻璃雨衣佣四百金，因盧君佔二成也。盧君未答，先問西藥如何？我說：「當然有得斟，但一筆還一筆，汝其先交回該款。」盧君至是始徐徐取四百元出予我，君樣子，如果我話明西藥無得斟，渠將扣佣不發矣。出來撈世界，可不愼哉！收佣之後，我又不談西藥，問渠有糖精否？盧君謂有朋友有貨，我卽囑渠下午到ＡＢＣ覆盤。盧君追問西藥如何？我推以明日再告。

飯後頗感不適，未知是否因餐廳中悶氣所致，歸家午睡，進阿司匹靈兩片。醒時已五點半，往打電話到ＡＢＣ找得盧君，問得糖精價，較陳光彩之貨略便宜。卽轉電辛直氣，據店伴說：辛直氣去接船，因有上海客到也。

精神不甚舒暢，決不外出。鄰室之收音機震耳欲聾，眞討厭也。

第Ｘ日　一早起床，老妻卽問取家用，我說：「汝已無錢乎？」老妻慍曰：「我當然有錢，但家是你的，家用當由你負責。我有錢我之事耳！」我記得五日前始予以二百金，何今日又取，正懷疑間，大舅呵欠而起，我乃恍然必因此人之故，不必多問，予老妻以二百元。

大舅拉我去飲咖啡，從之。至寶翠閣，大舅曰：「我之運輸公司已進行得八九，股本亦已集七成，餘下三成係飛天南所認，你能一僱之否？」我說甚少見此人。大舅謂中午已約彼飲茶，可以同去。我唯唯應。大舅又曰：「阿妹謂汝不允助我，看來亦不然也。」意之氣煞。

往辛直氣公司，辛直氣未在，其公司之書記爲一少年，衣裳楚楚，無聊中與之請教，知姓方，其名則聽不淸楚矣。方書記殊傲慢無禮，頗有看我不起之象，至是我憶及以前來此，渠之面目亦如是呆板，獨我因與辛直氣密談，無暇及之耳。因邀與攀談，渠但唯唯諾諾，低頭看報。此人可謂無禮。

辛直氣返，渠力催地產事，我先告以糖精盤口，渠謂要貨。我即出訪盧君，時尙早，未至大公司。因再出往同文街，在街口卽遇飛天南，渠曰：「我正想找汝。周二娘找汝甚急也。」我問何事？飛天南笑曰：「我焉知汝與周二娘之事？汝今日必到金城一談爲要。」周二娘此人，可謂嚕囌矣。

至大公司訪得盧君，告以糖精已成盤，約定明早交貨。我卽往金城訪飛天南，至，則大舅及周二娘均在焉。飛天南此人眞不熟性，明知我約大舅，又何必約周二娘？無論如何甚掉忌也。周二娘不通氣甚，曳我至一旁並肩細語，官時又取手巾爲我拭汗，甚至拍我大腿，大舅但目我而笑。眞冇癮也。周二娘但問我近來何以毋見之？不及正事。我問有何指敎？周二娘冷笑曰：「現在眞已成濶少耶？冇事不能見汝耶？」爲之苦笑。已而周二娘低聲曰：「我確有事找汝，明早一早到我處，當爲汝詳告。我煲好白菓豬肚粥候汝也。」大舅在，但唯唯。

飲茶後各自分手，周二娘苦囑明日之約。旣去，我卽訪鄒伯父問銅鑼灣地，約期明日上午看屋。鄒伯父曰：「我非蛇仔李，我已數十歲矣！當不致使人難相與也。」

下午返家前曾找辛直氣，不在，方書記甚晦氣，問辛直氣何去，渠翻白眼曰：「不知！」眞討厭也。留字與辛直氣，告以明日上午交糖精來。歸家途中，與大舅遇，渠問周二娘爲何人？我但謂朋友耳。渠一笑曰：「大家出來撈之人，慌我告密乎？」我但不睬。

第X日　昨晚躊躇一夕，思量今日應往周二娘處否？不願去之原因是恐一經接觸較密，又恢復舞女人食飯之形勢，此乃我堅決要改良之行爲。臨睡之前，決定今早悔約。但今朝起床，轉而一想，覺得周二娘此人，曾經有助于我，對我之一番好意，使人深感。我之能有今日，周二娘有絕大關係，若此時斷訣而絕，未免忘恩負義，周二娘固然痛恨，亦恐爲世人見笑也。因決往訪之。寧可慢慢疏遠，不能馬上絕交也。

不料到周二娘處，二娘竟未起床，在廳中聞梁姑娘與一男人在房中喁喁細語聲，大抵好夢尚未圓，似此情形，如何可留此早餐，萬一遇到熟人，豈非以爲我是龜公？留語女傭謂明早再到，即辭出矣。

一人在新世界飲早茶後，即赴辛直氣處，不在。問方書記直氣昨晚已返否？方書記搖首不語，趨前予以香烟，渠曰：「我有。」眞有癮者，已約得盧君送貨來，惟有候之。

良久，盧君押貨至矣。而辛直氣仍未回。二人相對，一無是處，至午，辛直氣猶未返，盧君怨曰：「何以如此大班？」我不語。盧君曰：「寧不能找此書記收貨乎？」我曰：「汝姑問之。」盧君於是趨前，問方書記能代收貨否？方書記冷然曰：「我不經手，怎知如何？」盧君謂昨日已約定，方書記曰：「非同我約定也。」盧君曰：「舉手之勞耳！可免我等久候。」方書記視時錶，已十二時，渠徐徐整理其文牘，曰：「汝將貨放此可也！巳收工矣。」盧君大急，即曰：「來往搬運何其麻煩？」方書記笑曰：「汝如信得我過，我收亦無不可，不過貨欵則不能支付耳！」盧君聞語有難色。商諸我，方書記又曰：「兩位下午再來，此時須關門矣。」與盧君商量一會，惟有原貨取回，七十罐糖精，極費手脚矣。

盧君將糖精搬回貨主處，然後來大公司，對我大發脾氣，謂我太過水盤，以至渠被東家鬧一番。我無可解釋，惟有請食午飯。約期下午大酒店見面。

下午電訪辛直氣多次，皆不遇，方書記尤晦氣之至，最後一次曰：「汝如欲找渠，到石澳去可也！」其言不知是氣我是笑我，不禁力擲電話。

到大酒店推盧君明早交貨，盧君怨懟甚，謂我辦事太無秩序。惟有受之。又到物業經紀館找得鄒伯父，告以今日不暇，改期看屋。鄒伯父力謂無所謂，並留打小牌。今日一肚氣無可發洩，眞不如打牌矣。

打牌十二圈，輸去五十餘元，在館中晚飯後始返家。大舅與老妻外出未回，據阿七云係接電話去者。至今仍未歸也。（十一時半）

第X日 早起出門，大舅與老妻猶未起，據阿七云，昨晚兩人在一時後始返，皆被酒云。

至周二娘家，周二娘已起矣，囑我入室，二娘方攬鏡梳粧，左顧右盼。我指枕上曰：「枕上有兩處凹痕，昨宵花落知多少也？」周二娘持梳作勢敲我頭曰：「不好心，昨晚與白如烟同榻也！」語已，白如烟入，方盥洗畢，衣粉藍色睡衣，香艷肉感，兼而有之。如烟睨目笑曰：「契姊自汝不來後，即未與人同睡，汝乃不知契姊之專心。」我但笑，不再言，多言多敗也。

二娘問女傭有係猪肚粥否？女傭謂買豬肚不到，二娘欲發火，我笑曰：「未係便罷，吾等飲茶去。反正我不需食白菓豬肚粥也，」白如烟咭然一笑，周二娘斜目微嗔，女傭則掩咀而行。二娘曰：「汝先出廳中候我。我易衣也。」我說易衣便易，何必出廳，如烟力推我出門。

同至悅興品茗，周二娘始告我，謂有人勸彼投資開一電影公司，拍粵語片，問我如何？我笑渠欲做明星，周二娘曰：「此是小事，我但問有無錢賺耳！」我說我甚外行。正談間，忽睹一中年男子，西服煌然，唇蓄髭鬚者來，周二娘與白如烟急起招呼，我以時間不早，乘機「撤檔」，周二娘約我今晚去晚飯，我則轉約明晚。周二娘曰：「汝必來，勿使五姑娘望穿秋水也。」我愕然不知五姑娘爲何人，後來思之料必爲對彼小鬍子之烟幕，以貴客看待我也。

往辛直氣公司，直氣在矣，如獲異寶，卽告以昨日送貨來事，辛直氣曰：「我昨日往石澳游水，帶幾個上海朋友遊香港也。」我說已於前日留字通知，直氣愕然曰：「我未見過。」我大奇，曰：「我交與方書記者。」辛直氣點首，附我耳曰：「此或然矣，此小方爲老闆派來之人，名爲書記，實則稜類監視。」我始恍然小方何以如此大氣慨。直氣曰：「我未見過汝之留言，必係此人從中嚇住。前日下午我曾返此，渠亦未提起也。無已，汝其再叫人送貨來。」

我卽訪盧君，不見，比午，我之於大公司，囑將糖精送去，渠曰：「已沽淸矣！」爲之頓足，然過不應在盧君而在我，無可如何，惟有照直告直氣。直氣亦謂非我之過。

下午與辛直氣及鄒伯父往看銅鑼灣爛屋，上蓋幾乎全拆，僅餘地皮耳。辛直氣謂考慮後再上盤，卽先歸。鄒伯父拉我往經紀館，力讚辛直氣之派頭，謂如此方似一個買家也。

再打牌八圈，在館中晚飯，飯後鄒伯父邀往高陞聽女伶。鄒伯父固周郎之猳，舅闆之流，女歌人紛紛與爲禮也。鄒伯父曰：「汝如有意，我可爲媒。」心怦然動。久已乎不近女人，頗有全無油水之感。

第×日

大舅今朝返廣州，據說運輸公司事已成八九，赴廣州將與有關方面聯絡云。此兩日大舅神氣十足，必因手頭有水之故。

昨晚約定鄧伯父飲茶，老妻忽謂要去，無法，偕之同行。至，則鄧伯父頻呼老妻曰拉嫂，老妻最不喜如此招呼，坐未暖席，即託故而行，鄧伯父愕然，我則反為安樂矣。鄧伯父叫我咬緊牙直氣，謂此盤甚好味道云。渠又約我今晚晚飯，飯後再往聽女伶，介紹我識其契女，我以有周二娘約，改明晚再算。

周二娘原來眞想做電影公司，乘上一過銀幕癮。其實以周二娘之丰度身材，最多是個三幫人物，但我不敢直告。原來渠有一個朋友（大抵係俱樂部人客）係電影界人物，對周二娘講謂拍電影頂不化本錢。一套粵語片只須二萬餘元，就可拍成。製片之法，先行找現金萬餘元，以支銷一部份演員薪金片場租膠片等等之用，各項費用，皆可先給若干，于是開拍，拍到半之半，自然不够錢，那時節，可以將片權出賣，向戲院又賒又借，班够條數，就此大功告成，公開面世。據該人云：本港方面可以收得萬餘二萬元，南洋片權可收萬餘，便已够本，廣州上海美洲等地，可以作利。照普通計，起碼有五六分錢生意，何況本錢實出一半，更爲着數。製片時間，快則十天，遲則半月，馬上見錢云云。周二娘于是乎大爲心動，問我如何？我笑曰：「單係報紙告白上有新進艷星周二娘數字，就可值回片價矣！」周二娘大發嬌嗔，託我「格價」，話我識得人多，恐妨被人捉丁也。我漫應之，實則我對于電影界，毫不熟識。白如烟亦想做明星，問我有無資格當主角？白如烟原有姿色，獨惜全無經驗，我說渠待好做反派，白如烟以拳擊我。

周二娘之晚飯甚豐盛，食後，小鬍子又來，經二娘介紹，名鬍鬚何，料姓何也，我乘幾鬆人，二

娘送至門口，問我何時來作竟夕談？我但唯唯否否耳！

今日遇張仔，謂西藥有得斟，明日當訪之。

辛直氣對銅鑼灣之地段甚感興趣，前途可樂觀，糖精失拖，誠屬倒霉。方書記今日頻視我得意而笑，眞抵死也。

第×日 老妻昨晚向我抱怨，謂鄰伯父爲無禮，我曰：「你是我老婆，當然叫拉嫂。」老妻曰：「太太亦不稱一句。」我說：「我非作官，何以太爲？」老妻忿然曰：「你的豬狗朋友，無一是好人。」我想問飛天南如何？終把話嚥下肚裡。

十時後始出往找辛直氣，不在，方書記已回，我以甯得罪小人莫得罪君子，乃邀渠往飲茶，渠初不允，後來曰：「我只去威士文一間。」我笑曰：「任汝去那裡，我都作東便是。」

到威士文，小方彷如食七，先來咖啡，後來火腿蛋，繼之以雪糕，食完之後，神色已無以前之難看。大講其與公司之關係，儼然有太上經理之勢，又謂辛直氣爲人不漂亮，幡竿燈籠照遠不照近，我一聽恍然，乃笑曰：「我最無所謂，我等可以合作也。」小方甚喜，曰：「如果你先與我合作，則糖精可以不必退回。」原來此人亦係求財卦耳！如此則甚易辦，凡事最怕人不要錢，肯要錢，則幾大都有得攪矣。

飲完早茶返公司，見了辛直氣，直氣問有無人要桐油，渠之貨將到。說起銅鑼灣屋事，直氣謂價錢稍高，七間合計只允出價三十萬。我等則索四十五萬也。我答應與前途商量。辛直氣忽曰：「汝有法子找一架汽車否？因上海朋友想去石澳游水，的士太不便當，而且不够派頭。能找一私家車者

爲合。」我說：「朋友自然有，只怕他不肯。」辛直氣叫我一試，謂只想借一星期，朋友即返上海。如果要租錢，可以照付也，叫我下午回話，真啞子吃黃蓮。我何處找車？靈機一觸，想起翁四娘，但繼而一想，翁四娘之車斷不能借出一星期。于是找盧君商量。

與盧君在大公司午飯，說起汽車，盧君亦謂沒有，追問西藥情形，我說：「如此大手貨，豈有一口回覆者？你識不識做經紀？」盧君唯唯不敢應。我告以桐油盤，命放聲氣。

途遇飛天南，問要桐油否？渠謂花貨不要，俟貨來再說。飛天南曰：「汝大舅已返來乎？」我云未也。渠曰：「汝大舅亦甚本事。」我第一次聞有人讚大舅耳！

連日打小牌，若有癮焉。四時後即上經紀館找鄒伯父，又來一局。飯後原想與鄒伯父聽女伶，鄒伯父忽有事外出。堅約明晚晚飯，我則繼續打牌，又輸六十元。但小意思耳。

第×日

昨日借汽車事未回覆辛直氣，今早往訪之，頗有失威之感。不料辛直氣告我，已借得汽車矣。我乘機喟然曰：「早知如此，不必我昨日攪到深夜矣。」辛直氣連聲致歉，我謂無所謂。辛直氣忙甚，我知機先出。

找得張仔，謂西藥有人要，但一定要見貨主，我問何故？渠曰：「你不識貨也。」爲之氣結。我說我亦不識貨主。渠乃要我介紹經手人。我恐渠起尾注，渠先笑曰：「汝勿愁我作怪，有銀紙大衆撈耳。」我終不允，因張仔此人，曾經賴我麻雀水，一次不忠，十次不用矣。寧可不做生意，不能予人以隙，此乃經紀法門。

與飛天南在建國飲茶，遇做廣告經紀之莫仔，及一朋友，一番「貴姓名在何處發財」之後，原來

此人在戲院做宣傳，乘機問電影界製片行情，果與周二娘所講無異。此人更曰：「如果製片，可以找我，包管可以在戲院借錢。」此人名陳大民，將來或有用處，不可忘也。

飛天南告我，謂大舅有本事，可以領輸入證。我聞而甚奇，何以我亦不知也？飛天南謂渠已先後託大舅領過五六次，皆甚快捷妥當，可以一次過去十萬蔴包。聞之眞感痛惜，旣有大舅會領證，大把路數矣！近仟羅菩薩而求不到一枝好籤，以致楚材晉用，我亦不帶眼識人，平白帮飛天南發達，眞要碰頭埋墻矣。

下午找辛直氣，只見他手揮鉛筆，又打電話，忙得不可開交，還有兩人來訪，我明知無可斟處，閃身而出。

連日未發過市，生意淡薄，不離賭博，因又踏上物業經紀館。實則並非我個人如此，香港商場那一家不如此？輸入管制一制之下，出入口商無不頭痛，香港之生意，全靠出入口耳！又豈有不企處哉！與鄒伯父談起，佢力勸我轉行走物業，謂邇來買者固多，賣者亦不少，有得做也。

打完八圈牌，與鄒伯父到敘香園晚飯，原來鄒伯父乃福建佬也。佢打電話找歌伶五小姐，據說要開場不暇來。作罷。飲完兩杯，踱上蓮香聽曲，竟遇蛇仔李，蛇仔李見我與鄒伯父行，頗爲不懌，鄒伯父邀之同坐，佢亦不允。如此氣度，豈能成大事者？

老妻又索家用，告以明日始有錢，此乃虛實之法，給家用不能太爽手也。

第×日

一早起來，卽往訪辛直氣，便中打聽銅鑼灣爛屋及半山空地盤口，他云地產交易不能隨便答覆，一俟洽商妥當，再行通知。乃起身告辭，辛君謂尙有一單哥士的生意乃上海託辦

者，問我有無門路，英美法三國不拘，最好現貨，定貨亦得，找二百噸，我答以當然有辦法。

我對於哥士的生意，從未沾手，茫無頭緒。人急智生，突然憶起幼年同學蘇勞君，花號蘇州屎者，現在東亞銀行華海公司當營業主任，經常有做此味生意，不妨前往一談。蘇君也風聞我近日頗爲得意，一見我來，斟茶奉煙，極爲客氣。我以時間寶貴，客套少談，卽單刀直入，問他有無哥士的現貨？他云本公司祗做定貨，專定法國貨，前後做了三單，共三百噸。每噸千四百元。定貨後兩月可到。老友上頭，定然妥當。我問他定銀多少？佣金如何計法？蘇君卽答謂：三成定，經紀佣五個。並介紹我認識他的經理鄒新風。鄒君華僑土生，年約卅，相當漂亮，隨卽自我宣傳，大車一頓。我頓起戒心，恐其又係區家學之流，生意不成無所謂，萬一成功而所料又中，豈非捉媒人婆上轎？思維再四，不得不低首下心，找找飛天南。

話盒打開，原來飛天南竟與該公司手尾未清，竟破口大罵。謂鄒新風初由安南來時，聲勢甚大，什麼盡有辦法。四個月前，我曾搭手定他哥士的一百噸。價千五百。我作一柱。當時訂明六月中交貨，時至今日，八月初矣。仍未有船名，如非水野，定然是移作別用。前途日日追問，每次見老細，我均內瘡牛皮襯，不敢出聲。

飛天南又說：「我的老細曾去函法國朋友，查問此事。據其答覆，謂與華海公司聯絡的商行，並無做哥士的者，如此看來，鄒新風不久又係區家學承繼人。好在笨伯有人陪，不然老細定然認我與鄒新風蘇州屎蛇鼠一窩。我知道定家一共三家，近日聯合起來，睇住鄒新風馬脚，怕他逃之夭夭，我飛天南一誤於區家學，再誤於鄒新風。眞是大花面道白，一番焦慮。」

我當堂伸一口氣，此路既然不通，惟有另行設法耳。生意雖做，倘有可爲，最怕自投羅網也。

大舅今晚回來，但放下行李卽出，若有所得也者。

第X日

睡夢中爲大舅喚醒，邀出訪飛天南早茶。途中我問大舅返省經過如何？運輸公司事有眉目否？大舅曰：「進行甚好，又遇波折！」我問何故？大舅曰：「佛山輪影響也！」至此我方恍然大悟，原來渠等之運輸公司，實係走私，運輸云乎哉。大舅曰：「但在飛天南面前，不要說得太嚴重，以免嚇怕他也。」我但唯唯。

找得飛天南，往高陞飲茶，飛天南開口卽曰：「公司事難辦矣，佛山擋板之後，新疆又擋板。」大舅笑曰：「同枱食飯，各自修行，人家冇本事耳！我等之組織不致分贓不勻也。」飛天南曰：「畢竟影響人客不敢落貨。」大舅笑曰：「商人不能不做生意，輸入管制絕無開放消息，難道個個在寫字樓食皮乎？冒險亦要做。此則全視乎老哥接儎之手法如何矣！」飛天南無詞以對。大舅曰：「省方聯絡已十拿九結，包管無事。公司要卜吉開張矣。開張之前，我擬先做一鑊生意，汝其先往接頭，最好運金，有化算也。每件僅取四元便足，亦以廣招徠。」飛天南唯唯，兩人細聲密斟，我亦懶理，頻呼燒賣焉。

飲完茶往找辛直氣，辛直氣一頭大汗，出出入入，不暇與我談話，又披衣出門。方書記笑告我曰：「汝來得不合時矣。辛直氣今日發大茅！」急問何故？方仔低聲曰：「新疆輪事件已知乎？我等公司大約不見了十萬元。」我大吃一驚，原來辛直氣付貨甚多也。悔喪而出，地產盤口，暫時想必擱淺無疑。

午間經大公司，忽遇盧君與一花枝招展女郎同行，一見我面，立曳我往午餐，介紹之下，女郎名

林吉蒂，面目極佳，秋波一掃，使人魂銷，風韻勝於白如烟霏。餐際，盧君謂林小姐係廣州富豪中人，來港擬做生意者，盧君當下對我大讚一番，譽我爲經紀王。七十二行無不熟悉。盧君亦可謂拍檔。林小姐至是亦刮目相看，頻請我幫忙，並謂住在勝斯，請我往坐談云。餐後林小姐欲付賬，我自當仁不讓。

午後遇鄒伯父，一手拉住，又是打牌。鄒伯父頻問我辛直氣之盤口如何？我還告以渠因新疆輸受損失。鄒伯父連聲謂過日未遲。

執筆之際，林吉蒂之音容笑貌，如在目前。

第X日 連日生意無開展，一無是處，咋晚想一過，非重新打出路不可。

今早一人飲茶後，遍訪南北行六叔及孫君等，但無不愁眉苦臉。六叔曰：「領證既不得，走私又擋板，香港商場可以全部凍結矣。」靈機一觸，即問要領何證？六叔謂係過羅牛油，起初我以爲係馬格連之類，査明原來不是，乃係製番梘者也。一喫應承，謂有辦法。

走訪陳光彩，問有哥士的否？渠謂有期貨，索價千五元。先行口頭約定，即訪辛直氣，辛直氣大衆其氣，一見面先向我訴苦。謂新疆之役，當堂打瓜，我勸其勿灰心，並曰：「我有最安全之運輸辦法，汝何爲不先告我？」辛直氣頓足曰：「汝何不先說。」我謂亡羊補牢未晚，辛直氣乃謂有藥材一批，約値七八萬元待運廣州，叫我設法，我一聽正中下懷，約以下午回覆。我以哥士的盤口爲問，辛直氣曰：「此時無暇及此，先佢回新疆一筆再說矣。」出門即訪飛天南，不料飛天南不知飛去何處？

中午，欲往金城找飛天南，又怕遇見周二娘跸，而心中更切念林吉蒂．去勝斯訪之又太冒昧，因

決往大公司，坐片刻，果睹盧君與之俱來。林小姐脫略甚，裝束華麗，比昨日更見可人。盧君頻與之談昨晚舞經，原來渠等昨晚曾跳舞也。不禁醋念頓起，自已亦不知所以然。食頃，盧君如厠，林小姐問商場如何，我自然亂車一頓，林吉蒂曰：「明早有暇，能在九時到勝斯一談否？」我急應之，盧君出，乃不復言。林吉蒂眞可人哉！

餐後訪得飛天南，原來渠與大舅飲茶，渠之公司已定期開幕，現已在佈置中，索得電話號碼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我告以有貨一批待運，問飛天南條件如何？飛天南笑曰：「汝何不問大舅？」我曰：「老友好過親戚也。」飛天南乃將運費告我，並謂保證安全云。

找辛直氣欲回覆運貨事，不見。方仔謂渠或不歸，乃不再候。欲往大酒店飲茶，怕又見周二娘，乃作罷。想起領證事，還是返家找大舅，不料大舅一早出街，十一時未歸也。

老妻告我蛇仔李曾來訪，甚奇。

第X日 一早擾醒大舅，問領證事，大舅一啖應承，我問代價如何？渠謂：「人家要三百，既係你經手，二百便是，我一份不要矣！汝可問人三百價也。」大舅又曰：「汝有貨運何以不找我而告飛天南？」我謂找他不到。大舅曰：「搵我當可便宜些。」老妻在旁，急曰：「我南哥亦一樣矣。」

將屆九時，披衣出赴勝斯，林小姐已起床，衣睡袍，曳拖履，脂粉薄施，益見嫵媚。奉茶奉煙，甚爲客氣，我邀之出早茶，渠笑曰：「何必如此麻煩？此處談話更便當。」卽召侍者取早茶至，對酌咖啡，一樂也。

話匣打開，林小姐先問香港有何好做？我不敢瞞之，謂除偏門外，一切皆冷淡。林小姐點首媚笑曰：「汝眞忠實！我亦知此種情形，我之計劃，亦做偏門耳。」我問渠是否想走私？渠笑曰：「不是專營走私，但要走私者。」我問何謂？渠曰：「老實告訴汝，我有鎢鑛路數，來源充足，每月可交三百噸至五百噸。故我來此欲設行收貨，交與洋行耳。汝有此等買客否？」我拍心口謂有。渠曰：「聞說蘇聯行出價最高，不知是否？」我告以香港並無蘇聯行，要之，亦跛脚之洋行耳！渠曰：「卽指此而言。汝其從速進行，事成當以汝作營業主任。」林小姐並出一鎢鑛貨辦示我。大如拳，色黑而發光，極爲沉重。渠曰：「其中當有若干雜質，但我之鑛皆此等上貨，包可有七十度力以上者，超過六十五度，逐度加價，此所以值錢也。」渠又曰：「現在市價約四百元一担，我之貨可賣五百元。」我暗中計數，每担只消賺價十元，每噸卽有一百六十八元，每月三百噸計，豈非可賺佣萬幾元乎？邊處唔駛去矣！此天外飛來之財神，豈容放過？

我恐盧君呷醋，故意問林小姐何以不委託之？林小姐曰：「我固已託之，但此人太縮骨，食利又深，我不大敢過信也。」再談之下，原來盧君係葭莩親，爲之心境大暢。出勝斯巴中午，卽訪六叔告以領證事，六叔一口答允，開列貨單名目，取單先訪辛直氣，又告以運貨價格，照例加三，辛直氣謂貴些。我說：「要安全，當然貴矣。」辛直氣謂明日始有暇答覆。

鎢事尚未進行，然心焉嚮往，明日當馬上進行。大舅回，以領證貨單予之。渠謂最遲後日卽可領出。

第X日 一早又往滕斯找得林吉蒂，原來尚未起床，春睡乍醒，脂零粉膩，頗使人發爲遐思，睡衣爲花綢製成，曲線玲瓏，尤增人非非之想。而林吉蒂大方落落，欵我坐而入浴室，水聲淙淙，彷彿香氣四溢，自已亦頗有好夢方圓之感。吉蒂浴後出，即易衣與我往威士文早茶，渠問我鎢事有眉目否？我答以在進行中。渠曰：「明後日當有第一批貨到，汝有辦法安置否？」我想起大舅之運輸公司，亟應之。林吉蒂又曰：「初來之貨，我擬減價平沽，以備後路。汝可放盤。如有人要長期交貨，我可以打合同。第一批僅得三四噸，蓋試辦也。價錢有三百五十元即放手矣。」我應之。渠約我下午再見。

我辛直氣，擬問有人要鎢鑛否？還未開口，渠即曰：「汝處運輸公司如可稍減價錢，我即可託渠帶上。我急於要交貨往廣州，使得回現金也。」所減之數，等於我之佣金加三變成加二，遠日生意不成，多少亦殺矣。當即允之，匆匆出，在新波士頓打電話找得飛天南，約來相見。告以運貨已成交，何時可起運？飛天南甚緊張，又找大舅至，大舅曰：「明日即可起運，貨可交到公司來。」我馬上往找辛直氣，辛直氣曰：「無問題，但須有保證。」我問何保證？渠曰：「我不識汝之公司，但信汝耳！汝可立一借據，謂揭到我貨物若干，將來廣州收貨後，汝即以收條換回此據便是。」我以辛直氣能過信我七八萬，如此手續，亦至應該，即慨然允之。約定下午辦手續。再返新波士頓，與大舅飛天南商妥，即返渠公司。原來在干諾道一間三樓。乃係與人搭舖者。我問如何放得下七八萬元藥品？大舅笑曰：「我等有盤艇也。」我看此情形，甚感牙烟，如非大舅主持，真真不能放心矣。我再問：友人有鎢鑛欲放此處如何？大舅謂無所謂。飛天南一聞鎢鑛，立刻發芽，問價問貨到日期，我告以每担三百八十元。渠謂有路數，明早當在遠香回覆。

下午到辛直氣處寫好借據，並收還費一半。渠果使人送貨來，飛天南問是何人之貨，我含糊應之。手續完畢，飛天南大喜，謂第一次發市，例應請飲，因並召得老妻來，四人大嚼一餐，久已乎不與老妻同席矣。飲後大舅與飛天南他去，老妻曰：「必無好事。」大舅果然深夜未回。

第X日

大舅昨晚竟夕未回，我心念吉蒂，一早便醒，雖然腰骨甚酸，勉強抖擻精神，出門赴勝斯，到後始知林小姐已借人外出，問來人情狀，據侍者謂係黑膠綢短衣褲者。爲之廢然。

到遮香找得飛天南，問藥材何時起運？飛天南笑曰：「汝信我不過，寧亦信不過汝大舅乎？」老實是不信，不便言明耳。問鎢鑛事如何？飛天南曰：「減十元如何，我未有行也。」允之，飛天南笑曰：「隨時貨到隨時交欵。」我曰：「不用先看貨辦乎？」飛天南笑曰：「看大辦便是，鎢鑛無人看小辦者也。總之保證六十五度，多除少補，收貨者自有分別。你愁要找政府化學師檢定乎？眞外行矣！

既有人要鎢鑛，即訪林吉蒂，渠已回。見面知我來過，即曰：「因內地之伙記已到，故偕往飲茶耳。貨已到，汝有買客否？」我告以已有人要，可先將貨搬到公司。林小姐媚笑曰：「汝眞能幹，勝於廣仔多矣！渠昨日亦謂有人要貨，我想留與汝，故未允渠耳。」林小姐拉我往飲茶，到建國，莫仔見林吉蒂而側目。吉蒂約我今晚往跳舞，大苦，託詞謂有應酬，此時深悔不從白如烟學舞矣。

飲完茶到大舅公司坐談。公司中新請一女書記曰何姑娘，年已三十過外，毫不使人感興趣。大舅一見面即取輸入證出，得意而曰：「好妹夫，此時汝始知我之本事也。」我欲取證，大舅縮手曰：「貨銀兩訖，我已先墊欵矣。」此人眞利害，我即探囊予二百金。問渠已將西藥起運否？大舅謂明早即去，笑曰：「汝如此慌張，豈能發達？」眞使人火起。

持證找得六叔，磅回三百，差不多一星期僅得此百元入息，世界眞難撈矣。

三時許再往訪吉蒂，約定明日交貨，吉蒂曰：「汝有現款否？我需一千元打發兩個伙記返去。明日賣貨後當卽歸還。」我身上僅得三百餘元，卽書千元支票一紙與之。渠又約我往晚飯，我恐直落跳舞，乃辭以明日。

與辛直氣在大酒店飲下午茶，渠大嘆世界難撈，新疆一役，渠之東家皆懷戒心云。我力慰之。與辛直氣在占美晚飯。

第X日　早與大舅飲茶，飲後渠匆匆去，謂落貨云。我卽往勝斯訪得吉蒂，偕往陸羽午茶，吉蒂謂三時可交貨，我卽打電話叫飛天南預備。飲茶時吉蒂問我：「鎢鑛是否你自已買入？」我謂不是，渠曰：「汝何不自己做？此乃順野也。」實則我焉有如許本錢？吉蒂約我今晚晚飯，曰：「我來港遇汝，可謂遇貴人。」吉蒂之風情誠媚人哉。

飲完茶到辛直氣處一走，辛直氣問我已起運否？我謂已運去。辛直氣曰：「新疆之件，頭刺已極，東家甚苦惱，如我在短期內不能收回此數，影響信用不少也。」我卽問哥士的如何？辛直氣曰：「價能平些，當可定貨。」我問要鎢否？渠問我係何貨？我說是國內。渠搖首曰：「我且有得出賣，我等去朝鮮計劃，就是辦鎢耳。」

時屆三點，卽返大舅之公司等吉蒂。三時半，吉蒂果然御駕親征押貨來，大舅一見，卽低聲笑曰：「阿拉又是女人路。」爲之吹漲。飛天南見林吉蒂，又大施展渾身解數，我急在旁監視，飛天南此人對女人非我可敵也。

飛天南有一師傅在，係鎢檢驗，認爲合格，林吉蒂謂不止六十五度，師傅謂不能超過。飛天南已爲吉蒂所迷，慨然曰：「無所謂，就算六十六度可矣。」吉蒂亦謂冇問題，義氣博義氣，滿咀撈家口吻，使我吃驚。

交貨後，飛天南欲請吉蒂飲茶，吉蒂望我一眼而辭之，吉蒂去，飛天南笑曰：「細佬眞本事，又昆掂一枝野乎？」大舅笑曰：「女人枝水食得長也。」我詐作不聞，向飛天南磅水，計共收鑛三十七担，每担二十元，計共收佣七百四十元。此項交易，旣爽且快。

到鄒伯父處一轉，不見，卽出返勝斯，林吉蒂未回，坐而候之，五時許，吉蒂返矣。入門卽還我一千元，我問何必如此急急？渠微笑曰：「生意還生意也。」坐少選，渠卽邀我出晚飯，到仁人闢小房一間，淺斟低酌，林吉蒂斜飛媚目，眞眞醉人。渠主張與我合股開公司交鎢，我但唯唯應。飲至九時始散。吉蒂謂熱，因偕之遊車河往淺水灣，坐擁美人，情何能已？擁而吻之，吉蒂但吃吃笑。我邀之往淺水灣酒店談心，渠睨我曰：「眞大想頭，凡事不必過急也！」無可何如，驅車而返，車中但一飫手足之慾耳。

吉蒂終爲囊中物，論風情，勝於白如烟猶多矣。

第Ｘ日

昨夜想起吉蒂，竟然失眠，今早一早便醒，不思再睡，起時僅六時十分，念電車已開，不如往找她。立卽盥洗，披衣而出。至勝斯，她果然未起床，敲門醒之，吉蒂朦朧間啓戶，見我甚訝，迎入問何事？我一手抱其腰曰：「想汝耳！」吉蒂咭然而笑，撫心曰：「眞嚇死人也！我以爲汝家中火燭！」我不再言，抱而吻之，吉蒂嚶然而受，相擁至床，溫香似玉，不禁手足大加，好

事將近，忽聞她曰：「汝不愁大哥在帆布床耶？」憬然而醒，原來南柯一夢，懷中不是吉蒂，是老妻也。為之廢然，急復閉目。

再睡至十時始起，大舅已進早餐，見我即曰：「尚有運貨盤口否？佛山之後，其為我之公司耳！」及後又問我肯投資否？我說無錢，大舅搖首示不信， 老妻曰：「不做便不做，何必多言？」我乃不言。

出往訪得吉蒂，想起今早之夢，為之啞然，吉蒂甚婉孌，總為囊中物，不愁渠飛上天去也。渠問鵠事如何？我已决定自己殺起，曰：「兩噸左右，當可以有人要者。」吉蒂甚喜，約定下午三時仍在公司交貨。

我欲找辛直氣，又恐渠追問運貨事，轉而找鄒伯父，鄒伯父問我何故久久不來，必屬好作。我拉他往飲茶，講生意淡薄，决意作物業經紀，此數日，乃踩路也。鄒伯父甚喜。

下午三時到公司，飛天南大舅皆不在，頗為滿意，蓋費事又為大舅講三講四也。無何，吉蒂率人送貨來，我依樣葫蘆，照收可也。收貨既畢，計共二十八担，該價九千八百元。照飛天南之賣盤計，可以獲利二千七百餘元，將近三分錢生意，既安全又穩健，當即簽支票一紙與之。吉蒂笑曰：「原來是汝買入。」我否認曰：「替人買貨耳！」吉蒂一笑，因即挽之出，往飲下午茶，茶後邀之往晚飯，渠謂已有約，囑明早來。即行別去。

預定之計劃已破，反覺無主孤零，到成業俱樂部找鄒伯父，打一塲小牌，輸了七十餘元。打完往特別居晚飯，飯後又往聽女伶。今日做了一筆生意，可以樂一陣也。

經紀日記

•第一集•

定價：港幣一元五角

著者：經紀拉

出版者：大公書局
香港德輔道五四號
電話：二七六三四

發行者：大公書局
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地址：香港保良新街七號
電話：三六四七〇

